文革大笑話

劉濟昆

流沙河 寫序

方成 插圖



文革大笑話

劉濟昆

封面題簽 流沙河
封面漫畫 方成

崑崙製作公司

書名　文革大笑話
作者　劉濟昆
寫序　流沙河
插圖　方　成
編輯　劉　敦
出版　崑崙製作公司
香港英皇道九八九號
新威園F—6—6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加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厦12樓
版次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版
國際書號　ISBN962-7397-01-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序「文革大笑話」……流沙河……一
教育（漫畫）……方成……十二
打雞血針……十三
杜甫草堂……十五
深刻檢討……十七
最高紙帽……十九
蛋中挑骨……廿一
左右分明……廿三
文藝創作（漫畫）……方成……廿五
鄧打橋牌……廿六
畫中標語……廿八

想到嫖客……卅
香風臭氣……卅二
工作順利……卅四
七個中國……卅六
大批判（漫畫）……方 成……卅八
鬼話連篇……卅九
永安公司……四一
名正言順……四三
革命小將……四五
敬獻心臟……四七
捆綁寶像……四九
豎立石碑……五一
維族歌曲……五二
江青的藝術（漫畫）……方 成……五五

方成

新婚之夜……五六
使館造反……五八
車上碎片……六〇
宣威火腿……六二
晨昏叩首……六四
二十四K……六六
頭撞領袖……六八
脚按門鈴……七〇
擇優錄取……七二
海外關係……七三
雕龍權威……七五
屁也不是……七七
標點符號……七九
色彩線條……八一

勞動公園……八三
炮打江青……八五
多學不好……八七
處女證書……八九
業餘檔案家（漫畫）……方成……九一
蚊帳光輝……九二
一籃雞蛋……九四
抓嘴巴子……九六
只讀紅書……九八
要維他命……一〇〇
門牙折斷……一〇二
送材料（漫畫）……方成……一〇四
十大罪狀……一〇五
金色芒果……一〇七

不熟也甜……一〇九
查三老會……一一一
出國訪問……一一三
擁抱接吻……一一六
清道（漫畫）……方　成……一一九
貓兒叫春……一二〇
主席專機……一二二
最高指示……一二四
短命部長……一二七
不再姓錢……一三〇
生動活潑……一三二
順藤摸瓜……一三四
培育新品種（漫畫）……方　成……一三六
空頭支票……一三七

攝影樣板……一三九
居高臨下……一四一
肚子大了……一四四
不幫敵人……一四六
中國國獸……一四八
「雞」級鬥爭……一五〇
狠抓革命（漫畫）……方成……一五二
縫縫補補……一五三
北京烤鴨……一五五
保密至上……一五七
揪陸放翁……一五九
國寶失竊……一六一
小偷釣魚……一六三
罵人老婆……一六五

各取所需（漫畫）……方　成……一六七
扛豬遊行……一六八
相信外人……一七〇
洋奴哲學……一七二
漏網右派……一七四
爭奪少女……一七六
人民獸醫……一七八
「階級鬥爭」圖（漫畫）……方　成……一八〇
不怕離婚……一八一
申請出國……一八三
郵資不足……一八五
大好機會……一八七
小麥韮菜……一八九
放眼全球……一九一

節育措施……一九三
高學，緊跟！（漫畫）……方成……一九五
黃河頌歌……一九六
寫錯別字……一九八
一年一象……二〇〇
夫人代筆……二〇二
山東酸醋……二〇四
對牛彈琴……二〇六
友誼商店……二〇八
家庭（漫畫）……方成……二一〇
孔子魯國……二一一
百分作文……二一三
玻璃蝸牛……二一五
天下床上……二一七

批判禽獸……二一九
熱線電話……二二一
採訪深效……二二三
談心（漫畫）……方　成……二二五
秦皇功績……二二六
春光乍洩……二二九
裡通外國……二三一
評論「水滸」……二三三
反杜林論……二三五
造反派的「破四舊」（漫畫）……方　成……二三七
鬥志高昂……二三八
她頂不住……二四〇
貴賓批鄧……二四二
出賣資源……二四四

給「法家同志」拍照（漫畫）……方　成……二四六
江青制怒……二四七
心肌梗死……二五〇
附錄一：北京訪問記……二五二
附錄二：劉大杰教授的違心論……二五五
附錄三：妻子分娩的回憶……二六六
現代笑林（卅三則）……流沙河……二七一
方成來信講笑話……二八八
後記……二九八

序《文革大笑話》

流沙河

那是九年前了，有人問吾蜀前輩小說家沙汀：「寫文革的題材，用悲劇的手法好呢，還是用喜劇的手法好？」沙汀回答：「我也不曉得，正想問你呢。文革關押我，褲腰帶拿走了，說是怕我自殺。於是一天到晚我兩手提褲腰，不敢放鬆。向毛主席請罪，也要提着褲腰。

你說，我該用悲劇手法寫呢，還是該用喜劇手法寫？」提問者大笑說：「懂了懂了。」

在香港當報刊編輯的劉濟昆也是「懂了」的，所以他才寫《文革大笑話》這本書。昔年他在四川大學讀書，以清白之身，陷文革之獄，恐懼滿腹，悲憤填膺，大概沒有想過將來要寫什麼大笑話吧。出獄後，遷香港。惡夢既醒方憬悟其荒唐，乃哈哈大笑焉。

我的憬悟，較之劉濟昆的，晚了十年。文革結束以後，在我，最初是竊喜。跟着是歡歌，是豪語，是怒斥。後來是感傷，是憂慮，是憤懣。再後來是抑鬱。再再後來是冷漠，是苦笑。最後看清楚那場鬧劇「可笑性很高」，於是大笑。湊湊趣吧，也寫了一些小笑話，連同拙著《鋸齒嚙痕錄》書內的另一些小笑話，一併贈與濟昆，以助笑焉。鄙人認為文革鬧劇最

宜笑談，最不宜斷斷然嚴肅地紅黑二分。《三國演義》開卷有詞一首，後闋云：「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濁醪一壺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笑談便是我憬悟的表現了。

我說我憬悟了，也就是夢醒了。近讀《莊子．齊物論》的一段妙文，又懷疑自己是否真醒了。這段妙文是長梧子回答瞿鵲子的話，原

文艱深，謹譯如後：

有一夜，夢飲酒，很快樂，誰知早晨大禍臨門，一場痛哭。又有一夜，夢傷心事，痛哭一場，誰知早晨出門打獵，快樂極了。做夢時不曉得是在做夢。夢中又做了一個夢，還研究那個夢是凶是吉。後來睡醒了，才曉得那是夢啊。後來的後來，

徹底清醒了，才曉得從前的種種經歷原來是一場大夢啊。蠢人睡醒，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真的醒了，便發議論，說長道短，這顯得多麼可笑呀。你和孔丘一樣，都是在做夢，自己不曉得。我說你們都在做夢，其實我也是在夢中說夢話啊。所謂悖論，這就是了。這個悖論，我也沒法向你解釋明白。到遙遠的將來，一定會有一

位大智大慧，他能說個一清二楚。

這樣看来，我的憬悟也許衹是夢見自己醒了，而不曉得自身仍蜷卧黑甜鄉，「大夢」還長着呢，真醒還早着呢。如果真是這樣，過去我寫的小笑話，現在我寫的這篇序，以及劉濟昆寫的這本大笑話，豈不都成了蠢人的夢話？天啊，不能是這樣，不應是這樣，不願是這樣。如

果真是這樣，那就太使人寒心了。

我是漆園一樹苦李，皈依自然，禮拜莊周，所以壯志早已銷磨，遇事退讓三分，總覺得眼前的都是夢。濟昆大異於我，他是熱血男兒，敢說敢闖，遇事勇於投入。錦江畔的四川大學校園，昔年他的歌哭之處，至今猶聞他的傳說。當初如果不是激於愛國熱情，他就不會回國讀書。不回國讀書，他就不會遇上文革。不

遇上文革，他就不會炮打江青。不炮打江青，他就不會身陷黑獄。不身陷黑獄，他就不會恍然憬悟，毅然出國。不憬悟，他就不會寫《文革[redacted]大笑話》；不出國，寫了他也印不出來。沒有《文革大笑話》這本書，後代就不會有人曉得他的名字了。是的，我說，後人决不會忘記這本書。

問我根據何在？

我讀《史記　秦始皇本紀》，驚歎司馬遷負責的態度。看他處理史料，錙銖不肯遺漏，李斯的臭文錄了那麼多，好沉悶，好壓抑。若有彼時笑話二三穿插其間，那就好了。未來的司馬遷也許會注意到劉濟昆的大笑話吧？

一九八九年愚人節在中國四川成都



教育

（十年回忆之一）

打雞血針

一九六五年，成都「市大監」有個隱瞞「國民黨中統特務」身份的死囚，爲了求得赦免，向公安機關獻出了一個祖傳秘方。

秘方很簡單，就是抽取公雞的血，注射入人體。據說可以强身健體、益壽延年。

不久，整個四川省都風行打雞血針，連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聽聞後也試過，據說頗見成效。

第二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李井泉被視爲「西南土皇帝」，自是免不了遭到衝擊。

一天，李井泉被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的天兵天將們揪到校園接受批鬥。

「李井泉，你是不是打過雞血針？」一個革命小將喝問。

「打過。」李井泉答道。

「哼，你想延年益壽，在四川省和整個西南地區復辟資本主義，配合賀龍搞二月兵變。」一個小將說。

「他是實行劉少奇的活命哲學。」另一小將又上綱，「他最怕死，根本沒有革命者的味道。」

又有個小將大聲喝問：「李井泉，你有沒有將打雞血針的秘方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

「沒有。」李井泉答道。

「哼，你只想自己長命百歲，不想毛主席萬壽無疆，居心險惡呀！」

杜甫草堂

「紅衞兵成都部隊」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闖到杜甫草堂「破四舊」。一到草堂公園大門口，兩個小將就將「草堂留後世，詩聖著千秋」的門聯取下

這是大軍閥朱德寫的，砸掉！」一個頭頭大喊。

隨後，大家湧入公園內，見到一副楹聯：

「新松恨不高千尺

惡竹應須斬萬竿」

「豈有此理，陳毅不題毛主席詩句而題杜甫的詩，砸掉！」

接着，又見郭沫若題的楹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人間疾苦筆底波瀾」

「砸掉！」一個小將大叫。

「且慢，」頭頭說，「郭沫若熱愛毛主席……」

「砸！郭沫若革命，但杜甫反動透頂！」頭頭下令。

話音未落，大家又發現牆上有一張「劉少奇遊草堂」的照片。

「打倒劉少奇的封建主義祖師爺杜甫！」口號此起彼落，那張照片很快就被撕得粉碎。

這時，一個年近六旬的園林工人拿來另一張大照片：「毛主席參觀杜甫草堂」。

「這張照片，你們破不破？」他問紅衛兵。

頓時，大家面面相覷，噤若寒蟬。

深刻檢討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四川省「星星」詩刊因爲刊登了流沙河的「草木篇」，作者和各個編輯禍從天降。甚至爲「草木篇」說點好話的幹部也大難臨頭。其中有個幹部邱原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後來被四川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開除公職，留在成都，自謀出路。

邱原多才多藝，他先開小店畫廣告，大饑荒時期又擺小攤賣湯圓，後來又在家中做模型工，文革初期在一家小店內刻字。但紅衛兵出現後，他因所刻的印章多用篆書，被指爲「復古」，雕刻工具被沒收。

天似乎無絕人之路，邱原改行——代寫書信檢討。他適乎時代潮流，合乎人羣需要，在小店內貼了一張價目表——

代寫書信　　人民幣一角

代寫自傳　　人民幣一角五分

代寫自我檢討　　人民幣二角

一天，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夫人蕭里來到邱原的小店，要求邱原代寫檢討。

「你要檢討些甚麼？」邱原並不認識眼前的女同志是「西南第一夫人」，所以有此一問。

「我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派工作組到中學，請你把檢討寫深刻些，我可以給你加多幾倍價錢。」蕭里說。

「深刻檢討？」邱原說，「不瞞你這位女同志，我是右派文人，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寫檢討，寫了十年，至少寫了一千份，早已深入骨髓觸及靈魂，但是，從來沒有人認為我的檢討深刻，所以，深刻檢討，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有錢也買不到。」

最高紙帽

相聲大師侯寶林被紅衞兵揪出來了，大家把他押到台上批鬥。

小將們要給他戴高帽，但侯寶林却說：「我有，我有，不敢勞小將們親自動手！」一邊說，一邊從懷中取出一頂自備紙帽，約半尺高，自己戴在頭上。

「不行！」一個小將吼道，「你是曲藝界最大的反動權威，應該戴最高的高帽！」

侯寶林不慌不忙，點頭又哈腰，說道：「別急，別急，急中有錯。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你們看！」

他自己用手一拉，「刷」地一聲，那紙帽居然被拉成三尺多高，「反動曲藝權威侯寶林」九個字隨拉隨現，字一個比一個小，如金字塔，與帽形構成黑白分明、粗細相反的圖案。

侯寶林還畢恭畢敬地解釋：「我在曲藝界最反動、所以『反動』兩個字要寫得

最大最大。我侯寶林在天兵天將面前，渺小得可憐，所以我的名字要寫得最小最小，還要寫得東歪西倒，表明我已被小將們鬥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你趕快交代你的罪行！」一個紅衞兵喝道。

「好！我老實交代！」侯寶林說，「我的相聲，全部是大毒草，不是小毒草！美帝國主義頭子肯尼廸、蘇修頭子赫魯曉夫、印度反動派頭子尼赫魯都很喜歡我的相聲。毛主席說：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世界人民公敵喜歡我的相聲，這說明我罪大惡極，我的相聲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草。」

「他們根本不懂中國話，怎麼聽得懂你的相聲？」一個紅衞兵說。

「懂！他們有高級翻譯員。」侯寶林答道。

蛋中挑骨

姚文元奉旨炮製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春風得意馬蹄疾，又寫了一篇長文——「評三家村」，向鄧拓、吳唅、廖沫沙三人開火。他集中火力批判的是三家村村長鄧拓的雜文集「燕山夜話」。

全國高等學校的學生都在學習、討論「評三家村」一文，同時批判「燕山夜話」。許多學生都希望能夠像姚文元一樣，雞蛋裏挑些骨頭出來，以便一「咬」成名天下知。

內蒙古大學中文系學生忽必烈也不甘落後，一天，他在批判「三家村」討論會上說：「鄧拓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賣國賊，是赫魯曉夫的走狗！」

同學們都表示「願聞其詳」。

忽必烈滔滔不絕：「鄧拓的『燕山夜話』中，有一篇『五月的金龜子』，說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學家研究金龜子這種甲蟲，發現它們身上有黃金。鄧拓希望中國的

科學家也進行研究，說如果能從金龜子身上提煉出黃金，有利我國的科學和經濟發展。這是地地道道的賣國言論……」

「不能這樣無限上綱吧？」一個同學說。

「不必我上綱，這篇黑話就在綱上，」忽必烈振振有辭，「請大家查一查『俄華大辭典』，赫魯曉夫這個俄文字的意思是甚麼？就是『春天的金龜子』，五月就是春天，鄧拓的意思是要我們中國向赫魯曉夫要黃金、要經濟援助，要我們作蘇修的附庸國。」

大家翻開「俄華大辭典」，赫魯曉夫一字果然是「春天的金龜子」之意。忽必烈洋洋得意。

「鄧拓可能不懂俄語。」另一個同學說，「他這樣寫可能是巧合，是希望我國的科學有所發展。」

「巧合？」忽必烈又說，「我看是赫魯曉夫派的蘇聯間諜用漢語指示鄧拓寫的，鄧拓一定是拿蘇修津貼的內奸。」

左右分明

廣州大學甲骨文權威容庚教授被紅衛兵批鬥時，夫人也被捉來陪鬥。「反動學術權威容庚不僅要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還想復辟原始社會，甲骨文就是原始時代通用的文字，由此可見他最反動。」紅衛兵批鬥得頭頭是道，上綱上線。

也許因爲容教授年紀太大，紅衛兵手下留情，沒有打他，只是再三「口誅」。一個女紅衛兵喝問容夫人：「你是不是地主婆？」

容夫人點點頭，輕聲答道：「是，我是地主婆。」

「那麼，明天你自動滾回鄉下去，不然我們就會將你掃地出門。」女紅衛兵又喝道。

「不好呀，」容教授哀求，「請你們將她留下，我年老需要她照顧。」

「哼，你捨不得這條老狐狸精哩！」女紅衛兵譏諷了一陣後，又大叫：「無產

階級專政的大學決不容許混入地主婆！」

容夫人只好答應回鄉。

另一個男紅衞兵拿出一把剃刀，勒令容夫人爲容教授剃陰陽頭。

大家齊聲叫好。

紅衞兵隊長一本正經地喝令：「只可剃掉左半邊的頭髮，不可剃掉右半邊的。」

「全部剃光吧。」容夫人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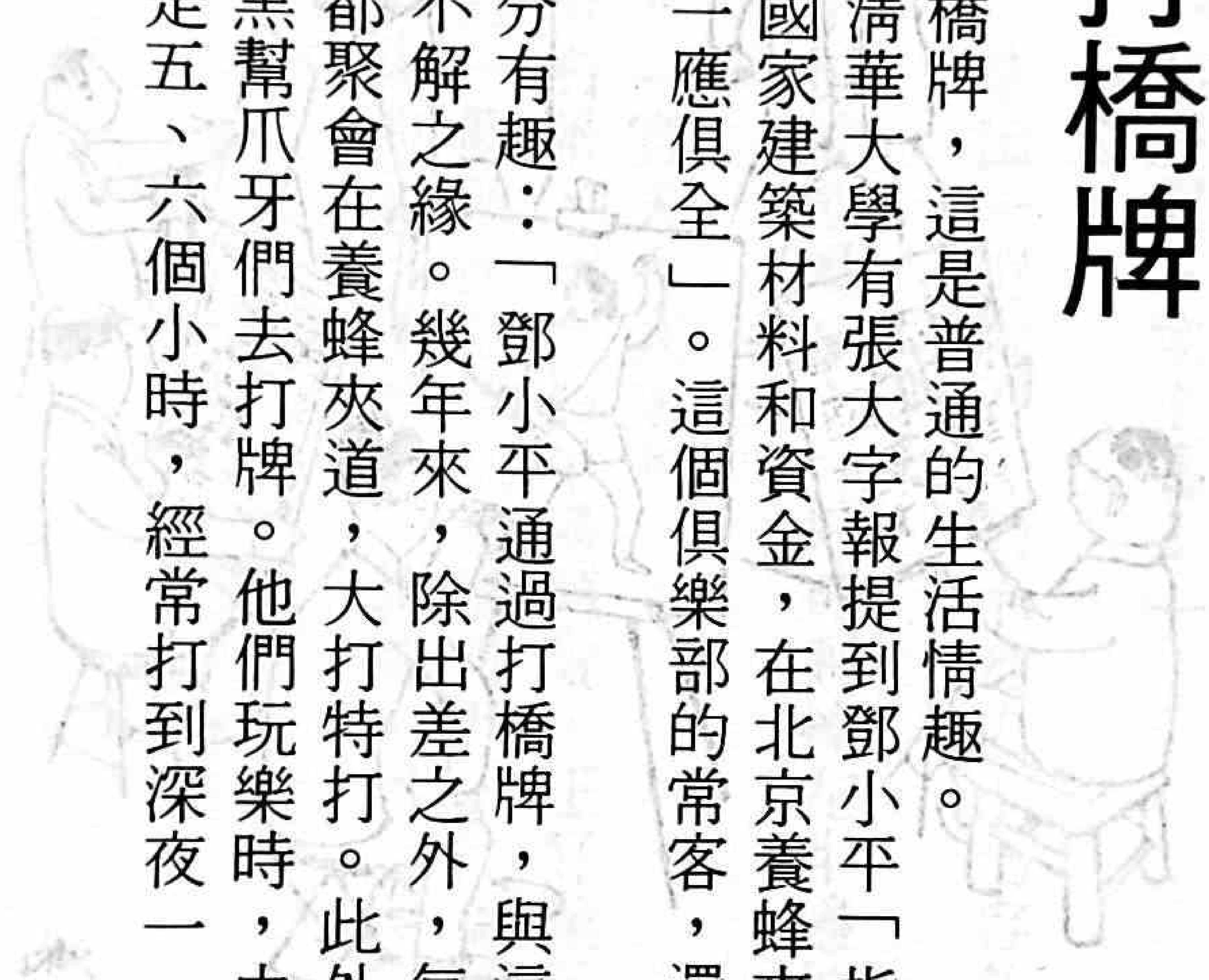
「不准，你們是右派，留下右半邊頭髮，正好顯示容庚是大右派。」

翌日，歷史系另一個教授楊榮國也被批鬥，他聲稱自己是「左派知識分子」，紅衞兵也不放過他，爲他剃陰陽頭時，就將右半邊頭髮剃掉，留下左半邊的，顯示他是「左派」。



文藝創作
（十年回憶之二）

鄧打橋牌



鄧小平喜歡打橋牌，這是普通的生活情趣。

一九六六年，清華大學有張大字報提到鄧小平「指示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萬里，盜用國家建築材料和資金，在北京養蜂夾道修了一個富麗堂皇的高幹俱樂部，吃喝玩樂一應俱全」。這個俱樂部的常客，還有胡耀邦、胡克實、吳晗等人。

大字報寫得十分有趣：「鄧小平通過打橋牌，與這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牛鬼蛇神等，結下了不解之緣。幾年來，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他們都聚會在養蜂夾道，大打特打。此外，鄧小平、萬里還在工作時間，通過秘書約集黑幫爪牙們去打牌。他們玩樂時，由北京飯店以高級飯菜、茶點侍候。他們一打就是五、六個小時，經常打到深夜一、兩點，直到鄧小平玩累了，才能罷手。」

大字報又說：「一九六四年夏天，鄧小平同楊尙昆、薄一波等去東北，名曰視察，實爲遊山玩水，帶着老婆、兒女乘專車遍遊小興安嶺區和渤海國舊址，以及淸朝皇帝設在承德的避暑山莊等地。途中，鄧小平牌癮大發，長途電召萬里、吳晗等前去，萬里由於在北京不能脫身，立即由吳晗絕密動身前往，乘楊尙昆的專機從北京直飛哈爾濱，專陪鄧皇上乘車週遊、打牌。楊尙昆還對鄧小平說：『你要的三個人，我給你帶來了。人家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說着就打起牌來。鄧小平就是這樣地與反動傢伙們情意深長，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如此這般，打橋牌就成了鄧小平的「十大罪狀」之一。民間喜打橋牌者都被指爲「鄧小平的爪牙」。

這張大字報還使鄧小平名揚全球橋牌界，各國橋牌高手都想與他較量。

畫中標語

紅衛兵據說都有「金睛火眼」。

一九六六年某一期「中國青年」雜誌，封底印的是一幅題為「社員都是向陽花」的油畫。畫的是幾個年輕的人民公社男女社員，肩扛鋤頭，昂首挺胸、意氣風發地行進在金黃的麥浪中。

一天，全國許多大中學校奉命收回這本雜誌，有關方面還警告，不准收藏，不准郵寄。

四川大學上交之前，學生們紛紛研究畫中有甚麼名堂。

有的說：「你看畫中的紅旗，是向東飄揚的，這顯示畫家歌頌西風，紅旗應該被東風勁吹向西飄揚才對。」

也有人說：「這是很革命的畫，不能拿風向做文章。」

心明眼亮的紅衛兵很快看出問題：「這畫相當反動！畫中隱藏有一條反動標

語！」

「反動標語？是甚麼標語？」有人問。

「我不敢說，說出來就等於呼喊反動口號。」紅衞兵說。

「怕甚麼，是你看出來的，說出來不會有罪。」有人慫恿他。

「不敢，太可怕了！紅衞兵說，「不過，讓我反過來一個字、一個字唸給你們聽。」他唸了五個字——

「歲、萬、石、介、蔣」。

大家一聽，都明白是反動標語「蔣介石萬歲」。

許多人又瞪大眼睛仔細研究那幅畫，還是看不出半點反動標語的蛛絲馬迹。

紅衞兵指着畫詳細解釋：「麥子是甚麼？是草本植物！象徵草字頭。蔣介石的蔣是甚麼字頭？草字頭嘛！再看這些麥秆，這代表一豎，這又代表一豎，加上這片麥葉，豎彎鈎！上邊這兩片麥葉，一撇、一捺，就是介字，對不對？再看這把鋤頭，鋤頭是個口字，鋤把是口字上面那一横，就是石字。還有，這許許多多的麥秆，横七豎八，組成萬字和歲字！」

想到嫖客

東北哈爾濱有幾條小街，分別叫「光仁街」、「光義街」、「光禮街」、「光智街」、「光信街」。

紅衞兵大隊人馬衝到這幾條街。爲首的紅衞兵大叫：「紅衞兵戰友們！革命的居民們！大家知道嗎？仁、義、禮、智、信，這是甚麼貨色？是孔子所宣揚的封建士大夫的五大法寶，前面還加上一個『光』字，分明有發揚光大的意思，難道不應該破一破麼？」

「應該！」

「打倒封建主義！」

「徹底破四舊！」

「紅衞兵造反精神萬歲！」

口號聲響徹雲霄。

街。

於是，紅紙黑字貼上街牌，寫的是：光明街、光輝街、光芒街、光耀街、光華街。

耀武揚威的紅衛兵又發現一條「桃花巷」。

帶頭的紅衛兵又說：「桃花巷，這是解放前妓院集中的巷子，這個巷名使人一看就作嘔，大家想一想，應該改甚麼名？」

有人提議改成「歡樂巷」。

於是，街牌上貼了紅紙，上寫「歡樂巷」。

一個革命居民說：「改得不好！」

「甚麼，改得不好？你敢和我們紅衛兵唱對台戲？」一個紅衛兵斥責他。

「讓我說完嘛，」那居民說：「歡樂巷會使人聯想到嫖客妓女尋歡作樂方面。」

「他說的對！」爲首的紅衛兵說，「讓我們進行第二次革命。讓我們改成『風雷巷』好不好？」

「好！好！」大家同意。

香風臭氣

西安市第一中學的紅衛兵開了個「批判資產階級香風大會」，被批判的是六十年代初期爲了「支援大西北建設」而到西安的上海女教師李雪梅。

主持大會的紅衛兵「狂飈縱隊」隊長聲如雷鳴：「李雪梅，你要老老實實向大家交代，你爲甚麼每天都要往自己身上噴香水？」

李雪梅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畢恭畢敬地回答：「我有狐臭，爲了不使同學們聞到臭味，所以我進教室前都要噴香水。」

「你這資產階級臭小姐狐狸精！」隊長說，「你想用資產階級的香風來毒害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我眞的患了狐臭，我有醫生證明。」李雪梅珠淚滾滾地說。

「你難道不知道嗎？我們無產階級接班人不怕髒、不怕臭，你那狐臭對我們來說並不可怕，眞正可怕的是你帶入課室的那股香水味，那會使我們失去革命鬥志。

」隊長越說越大聲，「還有，你的香水是不是巴黎香水，你是不是裏通外國？」
「我用的是上海的花露水，不是外國貨。」李雪梅說。
「你是上海人，爲甚麼不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抵制資產階級香風？還要把香風帶來西安？」

工作順利

貴州大學數學系的汪其鋒是印度尼西亞歸國華僑學生，回國多年，十分想念海外的父母。有一回，他寫了封信給澳洲電台華語廣播部，要求點唱幾首國語流行歌曲給父母聽，不久，澳洲電台回了封信給他，信是這樣寫的——

汪其鋒先生尊鑒

敬啓者：您來信所要點唱給父母聽的歌曲已於九月廿七日晚廣播，謝謝您對本台的偏愛。

祝您

工作順利！

澳洲電台華語廣播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八日

這封信遞到了汪其鋒手裏，但他並未察覺曾被造反派檢查，更不知被拍下照片

，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單。

一天，數學系全體師生奉命召開批鬥大會，批鬥汪其鋒。

「將汪其鋒揪出來示衆！」造反派頭目大叫。

汪其鋒莫名其妙地被押上台、戴上高帽。

「汪其鋒，」那頭目喝道，「你老實交代你的身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是愛國華僑呀！」

「愛國？」那頭目又說，「你和澳洲電台有甚麼關係？」

「哦，」汪其鋒恍然大悟，「我寫信去點唱歌曲給父母聽。」

「你的問題就這麼簡單麼？」那頭目又問。

汪其鋒低頭不語，他想到自己可能被指爲「裏通外國」或「收聽敵台」。

接着，那造反派頭目向全體師生唸了一遍澳洲電台給汪其鋒的信，然後說道：「大家發現沒有？澳洲電台祝汪其鋒工作順利，他是一個學生，有甚麼工作？當然是特務工作！」

七個中國

每年端午節，成都市錦江都要舉辦龍舟競渡，以之紀念古代愛國詩人屈原。但是，文革一開始，這項盛事就被當作「四舊」破掉了。

屈原也被四川大學革命師生批判。其中有一張大字報的內容値得一記——戰國時代，中國三分四裂成「七雄」，這種局面，於國於民不利。而秦國「吞滅諸侯，兼併天下」的路線是正義的，是革命路線，目的是求中國統一，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而屈原却熱愛楚國，主張聯合齊國等共同抗秦，這是要維持金甌分裂的局面，破壞神聖的統一事業。如果屈原生在今天，他就會反對解放台灣，甚至會跟隨國民黨逃台灣，叫囂反攻大陸。

屈原實際上比今日的國民黨還要反動。國民黨表面上還主張「一個中國」，暗地裏最多是主張「兩個中國」。但是屈原主張「七個中國」，反對「一個中國」的歷史發展趨勢。

由是觀之，屈原根本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戰國時代，只有熱愛秦國的人才是眞正的愛國主義者。



大批判

—起來，姜維，咱們趕緊走吧！

鬼話連篇

「我爲少男少女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寫這首詩的詩人何其芳，五、六十年代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這首詩是他青年時代熱情的奔放。後來他參加了革命，當了元帥賀龍的秘書。

文化大革命中，文學研究所的造反派批鬥何其芳，說他罪大惡極，投機革命。「何其芳，你要低頭認罪！」每個發言者都有類似的口號。

何其芳果然把頭低，但他心中絲毫不認罪。

「你說說看，賀龍是不是大軍閥，大土匪？」有人問他。

「如果毛主席打倒了賀龍，那麼，賀龍就是大軍閥、大土匪。但是，如果毛主席保賀龍，我就不能說他是壞人。」何其芳答道。

「你和造反派唱反調，你膽大包天！」又有人唱道。

「如果我說賀龍是土匪，萬一他解放了我不是反黨嗎？還沒定案以前，我不能

這麼說。」何其芳說。

接着，又有人勒令何其芳看一張大字報，那上面寫道：「何其芳編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說是不怕鬼，但書中盡是鬼，鬼話連篇，他是宣揚有鬼論，反對唯物主義。我們革命者從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這本書是大毒草。」

那人問道：「對不對？」

何其芳說：「這張大字報反對毛主席。」

「甚麼？批判你的大字報，你說是反對毛主席！」

「是的，」何其芳從容回答：「『不怕鬼的故事』是毛主鬼指示我編的。」

永安公司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衞兵「破四舊」，紛紛給商店招牌改名。

北京的「王麻子剪刀店」首當其衝。一個紅衞兵在店門前大叫：「資產階級不僅利潤掛帥，還想揚名，這是最反動的名利思想。王麻子是舊社會的大資本家，勞動人民發明了剪刀，他將發明成果攫爲己有，掛起『王麻子剪刀店』這塊招牌，我們要破舊立新，就要砸爛這塊招牌，換一塊革命的招牌。」

換甚麼招牌好呢？大家議論紛紛，「衞東」、「長征」、「革命」……。有一個紅衞兵說：「改『革命剪刀店』最好，我們可以用剪刀作武器，革資產階級的命。」

上海的紅衞兵不甘落後，湧到南京路，「要用無產階級的鐵掃帚徹底掃除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上海最大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是最大的目標。

一個女紅衞兵說：「『永安』是舊社會資本家企圖永遠安安穩穩剝削勞動人民

而定的名。有了資產階級的『永安』，我們無產階級就坐立不安，不會有好日子過，我們決不容許『永安』這個臭招牌繼續掛下去。」

其他紅衞兵紛紛獻策，要將「永安」改爲「永鬥」（永遠鬥資本家）、「永紅」、「紅衞」……。

有個紅衞兵說：「『永安』應該改爲『永亂』，林副主席說，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名正言順

一九六六年的「破四舊」運動，可謂無舊不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替一個女紅衛兵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一時間，改名之風席捲全國，忙得公安機關派出所不可開交，又是發出改名冊、又是叫人重寫履歷表。

這股風也吹到了勞改場。

一個搶劫犯向公安人員報告：「我的名字很不好，使我因此走上犯罪道路。」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牟大利，在這裏的編號是一〇一七。」搶劫犯回答道。

「你想改個甚麼名字？」公安人員爲使犯人加速改造成新人，表示同意。

「我的名字牟大利，就是一天到晚想要錢，想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後我一定好好改造，再不要『謀』大利了，新社會連小利都不能要，那是劉少奇的利潤掛帥。我就改個名字，叫大公，大公無私就是不要利。」搶劫犯說。

「大公」，公安人員點點頭，「這個名字改得好。」

「嗯。」搶劫犯應了聲，他是惡作劇，要公安人員稱他公公。

第二天，又有一個「反革命分子」也說要改名。他原名衛光宗，有封建主義的味道。他要求改名爲衛東彪，意思是「保衛毛澤東和林彪」。

一九七一年林彪垮台，衛東彪又多了一個罪名——死心塌地保衛反革命頭子林彪。牟大公倒名正言順，已提前釋放。

革命小將

上海閘北中學教師趙學禹在黑板上寫了幾行字——

「大學生的架子，中學生的牌子，小學生的底子、阿飛仔的樣子。」

趙老師憤憤地說：「你們之中有些人是不是這樣子？」

學生們立即交頭接耳——

「趙老師生氣了，他可能不想教書了。」

「他不教更好，我們更有時間玩了。」

「小心，他把我們召到校長辦公室可不好受。」

議論紛紛，大家都低着頭，不敢多看趙老師嚴肅的面孔。

突然，一個名叫黃英的女學生站了起來，高聲說：「趙老師這四句話是反革命言論，是對我們青少年學生的最大汚蔑。同學們，我們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們是新生力量，他竟然攻擊我們，說我們是阿飛仔。同時，他這

些話是對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惡毒攻擊。我們要造反！」
於是，趙老師被戴上高帽，掛了黑牌遊校園示衆。
公安局也派人來，把那四句話用相機照了下來。
趙老師不服氣，但在學生的拳打脚踢下，只好承認「錯誤」。
「不行，你不是犯錯誤的問題，而是犯罪，是現行反革命。」黃英步步進逼，學生們更是拳如雨下。
「打人不對呀！」趙老師說。
「革命是暴動！打！」
趙老師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是，是，你們都是革命小將，不是阿飛仔，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呀！」

敬獻心臟

一九六六年夏天，年逾七旬的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並暢遊長江，「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遊了一個多小時，遊程三十華里。

「參考消息」報導，許多外國醫學專家給毛澤東檢查了身體，「認爲毛主席身體這麼好，肯定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

北京清華附中的紅衞兵們召開了一次全校慶祝大會。會上，有個紅衞兵流着熱淚登台表示，要將自己年輕的、富有生命力的，絕對沒有任何疾病的心臟敬獻給毛主席他老人家，爲的是讓毛主席活得更健康、更長壽，不只是一百五十歲，最好有二百五十歲，以便領導廿一世紀的世界革命，「赤遍全球」。

接着，又有許多紅衞兵也表示願意隨時將自己的心臟獻給毛主席。

於是，清華附中成立了「向毛主席敬獻心臟特別委員會」。委員會發表宣言，

呼籲革命的醫學工作者早日攻克心臟移植手術難關。

有個紅衛兵提出疑問：「我們這些中學生的普通心臟，若移植給毛主席，會不會直接影響毛主席的偉大思想？」

答案是不會的，因爲思想是經過大腦而非心臟產生的。

紅衛兵們紛紛在宣言書上簽名。

有個女紅衛兵說：「我認爲大家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感情還不夠深厚，特別是我們女紅衛兵。我們不要忘記，毛主席身體健康，是與江青同志日夜關照分不開的。我們不應忘記江青同志，我願意將自己的心臟獻給江青同志，讓她也能夠健康長壽，永遠當毛主席的好助手。」

捆綁寶像

貴陽市郊花溪公社的貧農徐大爺在舊社會受到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新社會翻身做了主人，所以他對毛主席是千眞萬確的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一天，徐大爺挑了一擔大白菜到自由市場去賣，賣得人民幣五元。隨後，他到貴陽市大十字的工藝美術品商店，用五元「請」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寶像。（文革中，凡是買毛澤東著作、毛澤東畫像，一律用「請」字，以示尊敬。）他「請」的是一尺高的大石膏像，而不是小石膏像，因爲他是老花眼，只有大石膏像才能淸晰映入眼簾。

徐大爺看到毛主席寶像，就像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他自言自語：「毛主席呀毛主席，今後我日日夜夜都可以在您的身邊了。」

從大十字到花溪公社，有十多里路。這尊毛主席石膏像如何「請」回家呢？徐

大爺頗費思量。他知道，石膏像容易被打爛，一旦打爛，就是現行反革命罪行。

怎麼辦？左思右想，他決定將兩個原來裝大白菜的籮筐重疊一起，掛在扁擔一頭；再將毛主席石膏像用繩索套好，掛在扁擔另一頭。

徐大爺就這樣高高興興挑着擔子往花溪公社走。一邊走一邊唱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走到半路，十幾個貴州大學的紅衛兵走來，其中的隊長喝道：「豈有此理！你竟敢捆綁我們的偉大領袖！」

於是，徐大爺被拳打脚踢一陣子後，扭送公安局。

紅衛兵要求公安局鎗斃「現行反革命」徐大爺。

豎立石碑

「地瓜回來了！地瓜回來了！」福建省惠安縣的百姓們奔走相告。「地瓜」是鄉親們給陳伯達取的綽號，這個惠安人當上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鄉親們與有榮焉。稱陳伯達為「地瓜」，是因為他長相土頭土腦，形同地瓜（蕃薯）；而且講普通話時必帶濃重「地瓜腔」（鄉音）。陳伯達欣然接受這綽號，所以惠安縣沒有任何人因稱陳伯達為「地瓜」而被打成反革命的。

陳伯達在鄉親歡迎大會上說：「鄉親們！我這次回來，是要大家開展學習毛主席語錄運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的里程碑，我們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我們惠安是石鄉，盛產石板、石碑、石雕，我們應該利用這優越條件，到處豎石碑，刻上或用紅漆寫上毛主席語錄。」

鄉親們響應陳伯達號召，紛紛到石礦場去，將大石加工成一塊又一塊石碑，刻上或漆上語錄，到處豎立。

將大石加工成石碑，是非常辛苦麻煩的勞動。一個造反派頭目想出一個最簡便的方法，他動員三十多個蝦兵蟹將到墳場去，將幾百塊墓碑推倒，運回「造反司令部」，刮掉上面「某某之墓」一類字樣，再用紅漆寫上毛主席語錄。

這個造反派頭目豎立的語錄碑最多，很快被封爲「宣傳毛澤東思想標兵」。

維族歌曲

新疆喀什師範學院維吾爾族青年教師吾布力艾山被派到四川大學中文系進修現代文學史，與筆者同一教室聽課，日久，成爲好朋友。

有次，他與筆者討論語言問題，遂知道維吾爾語與印度尼西亞語有頗多單詞相同，大概是因爲維族與印尼人多信奉伊斯蘭教所致。如維語「薩拉姆」，與印尼語「SELAMAT」一樣，是「平安」、「你好」之意。

自後，筆者與之每次見面，雙方都要說聲「薩拉姆」。

吾布力艾山還喜歡唱一首維族歌曲，歌名叫「毛主席的話兒記在心坎裏」。這首歌旋律優美，傳唱全國。歌詞是：「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們日夜想念你，你的話兒記在我的心坎裏，喀喇崑崙積雪化，天山南北牧草綠。啊，薩拉姆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一個春日早晨，筆者見到吾布力艾山，循例來一句「薩拉姆！」但是，他這回却沒有回一句「薩拉姆」。左望望、右看看，確定周圍無第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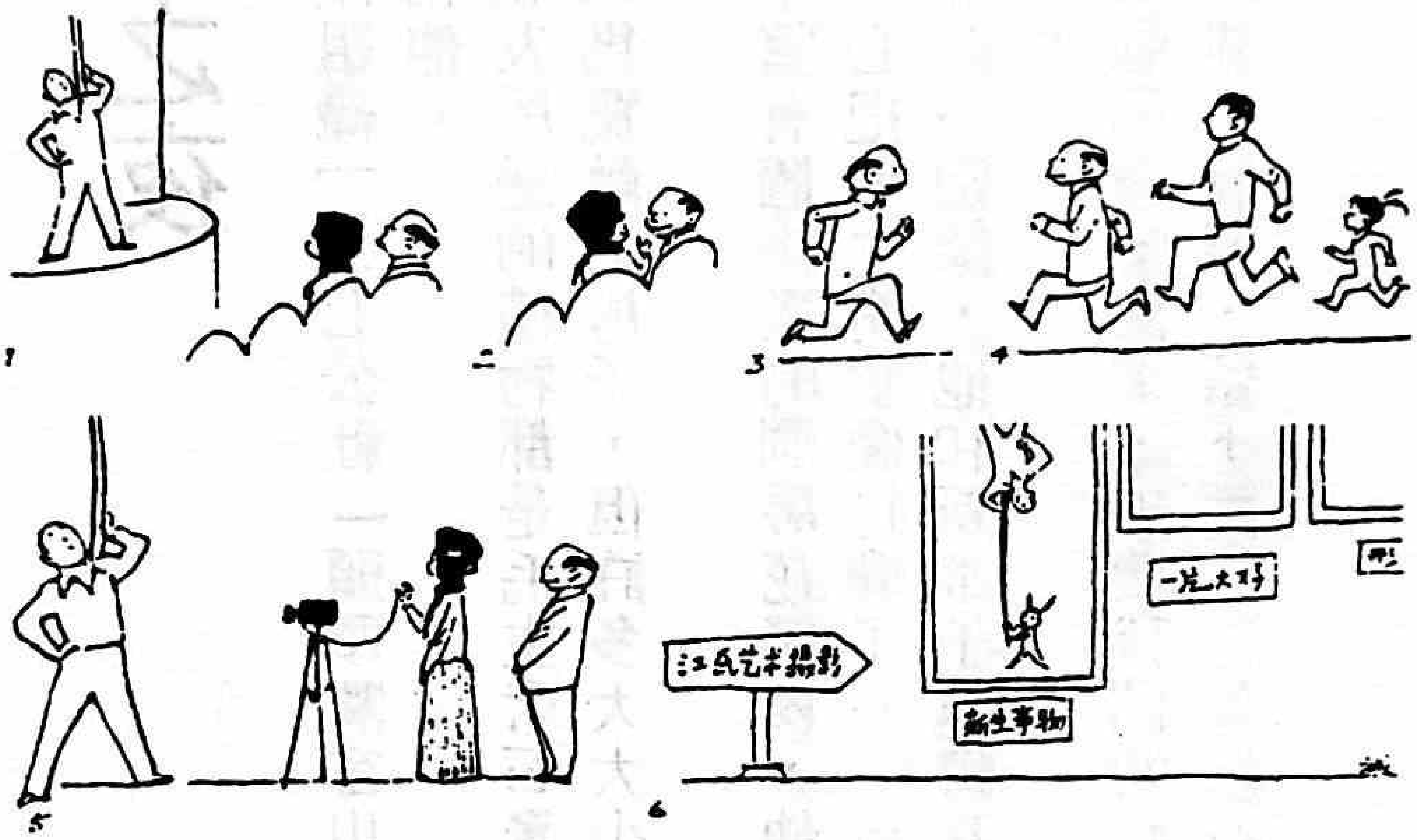
之後，低聲對筆者說：「以後千萬不要說『薩拉姆』了！」

「爲甚麼？」筆者驚詫莫名。

他說：「我昨天收到一個新疆朋友的來信，說新疆漢族造反派組織通令禁止唱『毛主席的話兒記在心坎裏』這首歌曲。」

「爲甚麼？」筆者仍然不明。

「漢族造反派說，這首歌的『薩拉姆』三字聽起來和漢語『殺了』兩字的音相近。」他答道。



江青的藝術

新婚之夜

河南省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頭頭黨言川新婚之喜，許多戰友都祝賀他，大家紛紛贈送禮物給他。

但是，多數戰友所送的禮物都是毛主席石膏塑像。黨言川當了省革委副主任，雖然分配到一間頗為寬敞的房子，但許多大大小小的塑像仍是堆滿了新房，連床上都有七、八尊。

黨言川當然希望有個快樂的洞房花燭夜，伸出雙手摟抱新娘。

「別衝動，小心把毛主席塑像打爛了。」新娘子說。

黨言川環視那許多塑像，他和新娘子連轉身都感到困難，倘要顛鸞倒鳳，勢必打爛三、五尊塑像的。

「他媽的，個個都送塑像來，破壞我們的好事。」黨言川罵了一陣，又說：「我看將它們放到火爐裏燒掉，留下兩、三尊就行了。」

「不行！」新娘子說，「大家都知道我們收到了很多塑像，若是發現不見了很多，一定會有人追究，如果是鐵杆老保（保皇派）知道了，給他們抓到把柄，我們都要當反革命呀！」

「你看怎麼處理呢？」黨言川說，「莫非我們一結婚就沒有個洞房花燭夜嗎？眞掃興！」

「明晚再說吧，」新娘子說，「明天上午，你到公安局，說無法處理太多塑像，請他們搬走。」

使館造反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國內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也希望「緊跟」、「照辦」。於是，七、八個人組織了「大使館革命造反隊」。

這七、八個人熱血沸騰，準備好紙張、大毛筆，煮了一桶漿糊，呼喊着「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卡拉奇街頭張貼大字標語，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紅衛兵運動萬歲！」「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萬歲！」

他們又將「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製成霓虹燈掛在使館屋頂，聲稱這是爲了「要讓這裏的人民看到光芒四射的毛澤東思想」。

大家非常興奮，徹夜難眠，商量如何採取進一步的革命行動。

第二天早晨，他們到街上，上了巴士，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見到一些戴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就叫她們「向江青同志學習，解放思想」。

不過，他們沒有料到，卡拉奇市民以爲他們是神經病人。巴基斯坦的文字是所謂「豆芽字」，沒有一個人看得懂那些標語，也沒有一個人聽得懂他們用漢語唸的語錄。

過了幾天，這些人又將大使、參贊全部打倒。原定招待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總統的宴會改由「造反司令」主持。客廳裏原來的裝飾蕩然無存，代之於毛澤東畫像和許多標語；宴會上，端菜上桌的是腰紮白圍裙的大使、參贊。造反司令大叫：「讓我們爲大使館的革命勝利乾杯！」

車上碎片

哈爾濱市有個從事收購廢舊物品（俗稱「破爛」）行業的盧叔。一天清早，有人從他收破爛的手推車上發現了一堆毛澤東石膏像碎片。

於是，人們紛紛質問他——

「你爲甚麼將毛主席石膏像打碎？」

「爲甚麼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爛的車上，和那些破爛混在一起？你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像是和破爛一樣的，是不是？」

盧叔解釋說，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像。頭天晚上他的收破爛車上還沒有那些嚴峻的碎片，可能是有誰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贓，才將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像趁夜間放在他收破爛的車上。

許多人聽他這麼解釋，覺得有理，紛紛散去。

但是，還有幾個造反派「戰士」不肯放過他。

一個「戰士」問：「你說可能有人陷害你，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盧叔說。

「不知道怎麼亂說有人陷害你？」那「戰士」又質問。

盧叔低頭，沉默不語。

這幾個造反派「戰士」認爲問不出所以然來，準備放過他。但那幾個質問他的「戰士」又再問道：「你保證不是你幹的嗎？」

盧叔又委屈又着急，大聲地答道：「我們家從來不買那玩藝！有錢我買瓶酒喝！而且收購站也不收石膏，那玩藝既然碎了，就一分錢也不値！」

盧叔這番話可不得了，既然將毛主席石膏像說成是「玩藝」，說成不如一瓶酒、碎了分錢不値……。他這個好人立即變爲階級敵人。

宣威火腿

若干年前，中國有許多地方的名字都改了。如「安東市」有征服朝鮮之意，改爲「丹東市」。「鎮南關」文革前已改成「睦南關」，但到了文革中認爲「睦」還不夠友好，遂再改爲「友誼關」。「廸化」是要同化新疆少數民族，改爲「烏魯木齊」。「綏遠」是要鎮壓邊遠地區的人民之意，這個省份撤銷了，歸入內蒙古自治區。

於是，有人提出一個地名也應該改，那就是雲南省的「宣威」。宣威之意據說是宣大漢之威。

這個建議很快通過。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決定將「宣威」改名爲「永豐」，意思是「永遠豐收」。公文圖章、產品商標，一律都改成永豐。宣威火腿也改爲「永豐火腿」，再不要大漢族主義。

不久之後，外國商人到廣州交易會洽購宣威火腿，討價還價之後，訂購十萬條

。先車載、後船裝，十萬條永豐火腿運到了大西洋彼岸。

「豈有此理！」外國商人一開箱就罵道：「我要的是宣威火腿，他們用甚麼永豐火腿打發我，豈有此理！想騙我的錢！」

這個商人不肯簽收，將十萬條火腿盡數退回。

交易會負責人將此事轉告雲南省革委會。

革委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革委主任說：「立即恢復宣威這個地名，否則火腿賣不出去，不能賺取外滙。」

「但是，那是封建色彩的地名呀！」一個革委成員說。

「甚麼封建色彩？宣威，也可宣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威！」

晨昏叩首

成都「市太監」一個囚室內，十幾個犯人都是「淸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橫掃的牛鬼蛇神，有老有少，案情各不相同，但願望則一，都希望公安機關從寬處理，早日出獄與家人團聚。但是，這些犯人都屬長期「拘留審查」，還未判刑，不能「在勞動改造中成爲新人」。

因爲每天都是「坐牢」，而不是「勞改」，就很難有實際行動表現自己「向黨靠攏、向人民靠攏」。

一天，突然有人提議：「我們應該搞『三忠於』運動。」

大家立即表示贊成：能夠表現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也就等於表現自己正在「脫胎換骨」，就有可能獲得寬大處理，早日出獄。

沒有大張的毛主席畫像，就將「語錄」扉頁的毛主席像撕下來貼在牆上。

從此，每天早上起床後，大家對着毛主席像，先三鞠躬，再呼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身體健康！」這叫「早請示」。晚上睡覺前，再重覆一次。各人並唸唸有詞，說自己今日有何進步。這叫「晚滙報」。

在作「三忠於」活動時，囚犯們也和獄外廣大革命羣衆一樣，手握「語錄」，先貼心窩，然後揮向頭頂前；握書時，大指貼緊封面，食指、中指和無名指貼緊封底，這就表示「三忠於」。還有，小指頂着書的下沿，表示「四無限」——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這項活動進行了一個多月，幾個公安幹事都認爲這些囚犯正在「認眞改造」。

但是，一個年輕公安幹事突然發現嚴重的問題，他大喝道：「你們將毛主席像貼在牢房內，這是繼續搞反革命活動！」

二十四K

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兵團」揪出了「炮打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歸僑學生劉濟昆，使「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達到新高潮。

將劉濟昆押到「羣衆專政大樓」之時，循例要進行抄家——他的家在海外，所以只能抄他從海外帶回國的大皮箱。

革命小將們抄出了一個二十四K金戒指。

「哼，這個傢伙是男的，還要戴戒指。」一個小將說。

「我看問題沒那麼簡單，這戒指有名堂，學生怎麼買得起這金戒指？我們應該審問他，要他老實交代！」抄家隊隊長說。

於是，一行人到專政大樓審問劉濟昆。

「你的金戒指是從哪裏來的？」隊長喝問。

「女朋友給我的定情之物。」劉濟昆回答。

「哼，你想狡賴麼？」隊長說，「毛主席說：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你這個戒指是二十四K的，那是反革命特務組織的代號，是不是？」

「二十四K？我不知道。這個戒指確確實實是女朋友送給我的。」劉濟昆申辯。

「你的女朋友就是女特務！」隊長又大喝道，「你不老實交代，決不會有好下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二十四K組織比美國的三K黨還要反動八倍。」

頭撞領袖

建國二十週年前夕，四川省金堂縣城廂鎮和全國各地一樣，張燈結綵，準備盛大慶祝。

「大右派」流沙河與「歷史反革命」六人奉命搬移一幅毛主席畫像。畫像高一丈五尺，斜憑高牆，是一位民間畫家剛畫好的，必須移到院中去。六人面向偉大領袖，提抬像框底邊。流沙河因爲比那六個年逾六旬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年輕力壯許多，所以自告奮勇，獨自站立像後，撑抬像框橫樑。移到院中，突然刮來一陣大風，畫像傾斜，流沙河心中一驚，想到畫像萬一垮下，勢被視爲罪大惡極，於是，他急忙伸頭用力頂住。但他的力氣仍然不夠，終於頂不住，畫像乃從其頭上壓將下來，轟然倒地。

流沙河大驚失色，發現自己的頭顱已洞穿偉大領袖胸部。他從像面爬出，想到右派帽子未摘，又招來現行反革命大罪，全身直冒冷汗。

當天晚上，造反派「紅工〇六縱隊」召開聲勢浩大的批鬥大令，羣情激憤。造反派頭頭在台上控訴說：「流沙河這個大右派，不思悔改，堅持反動立場，用他的狗頭去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胸部，是可忍，孰不可忍！」

隨後，流沙河被勒令交代罪行。他說：「我本來是要保衞毛主席畫像的……」

「甚麼？」造反派頭頭大吼，「你是右派分子，你有資格保衞偉大領袖嗎？」

脚按門鈴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被中央文革小組譽爲「西南春雷」。李再含當上革委主任，不可一世。

一天，李再含召來一個電工，命令電工爲他的住屋安裝門鈴。既然當了頭號大官，自應特別注意家居安全，免被不速之客暗算。

電工正要安裝門鈴之時，李再含說：「你怎麼安裝在前門？」

「不安裝在前門，安裝在哪裏？」電工莫名其妙。

「我的前門是不開的，找我的人都走後門進來，應該安裝在後門。」李再含說。

電工也就到後門去安裝門鈴。

李再含見了，又表示不滿：「你怎麼安裝在門上方？」

「門鈴當然是安裝在門上方的，來客伸手一按，非常方便。」電工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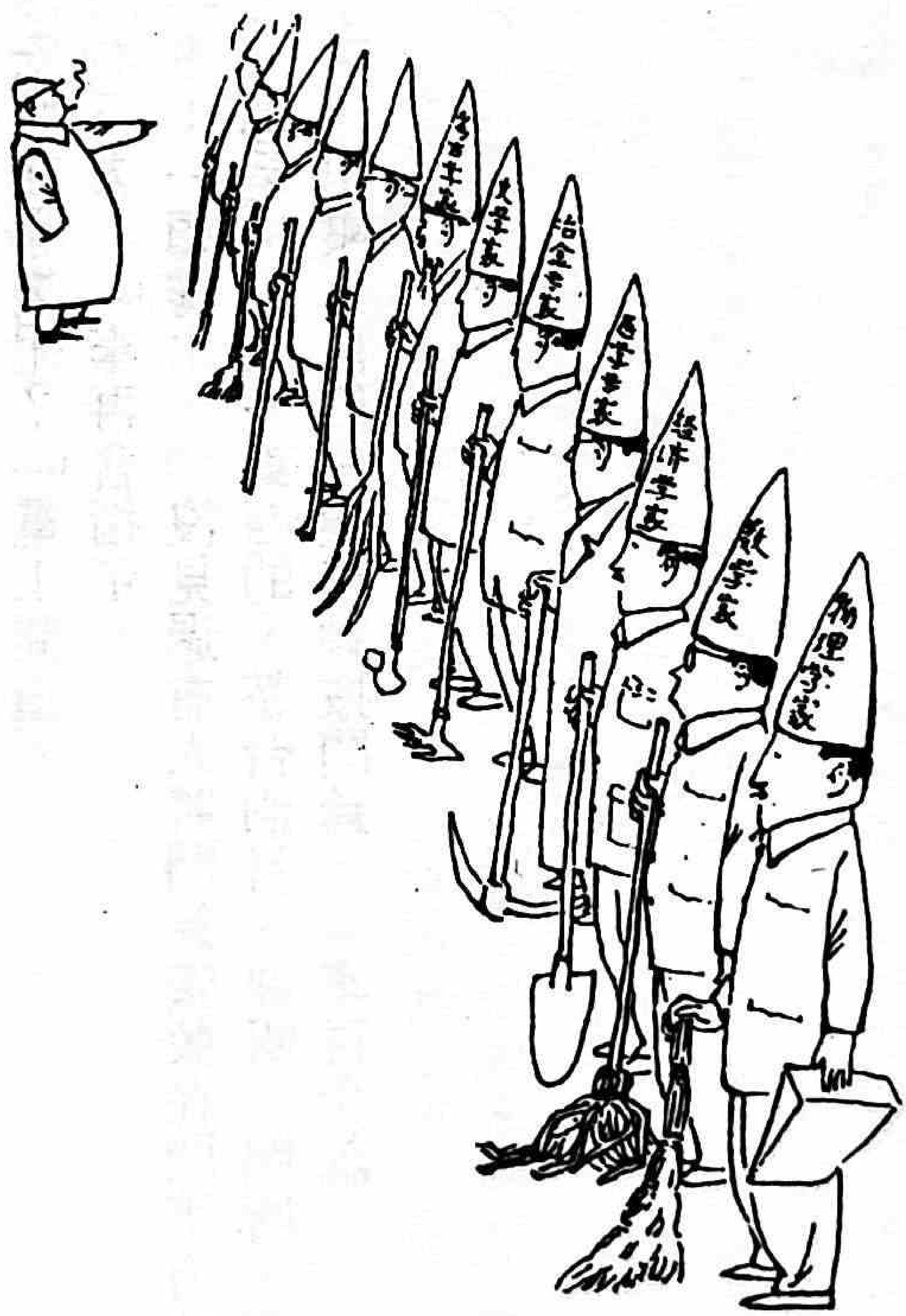
「嘿，你這個人只會按常規辦事，不懂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李再含說。

「那麼，應該安裝在哪裏呢？」電工問道。

「安裝在門的右下方。」李再含指示。

「門下方？」電工一頭霧水，「沒見過有人將門鈴安裝在門下方的。」

「來找我的客人都是提了許多東西的，茅台酒呀、雞呀、鴨呀、蛋呀、烏龜呀、王八呀……兩手騰不出來，他們只能用脚按門鈴。」李再含說。



擇優錄取

（十年回憶之三）

海外關係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武漢鋼鐵廠的牛鬼蛇神一個個被戴高帽、掛黑牌，天天被批被鬥。

但是，廠革委會主任總是說：「階級敵人隱藏得很深，還沒有全部深挖出來。」每逢開會，工人們總是面面相覷，我懷疑你是階級敵人，你懷疑我是反革命分子。

一次，主任又說：「有的人有海外反動關係不肯交代。我再强調一次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不自己交代，我們就要狠狠地實行專政。」

過了半個月，還是沒有人自首。

主任又說：「我們已經作了最大限度的忍耐，敵人是不會自動下台的，不打不倒。錢一帆，你站起來！」

大家都把視線投向錢一帆；有人爲他捏一把汗，有人暗自慶幸自己倖免於難。

錢一帆莫名其妙而又心驚膽顫地站起來。

「你爲甚麼不主動繳械投降？」主任疾言厲色。

「我沒有犯罪，談不上交代罪行。」錢一帆答道。

「你對黨隱瞞海外反動關係，你必須老實交代，你有甚麼親人在海外?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主任大叫。

「我從來沒有海外關係。」錢一帆答道。

「在澳門、或者澳大利亞、或奧地利，你有甚麼人？」主任冷笑，以爲這回又可「爲人民立新功」，揪出暗藏的階級敵人。

「哦，」錢一帆恍然大悟，「我愛人是在廣東南澳縣，那是共產黨統治的地方。」

雕龍權威

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明照，滿臉絡腮鬍，人稱「楊大鬍子」，他窮畢生之精力研究南北朝時代劉勰的「文心雕龍」，成爲研究這本古書的學術權威。

楊教授雖然在一九五九年入了黨，宣誓要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所以被視爲「紅色教授」。但文革初期被指爲「劉少奇的馴服工具」。大字報輿論是要開除他的黨籍，他也戰戰兢兢，「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後來，楊教授被押到「黑幫勞改隊」，和衆多牛鬼蛇神一起勞動改造。

有一回，羣衆專政大軍勒令他去養豬。

半個月後，楊教授自認已經「脫胎換骨」，寫了一篇革命文章，題爲「從雕龍到養豬」。

楊教授表示決心，餘生不再「雕龍」，要改行養豬。他寫道：「雕龍對人民毫無好處，只能培養出如劉濟昆一類崇拜封、資、修、大、洋、古的學生。養豬則對

人民有很大好處，將豬養肥了，可以改善羣衆的生活，人人每個月多分配幾兩豬肉。自己也就越能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我深刻認識到，越雕龍越反動，越養豬越革命。」

楊教授還說自己是靠雕「龍」小技混了個教授高職，接受批判是十分應該。校革委委員們看了楊教授的文章後，大表贊賞，通報表揚，强調這是知識分子的「康莊大道」，要全校師生向他看齊。

楊教授改造有成，升了官，被任命爲養豬隊隊長。

屁也不是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文革初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他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猶疑觀望了三個月，最後宣佈參加「紅色造反團」，反對當時的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

有了毛遠新，「紅色造反團」如虎添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奪取了黑龍江省的黨、政、財、文大權，被譽爲「東北的新曙光」，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毛遠新也撈了一官半職，負責宣傳部門。

但是，革委會成立後，黑龍江省仍陷於一片混亂之中。以「紅色造反團」爲主體的造反派又分裂爲兩大派，一爲「山上派」，一爲「山下派」。

「山上派」相當於安徽省的「G」派，「G」是英文「GOOD」的頭一個字母，意思是「省革委好得很」；「山下派」則類似安徽省的「P派」，「P」諧漢語「屁」音，意思是「省革委好個屁」。

毛遠新當然屬於「山上派」。

「山下派」不僅認爲「省革委好個屁」；還張貼特大標語——「最高指示：毛遠新屁也不是。」

「山下派」有根有據，原來，毛遠新曾經有個講話由北京高教部印成文件發給全國高等學校。毛遠新談毛主席對他的教誨：「我覺得自己了不起，有些飄飄然，認爲自己是頂呱呱的大學生。但是，毛主席不那麼看，我放假回來，見到毛主席。他說：你屁也不是！乍一聽，我想學校把我吹得那麼好，主席說我屁也不是。爲甚麼說我不行呢？主席說你一不會種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懂社會，又不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甚麼叫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嘛，怎麼能當左派呢？」

標點符號

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計劃編一本「工農兵字典」，附錄的「常用標點符號簡表」初稿引起了激烈爭論，因爲其中對「！」號的說明是「驚嘆號：表示驚奇、感嘆。」

「我認爲這個說明很有問題。」軍宣隊的胡連長說。

「胡連長說的對，我們不能將這個標點符號說成是驚嘆號。」一個青年編輯說。

「爲甚麼？一向以來就是叫驚嘆號的。」一個被摘掉「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帽子的陳老先生說。

「譬如，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是表示驚奇、感嘆嗎？」青年編輯說。

「當然是表示驚奇、感嘆。」陳老先生說。

「甚麼?你說甚麼?」青年編輯追問。

「毛主席當然不能萬歲，這個口號……」陳老先生說到這裏，不禁冒了身冷汗，再也說不下去。

青年編輯像是撈到稻草，說道：「哼，不能萬歲?我看你長了根反骨。」

陳老先生不敢再出聲。胡連長在本子上記下他的名字。

青年編輯又說：「我認爲驚嘆號應該改稱爲感情號。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就是表達我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的强烈感情。」

於是，「工農兵字典」中，「！」的說明是—「感情號：表示强烈的感情」，並舉「毛主席萬歲！」爲例。

色彩線條

江青有一次到北京美術學院作報告，大談美術革命。

她唾沫橫飛地說：「美術？但你們知不知道甚麼才叫美？資產階級的審美觀是腐朽的，他們看人只看外表美，無論是電影的主角，或是油畫上的女人，都是漂漂亮亮的，相貌漂亮，服裝也漂亮，但她們的靈魂是骯髒的，醜惡的。我們無產階級所要的美，是內在的美，是精神的美，女人的外貌即使奇醜無比，但她內心卻有革命的靈魂，這樣的女人就是最美的。」

有個青年畫家問道：「江青同志，像您所說的那種內在美，在油畫上要怎樣表現出來呢？」

江青答道：「我對西洋油畫沒有甚麼研究，但我研究過國畫，國畫講究色彩和線條，我們要表現一個革命的婦女，一定要用紅色的色彩，要畫得紅光滿面。」

有個學國畫的學生站起來請教江青：「如果這個婦女被資本主義社會折磨得面

黃肌瘦呢？也要紅光滿面嗎？」

「當然，」江青十足的革命權威，「她面黃肌瘦，但一參加革命，紅旗就要映在她的臉上，那不就變成紅光滿面嗎！」

油畫家又問：「紅色只表現在臉上，內在美怎樣表現呢？」

「那就得靠線條，」江青說，「用線條勾勒出來，表現革命者心胸寬廣。」

那個學生始終不明白，說：「但她穿着衣服，看不出她的心胸呀！」

勞動公園

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國遊山玩水多年，怡然自得。有次他到了洛陽市。

火車到站，西哈努克就興緻勃勃地要去王城公園遊玩，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表示興趣。

洛陽市革委主任告訴西哈努克：「王城公園已改名爲勞動公園，以前是屬於王公貴族的，現在回到了勞動人民手中。」

西哈努克說：「我就是王公貴族呀，不准我參觀嗎？」

「歡迎！歡迎！」市革委主任有所醒悟，意識到剛才的話有違外交原則，急忙改口，「您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們熱烈歡迎您的到來。」

西哈努克親王伉儷進入公園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菜地，有白菜、菠菜、芥菜……還有蘿蔔。他很是驚奇地問道：「你們怎麼帶我到人民公社的菜園來了？

我是要遊覽公園呀！」
「沒錯，」市革委主任說，「這裏就是勞動公園。」
「聽說洛陽牡丹甲天下，」西哈努克說，「而王城公園又是欣賞牡丹最好的地方，現在怎麼見不到牡丹呢？」
市革委主任並不諱言：「牡丹是富貴之花，是剝削階級所喜愛的；勞動人民喜歡青菜，所以公園不再種牡丹，而改種青菜。」
「不對！」西哈努克說，「毛主席說要百花齊放，牡丹是中國的國色天香，又是紅色的，怎麼可以不開放呢？」

炮打江青

一天，上海紅衞兵召開大會，批鬥大牌明星趙丹。

「趙丹，」紅衞兵吼開了，「你要老實交代，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是，是！我罪大惡極，罪該萬死！」趙丹面對羣衆運動，豈敢違抗？

「我們要你交代犯罪事實。」紅衞兵又叫。

「我，我主演了許多毒草影片，『武訓傳』、『聶耳』都是我演的，都是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

「我們要你交代你的歷史問題，你在三十年代幹了些甚麼勾當？」

「我，」趙丹深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在三十年代攻擊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

「你是怎樣攻擊的？快點交代清楚！不能只是給自己安帽子，不交代具體事實。」

趙丹說：「我和江青一起排演話劇『大雷雨』時，她不認眞，我掃了她兩巴掌。」

這時，王洪文衝上台，宣佈批鬥大會停開。他搶過麥克風：「我們不准黑幫分子繼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要誓死保衞江青同志，要上京向中央文革告狀。」

事後，另一個工人造反派頭頭陳阿大問王洪文：「趙丹在交代罪行，你怎麼阻止大會開下去？」

「你不知道嗎？他說炮打江青，這是更惡毒的攻擊江青同志呀！」

多學不好

江青接見北京四個造反派領袖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和蒯大富，說道：「我們幹革命辛辛苦苦，睡不好，吃不飽，熬更守夜。而走資派們却很舒服，『四家店』的店主彭眞，還有陸定一，休養得白白胖胖，吃飽了沒事幹，腦袋裏肯定有一大堆陰謀詭計。你們紅衞兵要緊緊抓住鬥爭大方向，把階級鬥爭的絃繃得緊緊的，首先是將鬥爭矛頭對準這些走資派，把他們拉出來批鬥，鬥完了就叫他們勞改，不能讓他們白吃人民的飯。他們都借口有病，住在西郊的療養院。」

紅衞兵們一陣起哄，隨即雄糾糾氣昂昂地向療養院進軍。

果不其然，彭眞和陸定一都在療養院裏「逃避階級鬥爭」。當王大賓找到彭眞所住的病房時，彭眞正躺在床上呼呼地發出鼾聲。床邊堆着毛澤東雄文四卷，看那巨著的紙張嶄新無汚，彭眞似乎連翻都沒有翻一下。

王大賓喝道：「你在這裏裝病！」

彭眞却說：「我在這裏接受隔離審查。」

「好，我就審問你，」王大賓說，「你爲甚麼不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

「我早就學會了，」彭眞說，「不然怎能當中央書記？」

「豈有此理！」王大賓咆哮，「毛主席的書學會了就不學了？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精通了還要學，雷打不動。」

「因爲不需要我革命了，所以我也不必學了。」彭眞似有無限感慨。

「勞改犯也要學習毛主席著作，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更需刻苦學習，才能改造成新人。」王大賓說。

「不！不行！」彭眞說，「我多學了再修正毛澤東思想不好，不學才是正確的。」

處女証書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

會議本來開得十分嚴肅，但林彪突然拿出一紙證明書供政治局大員們傳閱——

我證明

㈠葉羣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㈡葉羣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

㈢老虎（林立果）、豆豆（林立衡）是我與葉羣的親生子女；

㈣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葉羣結婚時是不是處女，與政治局有何關係？

林彪隨後說了一件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經常寫匿名

信寄到林彪家裏，指葉羣是水性楊花，延安時代就經常與許多彪形大漢鬼混，珠胎暗結後才與林彪結婚。

嚴慰冰為何要寫匿名信？那只能解釋為女人的不正常心理使然。

但是，她的匿名信經常是用明信片寫的，這就使林彪夫妻臭名遠揚，一傳十，十傳百，原來這麼一個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竟然娶了個賤婦。

為求名正言順，當然就要証明葉羣冰清玉潔。這樣，政治局會議不得不討論處女問題。



業餘檔案家—他有的是整人的材料

（十年回憶之四）

蚊帳光輝

工宣隊的張隊長對重慶大學電機系的學生們說：「你們知道嗎？新疆維吾爾族的庫爾班大叔最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你們遠遠不如他。庫爾班大叔的住家，四面牆壁都掛了毛主席像，這樣，他坐在任何角度都可以見到毛主席；最近，他在天花板上也貼了一張毛主席像，以便躺在床上也可見到毛主席。這樣他日日夜夜都可見到毛主席。你們都是漢人，在這方面比少數民族是不是還不如呢？」

同學們聽了之後，都非常感動，紛紛表示要向庫爾班大叔學習。

第二天，張隊長到學生宿舍，發現一個現象，每間寢室的四面牆壁上都掛了毛主席像，而且，每張床所用的蚊帳四面和頂部也貼了毛主席像。

張隊長立即召集學生們開會。他說：「你們爲甚麼那麼不尊重毛主席像？怎麼在蚊帳上也貼毛主席像？」

「庫爾班大叔沒有用蚊帳，所以在天花板上貼毛主席像。我們沙坪壩（重慶）

蚊子多，要用蚊帳，如果將毛主席像貼在天花板上，大家也看不到，特別是睡在雙人床下層的同學。所以我們認爲將毛主席像貼在蚊帳內，就可以像庫爾班大叔一樣，日日夜夜承受太陽的光輝。」一個學生說。

「最好嚴肅一點，不要亂貼。」張隊長又說。

「張隊長，請你幫我們撕下來吧，」又一個學生說。

張隊長無言以對，急忙離開學生宿舍。

一籃雞蛋

紅星人民公社第一生產隊開了個「地頭批判會」，社員們放下鋤頭，席地而坐，批判貧農劉大爺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

生產隊長說：「縣裏的供銷社收購站寄來一份揭發材料，說上星期六劉大爺提了一籃雞蛋到自由市場去賣高價，七角錢賣一粒，收購站的同志要按國家牌價五分錢一粒向他收購，劉大爺無論如何不肯，一籃十幾粒雞蛋，看來是小事，但賣給誰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我看，劉大爺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想發家致富，而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願當個無產階級戰士。」

積極分子汪家虎隨即站起來搶先發言：「我看，上起綱來，這是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的鬥爭，五分錢一粒雞蛋，錢是少了些，但這是國家規定的價格，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批准的，賣給收購站，就是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就是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反之，七角錢一粒，比公家的收購價多了十幾倍，這不是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嗎？

只有地主、富農、資本家才會這樣幹。劉大爺出身貧農，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已忘了本，失掉了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想騎到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今天賣十幾粒雞蛋，明天就可能歡迎國民黨反攻大陸。我們一定要認眞批判，挽救劉大爺，不使他陷入反革命深淵。」

發言者尙多，人人連珠炮。最後是輪到劉大爺檢討，他說：「上個星期六，貧農李大娘突然病倒，我送她到縣城醫院，沒有錢交醫藥費，我只好賣些雞蛋籌錢。」

抓嘴巴子

一天，江青約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一起到林彪的住宅去。

林彪請兩人坐下後，說道：「我們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戰友，我抓槍桿子，陳伯達抓筆桿子，江青同志抓嘴巴子。」

江青喜出望外：「我抓嘴巴子？」

林彪說：「要進行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造成輿論。革命就是要大喊大叫，這方面你最行。」

陳伯達也說：「對！江青同志在任何場合都可代表毛主席說話，這比任何人說的話都要響亮。」

林彪又說：「奪取政權靠這三『子』，鞏固政權也靠這三『子』，我們過去在嘴巴子方面抓得不夠，現在全靠江青同志了。」

江青聽了，眞是痕癢難耐，恨不得立即飛上天安門城樓去爲革命大喊大叫。她

喃喃自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革命的同志們！我現在代表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林彪又說：「雖說槍桿子裏可以出政權，但有時嘴巴子也可以出政權的。對於朱德、賀龍等一類大軍閥、大土匪，用槍桿子不能解決，因爲他們也有槍。所以要用嘴巴子和筆桿子，口誅筆伐，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江青兩片朱唇、一張嘴巴，就這樣開始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偉大作用。

只讀紅書

「全國山河一片紅」（即除台灣省外，全國各省市均成立了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慶祝大會，王洪文作爲上海工人階級領袖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離上層建築只差幾個梯級。

會後江青把王洪文找到面前，說道：「你快升上中央了，你得先讀幾本書。」

「我不大認得字，可能讀不懂。」王洪文以爲江青要他讀深奧的馬列經典著作。

「毛主席著作你讀得懂嗎？」江青問。

「懂，但毛主席詩詞我讀不懂。」王洪文答道。

「那就行了，我要你讀的書都是很容易讀懂的，」江青又說，「我要你讀的書，都是反面教材，你要當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看反面教材是不行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只有讀反面教材，才知道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喜歡甚麼。」

王洪文心中很緊張，深怕江青要他讀天書，不讀不行，要讀又怕咬不了文嚼不了字。他吞吞吐吐地問：「是甚麼書呢？」

江青一本正經地說：「毛主席著作是天下第一的紅寶書，我要你讀的是天下第一淫書—『金瓶梅』。」

「『金瓶梅』？」王洪文轉驚爲喜，「我早就讀過了。」

「你甚麼時候讀過？這本書是禁書。」江青很驚奇。

「破四舊時候我在上海一個資本家裏抄出來的。」王洪文答道。

「那就好，」江青又指示，「將來你要批判吸收，古爲今用。」接着又說，「還有，外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你讀過沒有？」

「我只讀紅書，不讀黑書。」王洪文答道。

要維他命

王洪文奉張春橋之命，要打擊上海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他率領一批造反派成員湧到自由市場，先把「投機倒把分子」一個個捆綁起來扭送市公安局，繼而把雞、鴨、鵝、兔也捆綁起來或裝入籠裏，送往羣衆專政大軍總指揮部。還有一長串又一長串的豬肉牛肉，一籃又一籃的雞蛋鴨蛋，一札又一札的青菜，一桶又一桶的豆芽、豬紅……都在總指揮部接受「羣衆專政」。

王洪文和把兄弟們殺雞宰鴨，大快朶頤。「一切繳獲要歸公」，有肉大家吃，這就是林彪所說的「公產主義」。

突然，一個弟兄發現繳獲物中有盒甚麼外國牌子的維他命，交給王洪文。

王洪文一喜，心中思量這大概是延年益壽的補藥。他問那弟兄：「是哪個投機倒把分子賣的，把他揪到這裏來，準是個裏通外國分子。」

那個人被揪來了，王洪文對左右說：「他是裏通外國分子，案情重大，我一個

人審問他，你們先退出去。」

王洪文卻不審問，而是悄悄地問：「你的維他命是哪裏來的？」

「我一個親戚從香港寄來的。」那人如實交代。

「能不能叫你親戚多寄幾盒來？我馬上釋放你，只要有我在，他們不敢把你打成反革命。」王洪文說。

「當然可以，只怕海關不准多寄，一次最多只能寄兩盒。」那人答道。

「好吧，能寄多少就寄多少。以後你有甚麼困難，找我王洪文。」王洪文一邊說，一邊想像自己吃了維他命後必可「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維他命變成「維我命」。

門牙折斷

江青決定和姚文元一道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去視察。抵埗之時，工人們正在開憶苦思甜會。一個老工人在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使他家破人亡的罪行。江青聽了幾句，靈機一動，不等老工人說完就搶着發言：「工人同志們！你們好……」

姚文元看到工人沒有熱烈歡迎江青，馬上帶頭大喊：「熱烈歡迎江青同志到我廠深入羣衆！」

工人們都在憶苦，悲傷之至，提不起興趣作歡迎狀。

江青也就順水推舟地說：「我非常理解同志們的感情，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又拿出手巾擦擦眼睛，似乎有無窮的苦水：「我和大家一樣，也有一本苦難史。我有一個非常悲慘的童年，我從童事時代開始就對封建主義非常痛恨，我那個封建主義的父親打我母親，爲了反抗封建主義，保衞偉大的母親，我挺身而出。父親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的兩顆門牙就這樣跌斷了，封建主義就是如此殘酷，慘無

人道。我，化仇恨爲力量，爲了反對封建主義，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把除了兩顆門牙以外的整個身心都獻給革命事業。」

江靑眞是明星，可以逢場作戲。她的兩顆門牙，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電聲」週刊報導過，該刊的文章題爲「藍頻折齒喋血」，說江靑到蘇州拍外景，打情罵俏，栽了跟斗，折斷牙齒。

後來江靑鑲的是金牙，一開口就金光燦爛。到了六十年代初，世上的金牙已不再是摩登的象徵，江靑也就特地跑到成都的四川醫學院拔掉了閃耀二十多年的金牙，安上從日本進口的假牙。



送材料

十大罪狀

八屆十二中全會，江青也參加了，她說：「我代表中央文革建議，全會應討論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問題。」

毛澤東却說：「你不是中央委員，沒有發言權。」

江青無奈，林彪急忙救駕：「我來提吧，我認爲文化大革命已經全面勝利，對鄧小平的問題應該有個決定。」

周恩來發言了，他說：「關於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我們應該愼重。」

毛澤東則問劉伯承：「伯承同志，你是劉鄧大軍的司令，你最了解鄧小平，你有甚麼看法？」

「我的看法？」劉伯承說，「我想先看看關於鄧小平的材料。」

陳伯達趕緊把整理好的鄧小平十大罪狀材料交到劉伯承桌面上。

劉伯承說：「我眼睛有問題，看不清，唸給我聽聽。」

陳伯達深望劉伯承表態支持罷鄧小平的官，也就中規中矩地唸起來。

聽了一會，劉伯承又說：「你那福建音的陰腔怪調，我聽不懂。」

陳伯達只好叫姚文元幫忙唸。

姚文元的普通話比較好，抑揚頓挫地唸道：「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幾十年來犯下了滔天罪行。國內戰爭期間，他就是逃兵，在敵人包圍下嚇破了膽，率領部隊逃跑……」

「豈有此理！」劉伯承拍案而起，「這是鄧小平的罪狀還是我劉伯承的罪狀？當年敵人包圍了，是毛主席命令我們撤退的，甚麼逃兵，不要唸了！」

金色芒果

一九六八年，姚文元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同時，工人宣傳隊開進全國大、中、小學「佔領上層建築鬥批改舞台」。

毛澤東很高興，請北京的工人宣傳隊到中南海作客，住上三、幾個晚上，並把巴基斯坦贈送給他老人家的幾箱芒果賜予這些工宣隊。

工人宣傳隊領到芒果，歡天喜地，打開箱，芳香撲鼻，剛要削皮嚐試，正好林彪、康生、江青三人駕到。

林彪拿起一粒芒果，聞了一聞，說道：「好香呀！工人同志們，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最大關懷、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大家跟着林彪起勁地呼口號，還拚命鼓掌。

林彪又說：「我們要三忠於，四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我們最、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康生接着說：「芒果，很小，但它包涵着毛主席對工人階級無限關懷的深情。這些金色的水果你們不能簡簡單單就吃下肚，要雙手捧着，一人捧一粒，到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去，給廣大革命羣衆瞻仰。這樣，全國人民就會更加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日日夜夜想念紅太陽。」

工宣隊隊員們只好把口水往肚裏吞，誰都不敢吃一口。

康生已指示要「雙手捧着，一人捧一粒」到各單位去。但是，芒果是不能放得太久的，久了會變質。怎麼辦？還是江靑有辦法，她指示北京蠟燭廠製出千萬隻芒果模型，由工人宣傳隊隊員們分頭捧到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去，還捧到全國各省市去。

那幾箱芒果，最後全部爛掉。

不熟也甜

毛主席給工人宣傳隊送芒果，這對全國人民來說，都是「特大喜訊」。

但是，芒果是熱帶水果，吃過的人不多。

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們議論紛紛。一個名叫馬家雄的紅衛兵問他的同班同學、歸國華僑李國安：「你吃過芒果嗎？」

「當然吃過，這種水果，印度尼西亞最多了。」李國安答道。

「味道怎樣？」馬家雄又問。其他同學也都很有興趣地聽李國安的談話。

「芒果一定要熟了才好吃；不夠熟的就很酸，不好吃。巴基斯坦送給毛主席的那批芒果，因爲千里迢迢運輸，我看還不夠熟。」李國安說道。

「不熟的眞的不好吃麼？」另一個同學張太彬問道。

「當然不好吃！」李國安說。

第二天，李國安被工宣隊隊長遲羣傳去問話。

遲羣聲色俱厲地問：「你說過毛主席送給我們的芒果不好吃，是不是?!」

「沒有說過，」李國安否認。

「你知道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不老實交代，你自己知道會有甚麼下場。」遲羣說。

「我只是說過不熟的芒果是酸的，要熟了才好吃。」李國安聲音顫抖地說。

第三天，李國安接受全班批判，批判他反對毛主席的反動言論。

李國安只好認罪，他說：「芒果很好吃，不熟的也很甜。」

查三老會

一九六八年四月，江青接見四川大學紅衛兵女將江海雲，她說：「楊成武反黨集團在滅亡前夕正和你們四川的走資派、反革命掛鈎，他們在四川有個反動組織『三老會』。」

「三老會？」江海雲不明白。

「是，」江青解釋說，「三老會是老紅軍、老幹部、老革命組織的，是個道道地地的反動組織，專門收集整理林彪副主席和我的黑材料，在重慶調查我當年革命活動。你回四川後，要發動紅衛兵小將們清查三老會的骨幹和會員。誰是鄧小平、賀龍的部下？誰和楊成武共過事？這是兩條線索，西南局的、四川省委的、成都市委的，一直到各基層機關單位，都要清查出來，一個也不能漏掉。」

江海雲回到四川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她和江青的合影印了幾百萬張，散發全省，以顯示她和江青同志「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民間謠言紛起：「江青同志

關懷四川文化大革命，派她的親生女江海雲來指揮四川。」

第二件事是清查三老會的骨幹。江海雲想：三老，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六十多歲，很老；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也老，但早就清查出來了。還有誰更老？哦，有了，彭德懷就住在成都。

彭德懷最老，年近七十，老態龍鍾，是老紅軍、老幹部、老革命，又是老元帥、老右傾，還有資格老……三老會準是他組織的，起碼是後台大老闆。

江海雲也就率領一批紅衛兵，衝向彭公館。

出國訪問

一天，江青找來姚文元，說道：「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要宣傳，要向全世界宣傳，宣傳中央文革的偉大成就，要抓外交工作，出國去宣傳。」

姚文元聽了，非常高興，能夠到外國走一躺，既可遊山玩水，又可揚名世界。但是，要組織甚麼代表團呢？「中國政府代表團」？自己沒任職於國務院，不行；「中國軍事代表團」？自己是搖筆桿的，更沾不上邊；「中國體育代表團」？自己連乒乓球有幾兩重都不清楚；「中國文化代表團」？老天爺，幾乎所有的文化人士都是黑幫，這個團如何組織起來？

他只好又去請示江青。

江青說：「就叫中央文革代表團。」

姚文元拚湊了一個代表團名單，自任團長，團員只有兩個，一個是北京師範大

學的紅衛兵領袖譚厚蘭，另一個是上海的陳敢峯。他隨後跑到外交部要求簽發出國護照。

這下可找錯了廟門。外交部長陳毅問道：「又來找我的麻煩嗎？」

「不敢」，姚文元文革以來第一次低聲下氣，「中央文革要派一個代表團出國訪問，請你批准簽證。」當即畢恭畢敬地把名單交上去。

陳毅看了姚文元交上來的名單，忍俊不禁。他說：「這三個人就叫中央文革代表團嗎？」

姚文元迫不及待地回答：「是！是！」

陳毅又問：「到甚麼國家去？」

姚文元答道：「爲了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能夠去的國家都要去。」

陳毅又問：「蘇聯你去不去？」

「蘇聯和東歐國家當然不去。」姚文元答道。

陳毅本來無權指揮中央文革，但對出國訪問的事，卻大權獨攬，有意奚落姚文元。他又說：「你們這個代表團，只能叫『紅衛兵代表團』，只能批准你們去東歐

國家。」

姚文元頗爲吃驚：「甚麼，東歐國家？」

陳毅笑着說：「只能去阿爾巴尼亞。」

「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其他國家呢？我們要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呀！」姚文元大感失望。

「你們要打倒全球的帝、修、反、美帝、蘇修、印度反動派，要打倒。還有朝修、南修、羅修，還有日本軍國主義，印尼法西斯軍人政權、李光耀傀儡集團，還有緬甸奈溫法西斯軍人政府……不是蘇聯的爪牙，就是美帝的走狗，全世界都是敵人，誰歡迎你們？阿爾巴尼亞、小朋友、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英雄的山鷹之國，只有他們會歡迎。」

姚文元很想見識見識資本主義世界，他還有個想法，就是能夠像馬克思那樣寫出幾十萬字的「資本論」一樣的著作。這回只能去阿爾巴尼亞，凌雲壯志頓成泡影。

擁抱接吻

陳毅只批准姚文元去訪問阿爾巴尼亞。姚文元最初頗爲不悅，但後來轉念一想，能夠出國訪問，也可積累政治資本。既然是到社會主義國家，更可顯示自己熱愛社會主義而痛恨萬惡的資本主義。如此一想，也就興高彩烈地領下出國護照，通知譚厚蘭、陳敢峯準備好革命服裝和紅衞兵袖章，頭髮不必梳理、皮鞋不必上油，保持革命者艱苦樸素的本色，如此匆匆啓程。

姚文元飛到了阿爾巴尼亞，甫下飛機，就受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袖霍查的接見，熱情擁抱之，親吻之，姚文元幾乎招架不住。

然後他就大談紅衞兵的豐功偉績，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更不忘提到「中央文革發揮了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作用」、「江青同志的八個樣板戲佔領了全國的舞台」、「牛鬼蛇神無所遁形」。然後建議阿爾巴尼亞也開展文化大革命。

霍查聽了後說：「我們是小國，如何能搞大革命？」

姚文元轉了個話題：「你們阿爾巴尼亞輸到中國的影片，對我們的青少年有不良的影響，是否可以剪掉一些片斷？」

「甚麼不良影響？甚麼片斷？」霍查莫名其妙。

「那些擁抱接吻的鏡頭是資本主義的一套，和我們的無產階級的觀點格格不入。」

霍查仰天大笑，說：「擁抱接吻？那是我們的民族風俗，不是資本主義。貴國的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來我國訪問時，我和他們都熱烈擁抱接吻，我到貴國也曾和毛澤東主席擁抱。」

姚文元不服氣，又說：「現在時代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男女要政治掛帥，不能愛情至上。」

「對！對！時代變了！青年男女生活越來越幸福，更要多多地擁抱接吻。」霍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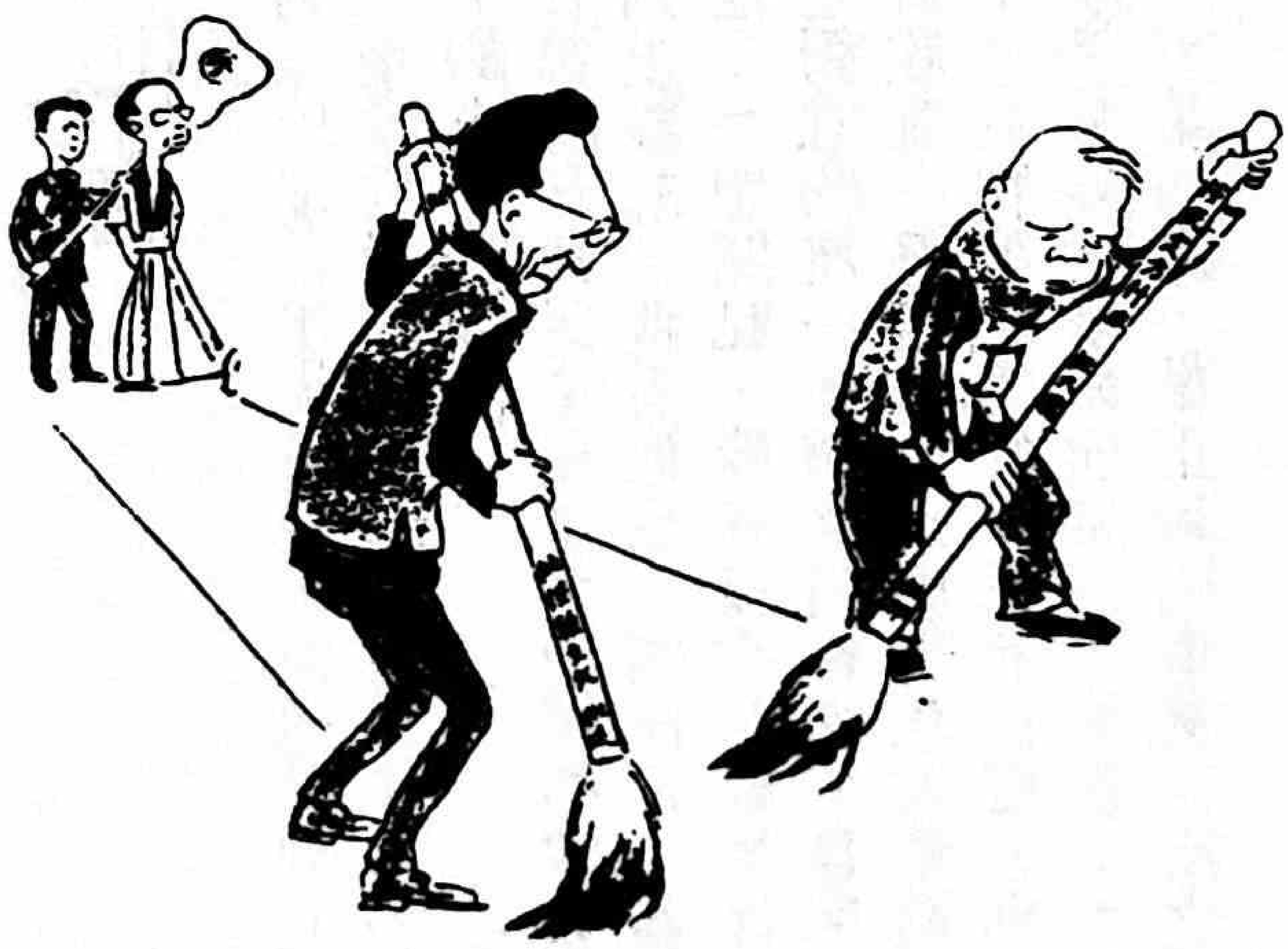
姚文元又說：「我們來山鷹之國，是爲了加强友誼。」

霍查順水推舟：「你們抓革命、促生產，形勢大好，越來越好，是不是可以多

提供些經濟援助給我們？」

「這個？可以！可以！但我得回去告訴毛主席。不過，你們的影片……」姚文元前言不搭後語。

「好辦，互助互利。那些影片，你們剪掉那些擁抱接吻的片斷就是了。」霍查終於答應。



清道

貓兒叫春

姚文元訪問阿爾巴尼亞不大愉快，但他回到北京絕口不提。還在人前「津津樂道」：「霍查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之一，能獲得他的接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

而他見到張春橋時卻傾訴寃屈：「他媽的霍查，說甚麼擁抱接吻是他們的民族風俗，是符合馬列主義的。我看他也是個修正主義者。」

張春橋安慰他：「想開點，擁抱接吻是動物性，不是階級性，狗兒貓兒都要擁抱接吻。男和女是對立的統一，這是辯證法，是馬列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全世界的國家元首，只有霍查一個支持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開罪他。」

姚文元不服：「這和美國的好萊塢有甚麼分別？」

張春橋畢竟學了更多「革命理論」，他說：「革命者所幹的一切都是革命的，我們開秘密會議，也是陽謀，是正義的事業。反之，帝國主義就是開聯合國大會、

開奥林匹克運動會，也是陰謀，是非正義的。擁抱接吻，在西方是腐朽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對我們來說，就是深厚的階級友愛。同一件事，不同立場的人來幹就有不同的性質。」

張春橋視姚文元爲「貼心豆瓣」（死黨），也就給他唸了一首自己三十年代寫的革命詩歌「俺們的春天」，說明革命者也可像貓一樣叫春。那首詩有云：「大清早，太陽沒睡醒；朦朧的天上掛着些花，高樓吻過黑夜還戀着星星……和又要鼓肚的妻，也有昨夜的溫存。還有青年的伙計們；貓還叫春呢，我們是活靈靈的人，接着是一陣評論：哪個女工漂亮，哪個才結了婚。街上只有俺們一伙，像一排犯人様走着。……俺們就是這樣，一直死到裏面，像死去隻野狗，埋了春天和秋天。」

主席專機

毛澤東作爲黨主席，當然有專機。郭沫若的名句「機內機外兩個太陽」就是爲毛澤東在專機內所拍照片而題的詩。

負責管理毛澤東專機的，是空軍軍官何廷一

江青作爲毛澤東夫人，當然也可乘搭那架專機。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林彪的老婆葉羣求見江青，兩人談起軍隊文化大革命，江青突然想起何廷一，她說：「何廷一這傢伙對我態度不好，是一九六四年吧？我坐專機去海南島吧？偏在我上飛機的時侯，他下飛機。你說可氣不可氣！」

當晚，空軍革命造反派就揪鬥何廷一。

批鬥的內容尖銳，何廷一既然是空軍軍官，是天上飛的，罪惡當然滔天。有人發言：「何廷一，他竄到毛主席的專機上，上了飛機就喝水，有這事沒有，你是甚麼目的？」

「說！老實交代你的滔天罪行！」一片怒吼。

何廷一無言以對。

又一片呼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要他低下狗頭！」

何廷一還是沒有「老實交代」。

空軍鬥人，自然少不了噴氣式，上來兩個彪形大漢，一邊一個，把手一擰，真好像要騰空而去。

「再不交代，就把他打翻在地，」又是一陣呼叫。

「我說，」何廷一不得不說：「上級有規定，毛主席專機上的飲料、食品，我要先嚐一嚐，試一試，保證毛主席的安全……」

「不許你放毒！」有人打斷了何廷一的話。

發言者又憤怒控訴：「何廷一把專機上的水喝光，陰謀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渴死……」

最高指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卅一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到北京的紅衛兵，當時，他曾站在敞蓬吉普車上，左邊是林彪，右邊是賀龍。有此一幕，江青認定賀龍是「右派」，是應該打倒的，何況賀龍的妻子薛明曾得罪過她。

一天，江青對「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一些人說：「清華大學不是有個賀鵬飛嗎？我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賀鵬飛和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談戀愛。毛澤東說過，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賀鵬飛愛敵人的女兒，哼，他是賀龍的兒子，提起賀龍，我就恨！他是大土匪，那齣歌劇『洪湖赤衛隊』，唱甚麼『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飄打勝仗』，這不是凌駕在毛主席頭上嗎？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導革命，賀龍有甚麼資格領導革命？他不是甚麼紅旗飄飄，而是白旗黑旗。」

紅衛兵們前呼後擁，跑到賀龍的住家門外，高呼打倒口號。裏面出來的卻是陳毅元帥，他問道：「你們來幹甚麼？」

「我們要賀龍出來交代罪行！」清華大學紅衞兵頭頭蒯大富說。

「賀龍是元帥！」陳毅說。

「元帥有甚麼了不起，林副主席說我們紅衞兵是天兵天將，比元帥更偉大。」蒯大富拍拍胸膛。

「你們爲甚麼要鬥賀龍呢？」陳毅認爲孺子可教，口氣緩和些。

「我們要他把篡奪的軍權交出來。」蒯大富說。

「哈！哈！哈！」陳毅大笑三聲，又說：「把軍權交給你們？交給你們不如交給我。」

「誰反對毛主席，不管他地位多高，職位多大我們都要打倒，要把他篡的權奪回來。」蒯大富說。

「我就反對過毛主席，在井崗山時期，我就反過，我把毛主席趕下山，後來又把他請回來。將來也不敢保證不反，」陳毅又說。

「陳毅是歷史反革命，」蒯大富大叫，「打倒陳毅！」

紅衞兵們跟着呼叫這句口號。

「你們是不是神經病？」陳毅無動於衷，又問。

「陳毅在井崗山反對毛主席，是歷史反革命，現在又反對紅衞兵運動，是現行反革命。」蒯大富又上綱。

「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副總理，是軍委副主席，是外交部長，你們反我是不是反革命？不是！我反你們就是反革命了？」陳毅笑着說。

「但是，你反對毛主席？」蒯大富又指着陳毅說。

「反毛主席，反過。有幾個人沒反過？就林彪、江青兩人沒有反過，就他們兩個乾淨。」陳毅說。

紅衞兵越來越多。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地質學院的「天派」、「地派」都來了不少人，一時間，「打倒陳毅」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陳毅不慌不忙，從衣袋中拿出「毛主席語錄」小紅書，說道：「請大家翻開『毛主席語錄』本最後空白的一頁，補記一條最新最高指示。」

紅衞兵們果然也聽話，拿出語錄本和筆。

陳毅說：「最新最高指示：陳毅是個好同志。」紅衞兵們一聽，如鳥獸散。

短命部長

江青有一次向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紅旗兵團」的小將們介紹姚登山：「姚登山同志是我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臨時代辦，但他立下了偉大的功勳，他在國際階級鬥爭中戰惡風，頂駭浪，擊退了印度尼西亞法西斯軍人政權的猖狂進攻，他是帝修反的眼中釘、肉中刺，是外交戰線的先鋒，是世界革命的新生力量。我看，姚登山同志可以當外交部長。」

姚登山也在場，聽了後頭腦自然膨脹一些。

江青又指示「紅旗兵團」去大戰外交部。

「江青同志指向哪裏，我們就奔向哪裏！」成了「紅衞兵團」的誓言，大家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批判陳毅大會。

姚登山本來已在外交部工作，這回卻沒有心開會；一個人回到外交部，坐到陳毅辦公桌旁，當其「外交部長」，發出「指示」。

而在會場上，「打倒陳毅」的呼聲震天價響。不過，，周恩來來了，制止大家批判陳毅。

小將們一時不知所措，正好，姚登山發出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派」的指示：「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支援香港九龍愛國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

小將們一聽說要打倒英帝國主義，怒火高萬丈，一湧而往，在英國代辦處大放其火，還在半個鐘頭內趕印出成千上萬張「炮轟香港！炮轟九龍！」的革命傳單，表示要武裝起來，隨時解放香港。

姚登山還寫了幾份照會，抗議書，形同最後通牒，自行封好交各國使館、英國當然有一份，緬甸、巴基斯坦使館也接到。

過了兩天，外國也紛紛回敬了抗議照會，這些照會卻是交給眞正的外交部長陳毅的。

陳毅大搖大擺回到外交部，一見到姚登山，問道：「你怎麼還賴在這裏？」

姚登山理直氣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陳毅冷笑道：「這裏不是印度尼西亞，我不是蘇哈托、納蘇第安，你給我滾！

」

屈指一算，姚登山前後當了四天外交部長。是全世界最「短命」的部長。

不再姓錢

文藝戰線的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於是，彈鋼琴的殷承宗、作曲的于會泳、演京戲的錢浩樑等幾個文化戰士步步高陞。後來有人賦打油詩云：「爬雪山兮過草地，不如唱齣紅燈記；吃盡萬里長征苦；不如跳個芭蕾舞。」指的就是此事。

且說三人「火線入黨」，介紹人就是江青和姚文元兩個。三人都分別表示入黨是「有生以來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

首先是于會泳表態：「生我是娘，養我是黨。沒有江青同志，就沒有我的今天。江青同志就是再生的娘，把我們哺育成長。」

江青接着要錢浩樑高歌一曲，錢浩樑也就唱道：「謝謝！媽！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殷承宗說：「我們要忠於黨，忠於江青同志。我的名字，太封建，繼承祖宗，不成體統。要改，今後就用誠實的誠，忠心的忠，殷誠忠。」

「我也改，」錢浩樑不甘落後，「毛主席是紅太陽，江青同志就是黃月亮，我喜歡月亮，以後就改爲錢浩亮，月亮的光輝浩浩茫茫。」

江青說：「你們都很聽黨的話，我老娘很高興。我也提點意見，我們革命要徹底；不能半截子革命。就拿剛才你們改名來說吧，錢浩樑改成錢浩亮，革命就不徹底，那個錢字要去掉。錢是甚麼？錢就是人民幣，但是，喜歡人民幣的幷不是人民，而是資產階級，是走資派，只有他們才追求人民幣。我們無產階級戰士不應該喜歡人民幣。所以，不能再姓錢，要改個姓。」

「改甚麼呢？」錢浩樑問：「改姓江好不好？」

「我本來姓李，後來反封建，不要姓，只取個名叫江青，幷不是姓江。」

「向江青同志學習，」錢浩樑說，「我也不要姓，就叫浩亮。」

生動活潑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終於召開了。這個大會的代表，據說都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上海的王洪文、陳敢峯、杭州的翁森鶴，河南的黨言川，四川的江海雲等都是一混入黨就成爲當然代表。總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都參加。有沒有右派代表呢？有的，毛澤東當時就說過，「陳毅就作右派代表嘛。」

九大會場主席台的座位也經過「中央文革」精心安排，毛澤東居中，左爲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左得出奇的人物；右爲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陳毅等被視爲「右傾」的人物。

林彪在會上唾沫橫飛地作政治報告：「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說了後就狠狠的盯了陳毅一眼。

陳毅則把林彪的講話打印稿反過來看，被江青注意到了，她走到陳毅身邊質問

陳毅笑着說：「正面文章反面看。」

江青又說：「說你是右派代表倒也不假。」

陳毅微微一笑地說：「我是右派、大右派、大軍閥、走資派，夠了吧？」

江青說：「你還算坦白。」

陳毅接着說：「魯迅有一句話：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正是盜賊。」

江青一聽，大叫：「你這是誣蔑林副統帥。」轉而對周恩來說：「總理，你聽他說得多反動。」

周恩來卻說：「充份發表意見，民主協商，這是我黨的優良傳統。大會正在進行，到分組討論時再爭論吧。」

朱德在一旁聽了，湊過來說：「讓他們說下去吧，很久沒聽侯寶林說相聲了，好不容易聽陳毅和江青說相聲，毛主席指示要把九大開得生動活潑些，你看，陳毅多生動，江青多活潑。」

順藤摸瓜

毛澤東在開過「九大」以後，到全國各地去視察。包括杭州、南京、武漢、鄭州……處處見到造反派爲他立的塑像雕像。有的塑像栩栩如生、氣勢不凡；但有的卻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更不像偉大領袖毛澤東。這使毛澤東本人看了很不開心，認爲這是「勞民傷財，毫無作用」。

回到北京中南海，毛澤東問江青：「是誰叫老百姓到處爲我立像的？讓我日夜被風吹雨打，可不好受。」

「是林副主席叫立的，他說在你身邊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所以指示全國各地立您的像，使億萬人民都在您身邊。」江青答道，「哦，還有，現在每一間工藝品商店都一律出售你的石膏像，將那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瓷像全都毀了，其他工藝品也暫時不賣，這樣，使你能在每一個人的家中。」

「不賣像章了嗎？」毛澤東問。

「不是不賣，而是賣得差不多夠了，全國八億人，每人都有幾枚您的像章。所以現在大家都會唱一首歌！」

「甚麼歌？」

「毛主席像章胸前掛，心中升起紅太陽。」江青提高嗓門唱了起來。

「掛我的像章，心中就能升起紅太陽？立我的像還有甚麼作用？」毛澤東又笑着問。

「有，可以暴露階級敵人。」江青說。

「到處立在我的像能暴露階級敵人？」毛澤東頗感詫異。

江青卻認眞地說：「當然可以暴露，鄭州市有個小孩，用彈弓對準你的塑像射石子，造反派看見了，質問那小孩，順藤摸瓜，把他父親抓了。他父親對你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培育新品種

空頭支票

中共「九大」討論新黨章和中央委員會名單時，林彪和江青等人都很緊張，積極進行幕後活動。新黨章的關鍵是確定林彪爲毛澤東的接班人，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則是四人幫的奮鬥目標。這兩件事相輔相成，但都不是好玩的，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結果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包括「右派代表」陳毅在內的所有代表都一致贊成新黨章。

江青喜不自勝，故意問陳毅：「你怎麼也贊成林彪同志當毛主席的接班人？」

陳毅答道：「那只是空頭支票。」

「你說新黨章是空頭支票？」江青又撈到稻草。

「是的，」陳毅答道：「林彪自己說過，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歲。甚至萬壽無疆，他老人家游泳横渡長江，精神抖擻，就算活到九十歲吧，林彪等得到嗎？恐怕活到八十歲林彪也等不到，接不到班。」

江青不以爲然的說：「林副主席身體也很健康。」

陳毅說：「他也健康？你知道早年他怎樣打仗？在井崗山當個吹鼓手都有氣無力。」

「你誣蔑林副主席。」江青指責道。

「不信？你自己去問問他。」陳毅說，「你們經常講毛主席紅光滿面，精神奕奕，有誰見過林彪也是這樣？他一向面色蒼白，精神不振。所以，他永遠沒有機會接班的。」

攝影樣板

江青炮製了八個樣板戲，猶嫌不足，想再樹立其他文藝樣板。一天，她想起一門最時興又最輕巧的藝術——攝影。只要一個照相機，對準鏡頭，「卡察」一聲，不就炮製出攝影藝術的光輝樣板嗎？何況當年自己照的廬山仙人洞照，毛主席還題詩其上，已是光耀全球。

當時正是夜間，月亮高掛天上。江青隨即叫了女服務員穿上她自己穿過的解放軍軍裝，站到中南海園林中一棵樹下，手持玩具衝鋒槍；又指示女服務員頭要抬起，眼要向前看，英姿而颯爽。

服務員擺好姿勢，江青急忙架起相機。但她一向以來都是白天才玩攝影，如今是夜晚，要多少光圈、速度？月光下是否要用閃光燈？如何用？她還弄不清楚，一時不知所措，只好先打個電話叫中國攝影學會主席吳印咸到中南海來。

吳印咸和所有文藝家一樣，在牛鬼蛇神勞改隊接受改造。當他接到江青的電話

時，還不知是甚麼回事，回答說：「我正在寫檢討，我向黨請罪！一定改過自新，不再種毒草。」

江青對着話筒大叫：「請甚麼罪，我現在就解放你，馬上就到我這裏來。」

吳印咸戰戰兢兢地去見江青，聽說馬上解放自己，心中自是高興，但以前就是因爲幫江青照相時自己不耐煩發了點牢騷而倒的霉，這回可要小心謹慎了。

見到江青，才知道她要照「月夜哨兵」。吳印咸不慌不忙，把照相機隨便擺弄一番，用三脚架架好，就請江青「創作」。

江青按了一下快門，林彪說的「中國攝影藝術的新樣板」就這樣「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雖是「月夜」，也是「光芒萬丈」。

居高臨下

江靑有了「月夜哨兵」的攝影作品，覺得數量太少，不夠聲勢。而且，她一向主張文藝作品要表現「革命的偉大」。她認爲，偉大就是居高臨下。現實生活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就比廣場上的人偉大。樣板戲中，楊子榮站在高處威風凜凜，座山鵰在低處縮成一團，這樣，楊子榮就顯得十分偉大。攝影藝術的處理手法就是「俯攝」。俯攝出的照片就是偉大的作品。

思來想去，江靑想到從飛機上俯攝不是從最高處向最低處拍攝嗎？這樣的作品就是最高最偉大的作品。

心花正要怒放，却又想到，自己混了幾十年，早年是明星，現在貴爲主席夫人，却從未坐過飛機！這回也應該試試坐飛機的味道。

俯攝，但要攝些甚麼呢？工廠？農村？學校？天安門？都是千萬人照過的。所謂創作，就是創造出前人沒有作過的作品。有了！國防機密就是從來沒有人敢拿來

作爲文學藝術的題材的。江青決定在這方面創作一番。

主意一定，江青就去找國防部長林彪。

林彪對「九天護國娘娘」一向唯命是從，他立即命令一個空軍基地準備一架超音速戰鬥機，請江青坐上去，自己親自陪同。

飛機一起飛，江青就暈得不省人事，哪能進行攝影創作？林彪趕忙下令機師緊急降落。

「算了吧，還是休息休息。」林彪在江青甦醒後說道。

「不！」江青說，「革命者刀山火海也不怕，坐飛機有點頭昏算得了甚麼？何況我們是要爲無產階級文藝作出最大貢獻才坐飛機的。」

「好，就換架直升機，飛得較慢，也較平穩，在機上攝影也方便些。」林彪說。

江青表示同意，但又眉頭一皺，心中又有難題。她想：「只是拍攝空軍基地，沉沉寂寂，缺乏戰鬥氣氛。沒有火藥味的作品不是無產階級的藝術。」

她問林彪：「能不能叫炮兵部隊配合一下？」

「當然可以。」林彪滿口答應，隨即調來一長列大炮和炮兵連隊。天上的江青把攝影機東瞄西瞄，地上的炮兵不停地萬炮齊發。炮火連天，江青好不容易拍成一張高空鳥瞰照片。有人打了通算盤，算出江青這幅攝影作品所花去的人民幣。膠卷、飛機燃油、炮彈……總計共值二十萬元人民幣之鉅。二十萬元一張照片，你說是不是人類文藝史上的最高峯？

江青的幾幅攝影樣板，分別刊在「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上，所用的藝名包括「峻嶺」、「大海」、「文山」、「瑯玡石」，頗有些豪氣。

肚子大了

鄭州的郭大娘收到她女兒由昆明寄來的信，高興極了。女兒玲玲是知識青年，一心要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當哥哥到雲南邊疆安家落戶時，她也爭着要去，但因爲年紀小，領導上照顧她留在昆明市第六中學繼續讀初中。玲玲這封信就是在學校寫來的。

郭大娘不識字，就請隔壁的李醫生幫忙唸給她聽。

「親愛的媽媽：您好，自從離開您老人家後，已經有三個月了。這三個月在昆明，我的肚子越來越大，我們在學張鐵生的事蹟……」

「甚麼？」郭大娘大吃一驚。

「她說幾個月來肚子越來越大！」李醫生說。

「不得了呀，我早就叫她不要離開家的，一個小姑娘，怎麼好單身在外省呢？老天爺呀！」郭大娘捶胸頓足。

「把信讀完再說吧！」李醫生不慌不忙地唸下去，「哥哥一人在邊疆，上星期他上吊去了。」

「上吊？天呀！兒子上吊，女兒肚子大……」郭大娘呼天搶地。

李醫生勸郭大娘趕快到昆明去把女兒接回家，他說：「三個月，還來得及，我替她打胎。」

郭大娘忍住悲痛，趕到昆明。女兒玲玲到火車站歡迎媽媽，蹦蹦跳跳，楚腰纖細，肚子絲毫不大。媽媽問：「你說肚子越來越大？哥哥呢？」

「我？我說膽子越來越大。哥哥到邊疆落戶，表現很好，上級調他到領導機關。」

原來她寫信時寫了錯別字。「胆子」寫成「肚子」、「上調」寫成「上吊」。

不幫敵人

江西省一列火車上，一位老大娘氣喘吁吁，要求列車服務員給一杯開水吃藥。服務員說：「你自己去餐車要開水。」

「同志，幫幫忙吧。我老了，火車又開得快，行走不便。」老大娘央求服務員。

「豈有此理。不勞動者不得食，你自己不去倒開水，活該你渴死！」服務員大聲地說。

「同志，」老大娘又說：「我有病啊，請幫一幫忙吧。」

「幫你的忙？這容易，」服務員說，「但是，如果我幫錯了，我是會被批鬥的。」

「你這太過份了，連老太婆也不肯幫，你還算甚麼服務員。」一個乘客打抱不平，「你應該學雷鋒。」

「學雷鋒？」服務員冷笑道，「雷鋒在大風雪天幫助一個貧農老大娘，這是他的階級友愛。我也學雷鋒，但這個老大娘是不是貧農呢？萬一她是地主婆呢？我幫她就是幫助階級敵人呀，這個罪名我可承擔不起。」

「我是貧農呀！」老大娘說。

「我不能輕易相信你的話，以後你要乘火車，先開張公社證明書：寫明你是貧農，這樣，我就可以給你斟開水。」

（江西人說：鄧小平當時也在火車上，聽到以上的對話。他感嘆道：「雷鋒叔叔不見了。」後來，這句話被當作「奇談怪論」遭「四人幫」大肆批判。）

中國國獸

陳約翰先生和他的新婚太太都是生長在異國他鄉的華人，對祖國沒甚麼深刻認識。他倆在批鄧運動期間回國觀光，一路上都在談論中國的各種問題，如「中國有幾個省？」「中國最大的河流是長江還是黃河？」「中國的人口到底有多少？」等等。

到了北京，兩人遊天安門廣場、中山公園、頤和園。看到公園內百花盛開，陳太太向丈夫提了個問題：「中國的國花是甚麼？」

陳先生說不清楚。一會說是梅花，一會說是牡丹，或是菊花。見到有些海報畫葵花，他又說：「可能是葵花。」

兩人又到北京動物園去參觀。那裏的動物可多了，熊貓、老虎、獅子、駱駝、大象……。

陳太太又開腔了：「中國的國獸是甚麼？」

陳先生答道：「以前說中國是東方睡獅，大概是獅子吧？」

陳太太不同意，說：「我看是龍吧。」

「不是，根本就沒有龍這種動物。最近有很多熊貓的圖片，可能是熊貓。」陳先生說。

「那是珍貴動物，不是國獸。」陳太太說，「問問其他人吧。」

陳先生問一個北京的「同志」。

那同志說：「我們沒聽說過中國有甚麼國獸，只有外國才興這種提法。」

「那末，如果要你選國獸，你選甚麼？」陳太太問道。

那同志說：「我選貓。因爲在中國有些人很怕貓，不管白貓黑貓，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陳約翰和太太拍手叫好。

「雞」級鬥爭

軍墾農場的「一打三反」運動進行了半年，但卻沒有揪出一個階級敵人。侯連長召集全場知識青年開會，他說：「有人說我們農場沒有階級敵人，眞是這樣嗎？階級鬥爭是天天有，處處有，農場當然也不能例外。昨天晚上，場部隔壁的倉庫有嘰嘰卡卡的響聲，早晨我推開窗一望，窗外雪地上有許多脚印，這說明階級敵人幷沒有睡覺，而在進行破壞搗亂。你們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把階級敵人揪出來，使一打三反運動取得偉大成績。」

會議結束後，知識青年都積極投入階級鬥爭，雖然大雪封山，大家也毫不退縮，一些人到場部後面去看那些脚印，跟踪追擊，翻過一山又一山。

晚上，馬如龍向侯連長滙報：「侯連長我們跟着脚印去追尋階級敵人，最後是到了李家莊貧農李大爺家，他昨天到鎭上看病，連夜趕回家，所以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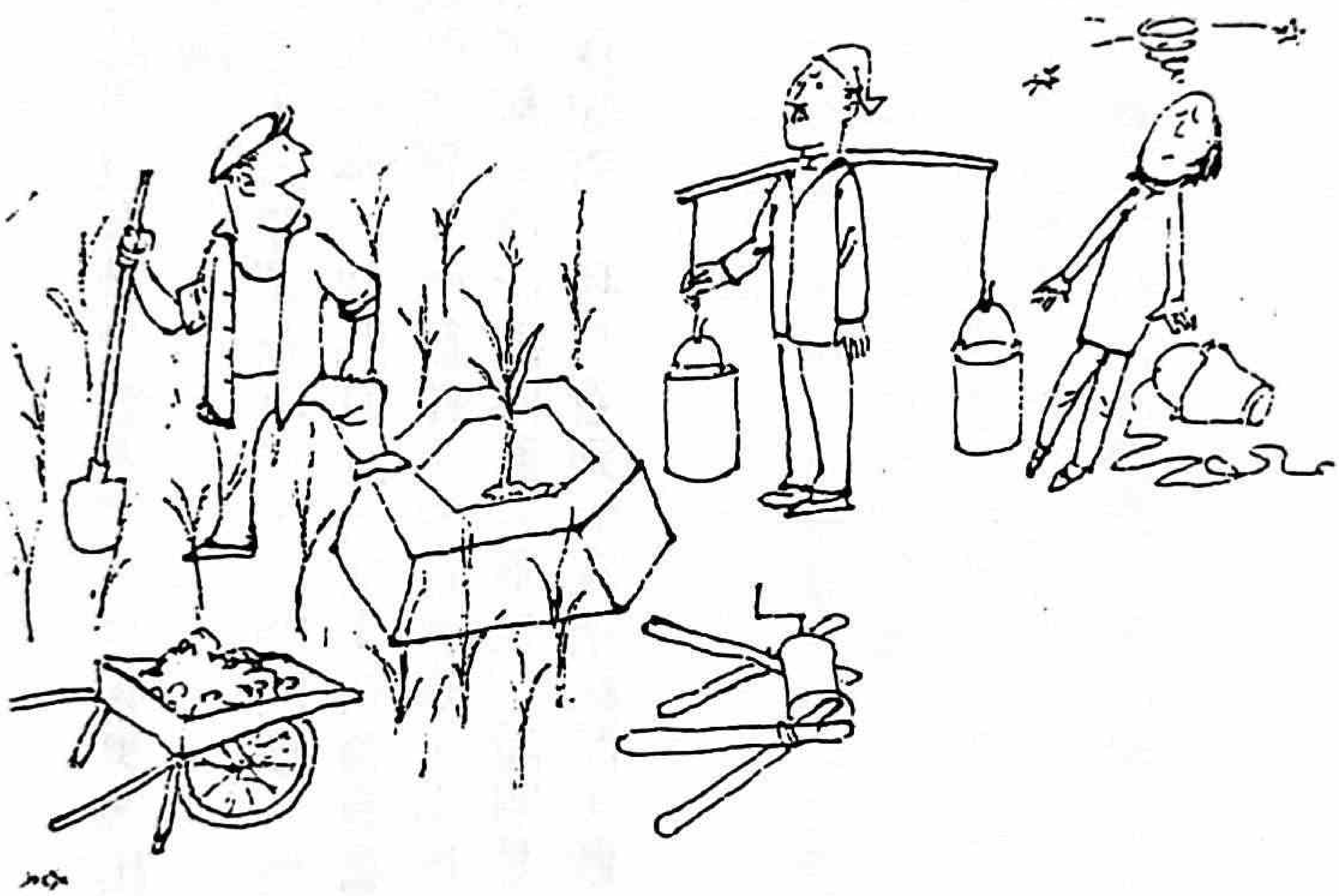
「那麼，你是認為沒有階級敵人了？倉庫裏傳出的聲音又是哪裏來的？」侯連長堅信階級鬥爭理論。

馬如龍也就到倉庫去作調查研究，大門緊鎖，他請會計開了。倉庫裏的糧食原封不動，並沒有被人偷竊，他問會計為何半夜會有響聲。

會計說：「我昨夜買了兩隻雞，放在倉庫，半夜飛上飛下，發出響聲。」

馬如龍又將所了解的情況向侯連長滙報，說明是雞作怪。

侯連長說：「我知道。我是看到大家階級鬥爭觀念差，借此來提醒大家。」



—狠抓革命，水井也能出糧食！

縫縫補補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打上階級的烙印。」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的政治輔導員向學生們做思想政治工作時滔滔不絕：「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家庭成份好的同學，穿着都很樸素，像貧農家庭出身的小玲，一身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一共穿了九年。這種艱苦作風，就是無產階級的作風；這樣的人，就是高尚的人，我們革命者所需要的美、就是這樣的美。反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同學，我不點名，自己心中明白，講究穿着，一個皮箱中就有十幾套奇裝異服，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種人醜得很，服裝醜，靈魂也醜。」

由香港回廣州求學的徐楓知道輔導員含沙射影，說的是自己，就站起來說：「老師，我認爲你的說法不對。」

「哼，有甚麼不對，你指出來吧！」輔導員冷笑。

徐楓不知天高地厚地直言：「第一，小玲今年十五歲，，你說她的衣服穿了九年，這不符合事實，九年前她才六歲，六歲時穿的衣服，現在長大了能穿嗎？第二，你經常說，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生活改善了，就該多買幾身衣服穿；你還經常說市場繁榮，購銷兩旺，如果大家的衣服都穿九年，那麼百貨公司還要服裝門市部來做甚麼？第三，你經常說，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創造世界，但你爲甚麼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推給資產階級，美麗的服裝，芳香的鮮花都是資產階級的，而把一切破破爛爛的東西，縫縫補補的東西都由無產階級包下來？」

輔導員急忙翻閱「馬克思全集」，希望找些導師語錄來批判徐楓的「反動言論」。

北京烤鴨

文化大革命可說「只有批鬥，沒有批評」。孫人傑的命運還算不錯，鞍山鋼鐵廠某車間革命領導小組只對他開了場「批評會」，略微觸及靈魂，不必觸及皮肉。

事情是這樣的：孫人傑是個技術員，工廠領導派他到北京參觀學習。他在北京看到一切都感覺新鮮，特別是中外馳名的北京烤鴨，更使他感興趣。回到鞍山，他把帶回來的兩隻肥大的烤鴨拿出來招待幹部和工人，人人都吃得油嘴滑腸。但是，第二天車間出現了一張大字報，題爲「孫人傑施放糖衣炮彈」，指孫人傑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到北京不是全心全意學習先進經驗，而是講吃講喝，還用北京烤鴨來拉攏腐蝕革命幹部與羣衆。

「批評會」開始，政治學習組長要孫人傑作自我批評。孫人傑說：「我沒有錯，沒甚麼可作自我批評的。」

組長說：「大字報提的對，你是到北京吃喝玩樂。」

「我買了兩隻北京烤鴨，就是資產階級了嗎？」孫人傑不服。

「我們正在提倡吃憶苦飯，你却弄來兩隻烤鴨，這至少說明你沒有艱苦奮鬥的作風，自我批評是應該的。」組長又說。

「我好不容易第一次到北京，我心向紅太陽，熱愛北京的風光名勝，也愛北京烤鴨。我就是在北京大吃烤鴨，還大喝冰淇淋，你們敢把我怎樣？」孫人傑理直氣壯。

「好，不打自招，眞是大吃大喝。」組長撈到稻草。

「我是中國人，難道就不准吃烤鴨？我不是偷，不是搶，是用人民幣買回來的，我請大家吃，只能說明我對大家充滿無產階級的階級友愛。難道要把北京烤鴨全都留給美國總統吃麼？」孫人傑毫不認錯。

保密至上

小歐在保密機關工作。革委會主任在他一開始任職時就作了指示：「找對象、結婚要先通過領導批准，認識一個女朋友，就要立即報告，這是保密的需要。」

小歐很聽指揮。不久，他就向主任報告：「主任，我愛上了百貨公司的售貨員陳麗萍。」

「好，等我們調查了再說。」主任說。

第三天，主任問小歐：「你了解陳麗萍的政治背景嗎？」

「了解，她是個先進服務員。」小歐說。

「她的家庭成份呢？」主任又問。

「貧農，毫無問題。」小歐答道。

「據我們調查，她的父親解放前被抓壯丁，當了一個半月國民黨兵，這段歷史不夠清白。所以，組織上作了決定，不准你再和陳麗萍來往。」主任下令道。

小歐雖然不悅，還是服從了。人在保密機關，身不由己。

不久，他又向主任報告：「主任，我愛上了第九中學教員林娜。」

主任循例進行調查。過兩天，將小歐叫到面前，問道：「你對林娜有甚麼認識？」

小歐如數家珍：「她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共青團員，又是模範教師，是革命知識分子。」

「她是教甚麼課的？」主任又問。

「英語，她是校內最優秀的英語教師。」小歐有些自豪。

「你不能和她來往，」主任嚴肅地說：「她精通英語，如果有朝一日反黨，她就很容易裏通外國。」

揪陸放翁

福建省梨園戲劇團演出傳統劇目「李亞仙」大受歡迎，尤其是演妓女李亞仙的女演員更被視為演技出神入化、無懈可擊。

但是，戲曲革命之風由北京吹來，「李亞仙」自屬被禁之列。

劇團在研究如何移植江青的八個樣板戲之際，出現了大量大字報，指那個女演員「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毛主席說東風壓倒西風，她却惡毒咒罵革命的東風……」

罪名很大，罪狀則是她所唱的一句唱詞——

「鶯聲嚦嚦罵東風」。

此案拖了兩年，工人宣傳隊為了「佔領上層建築鬥批改舞台」，進駐梨園戲劇團，要女演員重新交代罪行，又說可以讓她辯護。

女演員說：「那是唱詞，在古詩詞中很多類似的句子，如李商隱有句『東風無

力百花殘』；而陸放翁更有句『東風惡、歡情薄』……」

「甚麼？東風惡？陸放翁是誰？快交代！」工宣隊長一向是將階級鬥爭的絃繃得很緊的人，聽到這一句，立即驚覺起來。

「陸放翁是一個詩人。」女演員解釋說。

「快叫他來！我們要把他揪上台示衆，批倒批臭！還有，妳和他發生甚麼關係；必須老老實實交代清楚！」

國寶失竊

工人宣傳隊進駐河南歷史博物館有半年了，經過深入細緻的「內查外調」，沒有發現趙館長有甚麼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他是學術權威，四十年代就參加左翼學生運動，不算反動，所以決定解放他。

趙館長隨即積極投身工作，整理博物館珍藏的古代文物。但是，他發現一個古代「仰韶文化」陶器不見了。他清楚記得，那個陶器表面紅色，略帶有彩色花紋，已有五千年歷史，是博物館最為寶貴的珍藏，被視為國寶。

他立即向工宣隊長報告。

「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工宣隊長說，「我們一定展開調查。」

工宣隊長首先懷疑館內一個職員李大偉，此人有港澳關係，不久前去過廣州會親人，近日又收到八千元外滙。很可能是他偷了，托親戚走私到香港拍賣。

隊長將這件事和自己的懷疑報告河南省公安廳。

一個月後，省公安廳有了答覆：沒有發現李大偉走私文物的任何線索，根據調查，此人一向愛國、奉公守法。

工宣隊長又提出一些可疑人物的名單，要求省公安廳調查，三個月後，得到「全無問題」的答覆。

「會不會是趙館長自己偷的呢？」隊長突然這麼想，越想越覺可能。於是，他請趙館長到辦公室交談，希望從談話中發現蛛絲馬迹。

趙館長一進到辦公室，就大喜過望地叫了起來：「這不是國寶麼？」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個國寶在工宣隊長辦公室一直被用作痰盂。

「這不是痰盂麼？」隊長也頗吃驚。

「不，不是痰盂。是眞正的『仰韶文化』彩陶呀！」趙館長說。

工宣隊長回想一下，才記起是自己剛駐博物館時，沒有時間去商店買痰盂，順手從館內陳列櫃內取出這個他認爲最粗糙、最難看的陶器來作痰盂用。

小偷釣魚

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衞科幹事王洪文，在文革中「坐直升機」飛黃騰達，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上，他以前就是個小偷，有一次，他把國棉十七廠的花布偷回家中做成襯衣，穿着上班，被人看穿才乖乖脫下。又有一次，他在半夜三更到馬路旁偷了根粗木頭回家。

工廠安排王洪文到上海崇明島參加勞動，但是，這個王洪文幹些甚麼呢？老工人揭發，他經常用保衞科的小口徑步槍打鳥，用練習手榴彈炸魚，工作時間常躲在房間裏喝酒、下棋、打樸克；有時甚至一連幾小時坐在河邊釣魚。

又有一次，王洪文裝模作樣參加勞動，等到太陽西下收工時，一點人數，缺了王洪文，負責人派人去找，結果發現王洪文鑽在蘆葦草深處捉螃蟹。

這個遊手好閒的「流氓無產者」，進入北京中南海後，還是經常釣魚，他一共有三根釣魚竿，都是進口貨。他釣魚時，有多人侍候，爲他送水，餵藥、擦汗、打

陽傘。周恩來逝世後，他興冲冲外出去釣魚；朱德逝世第二天，他也操起釣魚竿。毛澤東病重時，中共領導人都要輪班守候，輪到王洪文，卻趁值班之機，在中南海釣魚。

毛澤東病危，王洪文更高興，他是江青的「面首」（男妾）之一，既然已當了副主席，正主席一旦與世長辭，自己就可能「轉正」。若是江青要當黨主席，自己也可當個國務院總理。想入非非之時，他一下子拍攝了穿便服、穿軍服的標準相和辦公相一百一十四張，並從二十七張八寸樣片中選定了標準相。

後來，人們談到王洪文釣魚，引用了一句古詩：「只釣當朝君與相，何嘗意在水中魚。」

罵人老婆

江青身爲「黨內第一夫人」（不知可不可稱爲「第一老婆」？）；喜歡向羣衆組織發表戰鬥性很强的講話。幾乎每一次嚴肅的講話中，都要大罵大人物的老婆。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四下北京大學。她說：「王光美（劉少奇夫人）訪問印度尼西亞，我叫她不要戴項鍊，她不聽我的，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講話，一再對紅衞兵說：「爲甚麼對王光美恨不起來？」

☆江青提到朱德夫人康克淸：「康克淸喜歡蘭花，在家裏的花園裏種了許多盆蘭花，相當腐化墮落。」

☆江青對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也有意見，她有一次對「新華社」造反派說：「陶鑄不該把宋慶齡與毛主席站在一起的照片發到國外去。」

☆有一次，江青談到鄧小平問題時，對紅衞兵說：「鄧小平的老婆卓琳，每天塗

脂抹粉，太不像話，她和羅瑞卿的老婆郝治平、彭眞的老婆張潔經常逛百貨大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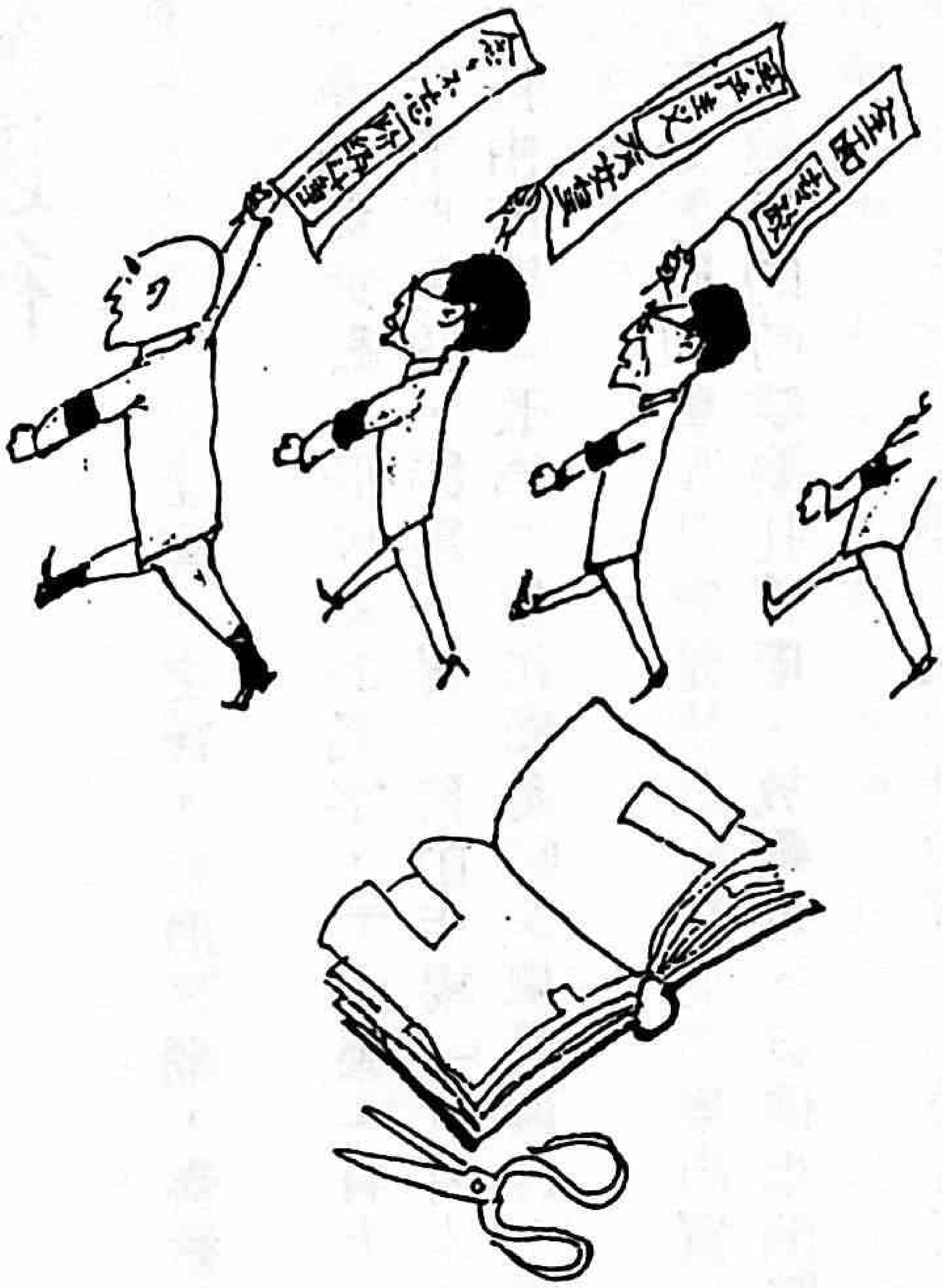
☆江青有次談到浙江省的「奪權」問題時，提到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夫人。她說：「江華的臭婆娘吳仲廉與前夫跟隨張國燾反毛主席，她幾次被國民黨逮捕都被逃脫，可以肯定，她與國民黨有不尋常的關係。」

☆江青向紅衞兵提到前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林乎加（曾任北京市長）時說：「大家要注意，林乎加的老婆（前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長）是一個壞人。」

☆江青接見江西革委會代表團時，提到副省長黃霖，她說：「黃霖的老婆壞透了，臭得很，必須把她列爲三查對象。」

江青罵得性起，最後連毛澤東的老婆也要罵，她罵楊開慧「不是烈士」，罵賀子珍「不要臉」。

各取所需



扛豬遊行

毛遠新到遼寧省當了「太上皇」之後，心血來潮，喜歡花樣翻新，炮製了「哈爾套大集」。

哈爾套是遼寧省彰武縣一個場鎮的名字，「大集」有大市場之意，文革中幹部們對「市場」二字有些忌諱，因爲一提「自由市場」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嫌，官方文件也就把「自由市場」改爲「集市貿易」，只是百姓不懂咬文嚼字，依然稱自由市場。

毛遠新的大集是怎麼回事呢？它是別具一格的「集市貿易」。

毛遠新規定，趕集的時候要扎牌樓、放鞭炮、宣傳車開路，羣衆排列方隊，敲鑼打鼓扭着秧歌進街。

如此這般還不夠，毛遠新又要人民公社領導幹部帶着家人，扛着肥豬遊行，以表示帶頭交售農副產品——走社會主義道路。

還有，青年幹部必須打着旗子走在各生產隊伍的前面，毛遠新說這樣可「造成一種青年勢力」。

此外，他還將甚麼文藝革命、教育革命、歸還欠款等，統統塞進大集。「個個要趕集，人人不空手」。這是比憲法還神聖的規定。有的社員（農民）家裏沒有養豬養雞，不得不另外買肉買菜買蛋來交售，交售的豬肉、雞蛋，又不許直接送到收購站去，要車拉肩挑在街上遊行。

哈爾套不產魚，毛遠新下令從外地調運鮮魚來趕集。已經運入城市的豬肉、蔬菜，也要倒流運到集上來，以便增加興旺景象。

「哈爾套大集」被「遼寧日報」吹爲「共產主義大集」。江青更叫手下去拍攝了彩色電影，在全國放映。

有一次，趕集時間把豬綁在車上遊行，由於天熱，一天就死了四十三頭。有人向毛遠新報告這事，他說：「這一定是階級敵人放毒，快，叫張鐵生作豬屍剖檢，看豬肚裏有沒有砒霜。」

相信外人

政治課的王老師的馬列主義是學到了家，開口「解放全人類」、閉口「世界革命」。

林彪還在台上時，王老師每天都說：「林副主席最紅最紅。」林彪滅亡後，王老師就說：「林彪一向以來都是最壞最壞。」總之，王老師精通「緊跟」、「照辦」的做人哲學，他在課堂上的一言一語都有「人民日報」作根據，始終符合「馬列」。

班上的學生全是出身於「紅五類」，只有一個歸僑學生算是「資產階級子女」，因爲其父是南洋的小老闆。

王老師也喜歡大談「階級路線」，常說「依靠無產階級」、「依靠工農兵」，言語中譏刺那個歸僑學生「出身不好」，甚至有「裏通外國嫌疑」。

一天，王老師又慷慨激昂：「帝國主義四分五裂，修正主義日薄西山，世界革

命形勢大好。我們相信全世界人民是要革命的，是信仰馬列主義的，是要打倒帝修反的。」

那個歸僑學生聽了頗不以爲然，站起來說：「王老師，我請教你，你是相信家裏的人呢還是相信外人？」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王老師不耐煩。

「王老師，你一家大小全都革命透頂，你的鄰居也都革命，但你是首先相信家中的人呢還是相信鄰居？」

「當然先相信家中的人。」王老師答道。

「我是中國人，爲甚麼你不先相信我而相信外國人呢？自己的同胞你都不相信，還談甚麼相信外國人搞世界革命？」

洋奴哲學

陳劍橋博士夫婦二人終於回到了他們日思夜念的祖國。但是，他們並沒有受到祖國親人的熱烈歡迎。原因有三——

第一，陳劍橋是英國倫敦的哲學博士，所學的全是資產階級哲學，不是馬列學說。

第二，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許多機關未上軌道，僑委也已癱瘓。

第三，陳劍橋夫婦不是回去觀光，而是回去定居，已是「甕中之鱉」。

總之，他倆回去很不吃香，不像科學家楊振寧博士、李政道博士那樣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歡迎，兩人最後被安置到雲南省昆明市一間工廠當工人。陳劍橋的「革命浪漫主義」被「革命現實主義」衝得粉碎。但他還是有心報國，希望學有所用。

一天，他去找工廠革委主任說：「主任，我希望當一個反面教員。」

「反面教員？」革委主任大笑，「專政對象才是反面教員，你是愛國歸僑，是統戰對象，怎能當反面教員？」

陳博士並不是開玩笑，他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馬列主義是唯物論，我學的是唯心論哲學，只有批判了我的唯心論，唯物論才能發展。我想寫一些唯心論的書，供大家批判，把我的書作爲反面教材。」

「批判？」主任說，「要不是照顧你剛從外國回來，早就批判了。你可不要寫書，你那些外國學來的東西，是洋奴哲學，現在就已批判着，只是不針對你。」

「那麼，」陳夫人說，「我們在外國長大，精通英語，能不能讓我們教外語呢？」

「我們不要外國學來的。」

陳夫人也生氣了：「馬列主義也是外國學來的，你要不要？」

漏網右派

有一位中年幹部劉大戈，心存僥倖而又心有餘悸地對幾個同志談他在反右鬥爭中的驚險經歷——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開始了。重慶市委組織我們二十個青年幹部進行鳴放，每天早上八時開始，到下午六時結束。鳴放的目的是甚麼？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向中央提意見。鳴放時需要一個記錄員，大家選我作記錄，倒不是因爲我的字體端正或有秘書經驗，只是因爲人人都想暢所欲言，不肯作記錄，我推托不掉，只好承擔。市委書記又指示我要一字一句不漏地記錄下來，記好後還要唸給發言者聽，請他簽名，以示無誤。你們想，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生，都算是知識分子，發起言來總是滔滔不絕，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往往一個人說了一天還沒完。每個人都有一大堆意見，有人說共產黨不夠民主，建議實行兩黨制，輪流坐莊；有人說文藝界教條主義嚴重，使百花不能齊放，有人說把蘇聯當老大哥也是崇洋媚外；還有人說

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工廠學校不該由黨委領導等等。前後二十多天，我作記錄眞是忙得不亦樂乎。有時我眞想發言，放一放，鳴一鳴，但沒有時間留給我。那時，我又正好談戀愛，開會完畢就迫不及待陪女朋友跳交際舞。過了兩個月，那十九個人全被戴上右派帽子，只有我太平無事，因爲我沒發言，書記還說我立場堅定，哈哈，好危險！」

話言未落，劉大戈已被兩個聽他講話的同志揪到台上接受批鬥。

「打倒漏網大右派劉大戈！」口號聲震天價響。

爭奪少女

趙燕深深地愛上了伍登祥。

伍登祥在一九五七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這點，趙燕是知道的。但她對他一往情深，原因是伍登祥對人和藹可親，又有學問，舉止談吐都使趙燕喜歡。這件事漸漸傳開，最後連保衞科科長也知道了。

一天，科長把伍登祥找來，開門見山地下令：「伍登祥，你必須立即寫檢討，交代你最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甚麼？」伍登祥頗爲吃驚，「我自從戴了右派帽子後，一直老老實實接受黨和羣衆的監督，規規矩矩地改造，不敢亂說亂動。」

「哼！」科長又說，「你還想隱瞞嗎？黨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在和黨爭奪青少年，妄想把青少年拖入右派的深淵。」

「沒有，我再也沒有向青少年灌輸右派思想。」伍登祥答道。

「你是想頑抗到底了。」科長提高了嗓門，「你和趙燕是甚麼關係？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哦，」伍登祥鬆了口氣，「我和她是戀愛關係，黨沒有規定我們右派分子不准談戀愛。」

「但是，她是工人階級子女，是革命接班人，你毒害她，要她背叛無產階級。」科長聲色俱厲。

「我愛她。但我沒有拉她下水。我要她除了愛我外，要更熱愛毛主席。」伍登祥申辯道。

趙燕早在保衞科辦事處門外聽到了這些談話，忍不住衝進來說：「科長，是我先愛他的，不是他爭奪我。」

「妳？妳心甘情願投到右派的懷抱？甘心被他拉下水？」科長問她。

「不，他沒有拉我下水，他教我學了許多數理化知識，使我能學好本領建設社會主義。」

人民獸醫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到遼寧省當了大官。一九七三年，他炮製了一個考試交白卷的樣板，把一個考生劉鐵芳的姓名改成張鐵生，封爲「反潮流英雄」。

張鐵生一舉成名天下知。他不久又被毛遠新封爲「人民的獸醫」。華陀無奈小蟲何，張鐵生却可以用鐵腕爲馬治病，「妙手回春」。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張鐵生到處作報告談經驗時吹噓說：「我到一個縣獸醫站開門辦學，碰到一個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搞知識封鎖、技術壟斷很厲害。生產隊有兩匹馬得了結症，那個老大夫主張動手術，我不會動甚麼資產階級手術，但是，我有勞動人民的經驗，治第一匹馬時，我就把上衣脫掉，就用我鐵一般的手腕，用掏結的辦法，從馬的後屁股裏面伸進去，捏碎了結塊，馬的病就基本上治好了。第二匹還是由我掏結，這匹大馬呀噼噼啪啦排了不少屁，正式宣告這次路線鬥爭勝利了。同志們！只要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怕髒不怕臭，我們就無往而不勝，死了張屠

夫，不用吃混毛豬，沒有資產階級權威，我們也可治好馬的病，我們勞動人民的手比資產階級的手術刀絕不遜色。」

張鐵生後來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到日本訪問。東京賽馬會主席龜田一郎向團長提出要求：「聽說你們的張鐵生是有名的獸醫，我們賽馬會想聘請他。」

團長將龜田的話轉告張鐵生。

張鐵生說：「我只醫無產階級的馬，醫中國人民的馬，不醫資產階級的馬，不醫帝國主義的馬。」



「階級鬥爭」圖

不怕離婚

工廠黨委決定在春節給每個工人發十元人民幣的「節日補貼」，使大家更愉快地度過這個民族佳節。

人民幣一發出，人人笑逐顏開。但也有人不高興，王坤就是一個。他寫了張大字報貼到黨委辦公室外牆：「黨委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慷國家之慨。」

這一下，引起了軒然大波。老工人紛紛寫大字報反擊王坤：「黨委關心羣衆生活，要大家過好春節，這才是社會主義；而王坤才是眞正要走資本主義的人，他希望我們工人像舊社會的王小二過年一樣，一年不如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老闆是不顧工人死活，工人過年是過鬼門關。」

兩種意見都被成都市委了解到了。市委的書記們經過認眞討論研究，決定在報上發表社論，支持王坤反潮流。社論特別强調：「眞理往往在少數人手上。王坤同

志只有一個人，却發揚大無畏精神，頂惡風、戰黑浪，是眞正的反潮流英雄。」

工廠黨委只得服從上級，作了檢討。

不久，成都市委又指示「精兵簡政」，下放科室人員到農村。黨委張書記請王坤談話，笑着說：「王坤同志，你是反潮流英雄，是工人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現在，人人都不願下鄉，希望你再一次反潮流，帶頭到農村去。」

王坤無奈，只好打腫臉硬充好漢要去農村。但老婆不願去，提出離婚，她深知農村生活艱苦。

張書記安慰他：「反潮流要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離婚。」

申請出國

郁鋒新婚不久，就想和愛人出國去拜見雙親大人。他倆向工廠領導遞上申請書，要求出國探親。

「你們要出國？」廠長大吃一驚，他從來沒有遇到這種事。（那年頭，有幾人敢申請出國？）

「是，」郁鋒說，「我們想去探親。」

「到哪個國家？」廠長問。

「加拿大。」郁鋒答道。

「郁鋒同志，」廠長語重心長，「加拿大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你在這裏是工人，是革命領導階級；到了加拿大，你父親是資本家，你也就成了革命的對象啊，這是多麼不光彩的事。我的意見還是不去的好。」

郁鋒的愛人口齒伶俐，搶先回答道：「廠長，你放心，我們到了加拿大，一定

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人階級作風，不會被資產階級的父母所腐蝕的。」

「但是，」廠長又說，「你們去投奔父母，是向資產階級投降。而在這裏，你們可以向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你們難道願意被資產階級的父母壓迫和剝削嗎？」

郁鋒的愛人還是若無其事地回答：「如果父母親要壓迫我們、剝削我們，我們就造反、革命。如果他們態度好，我們就實行統戰政策。既團結他們，又同他們的思想進行鬥爭，有統有戰。」

廠長想想有理，又說：「好，你們去吧，但願你們永遠保持工人階級的革命本色。」

郵資不足

劉若詩幾日前投郵的信被退了回來，上面貼了一張武漢市郵電局的小字條：「郵資不足，請補郵票。」

因爲革委會動員她寫信給台灣的親人，她也就服從命令聽指揮寫了。說實在的，她也很想念在台灣的兄弟姐妹，十多年不通訊，如今上級開恩，家書抵萬金。

她貼了一角錢郵票，雖然明知沒有到台灣的飛機，但她也注明「空郵」二字，希望信快些遞到，但却被退了回來，她莫名其妙，於是，到武漢市郵電總局去詢問。

「平郵八分，空郵一角，你們怎麼說郵資不足呢？」劉若詩問。

「平郵兩角二分，空郵五角二分，你難道不知道嗎？」郵政人員很不耐煩。

「同志，」劉若詩倒還冷靜，「這是誰的規定？」

「出國的航空信件就是要五角二分，這是早就規定了的。」

「我這封信不是出國郵件。」劉若詩也有些生氣了。

「你是沒有錢？用國際航空郵簡吧，只要三角五分。」郵政人員冷言冷語。

「同志……」劉若詩又要說下去，但話被打斷了。

「甚麼同志？你是台灣同胞，我可不敢稱你同志。」郵政人員明哲保身。

「台灣是不是中國領土？你把台灣當外國，我也不要你這樣的人當同胞！」

大好機會

「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終於解放了，結合進貴陽市汽車場的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是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組成的。「老」和「中」的幾個幹部在文革初期都被作爲走資派任由造反派批鬥。「青」是青年幹部，就是造反派的頭頭、上竄下跳的曹雲生。

曹雲生本是個汽車司機，每月工資七十多元，生活比較舒適，但他官迷心竅，所以趁文革之機來個造反起家。

革委會成立後，多數幹部合作得還算愉快，就這個曹雲生十分豈有此理，一會譏諷張三是走資派，一會又指責李四犯過錯誤。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氣，想把曹雲生驅逐出革命委員會。可是，整掉曹雲生，就是打擊造反派，也就會招來一個滔天罪名——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迫害新生力量，這個罪名是誰也承擔不起的。

老天不負有心人，一個大好的機會來了。

北京清華大學要招收中國四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革委會的幹部們一致推荐曹雲生去上大學，「爲工人階級爭光」。大家給他戴紅花，開歡送會。

曹雲生飄飄然地去北京佔領上層建築的教育陣地。但是，清華大學只發給他助學金──每個月十八元人民幣，並宣佈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三年後畢業了只領三十八元月薪（文革前大學畢業生的月薪是五十二元）。

曹雲生寫信給貴陽汽車場革委會，要求回去。革委會拒絕，寫信給他：「革命到底！」

小麥韮菜

「知識分子有時是最愚蠢的，有些教授，來到五七幹校大半年了，還分不清小麥和韮菜。」五七幹校軍宣隊的胡連長最看不起臭知識分子，經常冷嘲熱諷。

化學系的講師楊石是青年知識分子，家庭成份是「革命烈士」，腰杆較硬，這回他再也按捺不住，有意和胡連長唱對台戲：「胡連長，我是分不清小麥和韮菜，這對我沒有任何影響，因爲我是學化學的，只要分得清氫氣和氧氣，水和酒精就可以了。而你，有時也是相當愚蠢的，在政治上就蠢得可憐。」

其他教授講師心中暗暗叫好。

「我是連長，是共產黨員，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接受我的再教育，我政治上比你們强得多。」胡連長生氣了。

「你政治上很强？我們分不清小麥和韮菜，這是小事；但你分不清好人和壞人，那才是大事。」楊石講師理直氣壯。

「我一向立場鮮明，和階級敵人勢不兩立。」胡連長拍拍胸膛。

「九月十三號（一九七一年），你還喊忠於林副統帥，半個月後，你就大罵林彪是賣國賊，林彪是小麥還是韮菜！你分得清嗎？」

胡連長啞口無言。他暗暗咬牙，準備報復楊石。

一次，胡連長在大會上說：「批林批孔，大家都熱烈投入這場運動，學習六本馬列著作。但是，我發現化學系的講師楊石不讀這幾本馬列的書，還在讀化學專業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衆人嘩然。因爲那本書是蘇聯斯大林時代的小說，不是關於煉鋼的書。

放眼全球

青年教師都喜歡閱讀小報「參考消息」，因爲只有讀這份報紙才能「放眼全球」。

某日，「參考消息」報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瑞士的人口增長率是百分之零。」意思是人口再沒增加。

「苦啊！資本主義社會眞是水深火熱，苦得來人民連孩子也不敢生。」梁潔是政治課教師，熟讀馬克思巨著「資本論」，雖沒見過資本主義社會，卻可談出一套革命理論。

過了幾日，「參考消息」又報導：「西方國家的青年生活日趨糜爛，仿效原始人到山林中生活，幕天蓆地，有的還全身裸露。」

「我看，這不是生活腐朽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垂死的象徵，」梁潔又借題發揮，「人民已經沒有房子住，沒有衣服穿，饑寒交迫，生活水平已經降到和古代原始

人一樣，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可救藥了。」

又過了幾日，「參考消息」又報導：「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人民每年平均肉類供應從九十三公斤下降到六十四公斤。」

梁潔皺了皺眉頭，又在討論會上搶先發言：「資本主義社會一天天的糜爛下去，不久連肉也吃不到了。」

有個外語教師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回來的，見多識廣；他說：「我們市場繁榮，但我們每人每年只有定量分配到六斤豬肉。」

梁潔說：「阿根廷的肉類都是資本家大飽私囊，他們每人一年吃幾千公斤，百姓食不裹腹，恐怕連肉也吃不上，平均數六十四公斤，主要是資本家吃的。」

節育措施

張春橋當上上海市革委主任，獨攬黨、政、財、文大權之後，他害怕上海人口爆炸，所以狠狐計劃生育工作，且打算把上海變成節育模範城市。他採取了哪些措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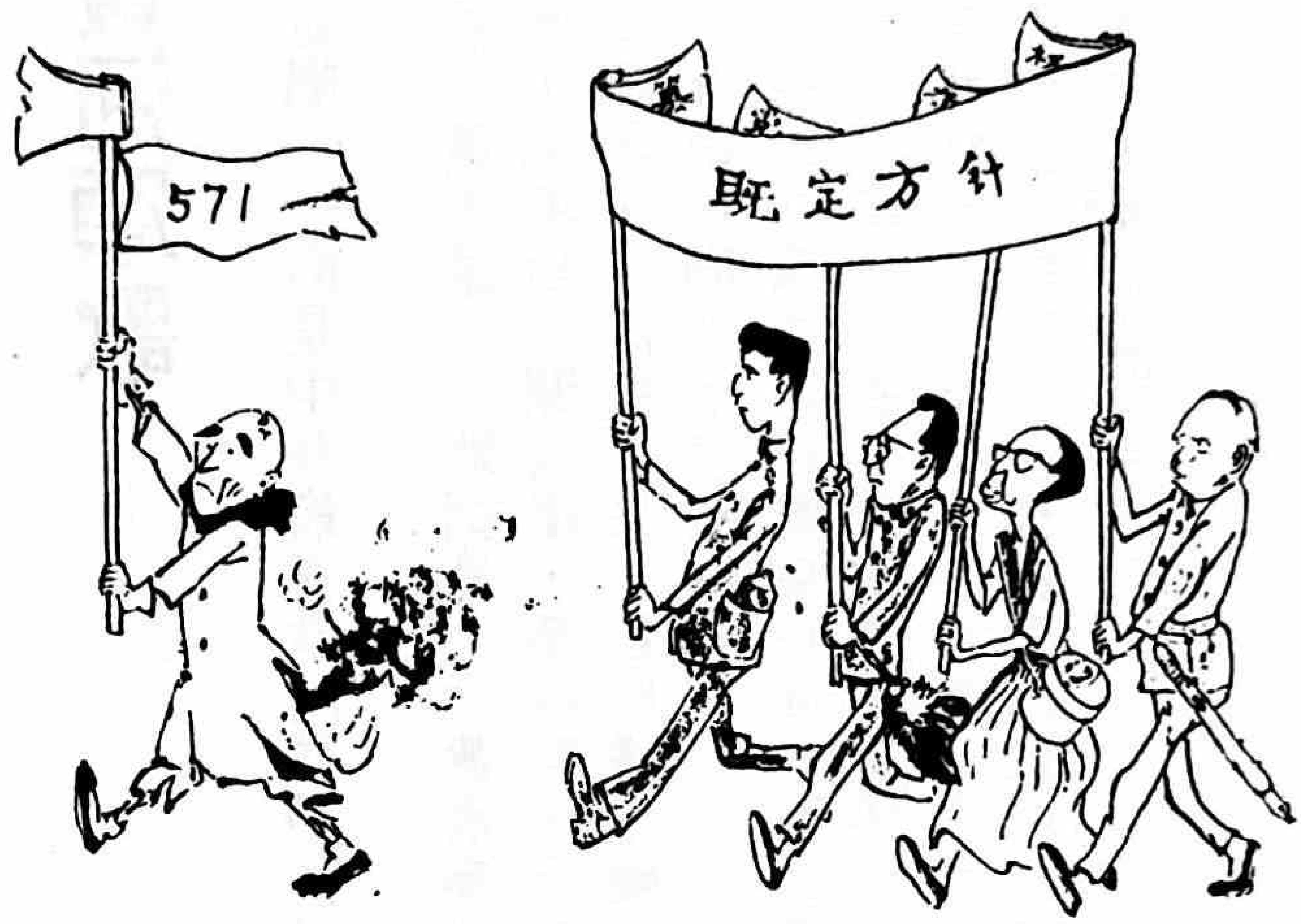
首先，他下令全市機關工廠學校革委會負責人親自掛帥，向每一對夫婦送上一本「毛主席語錄」與一本「避孕手册」。以便大家學習最高指示的同時，學習避孕方法。該「避孕手册」中說明詳盡，圖文幷茂。同時，還送上一大包避孕套。張春橋特別指示：「要交代夫婦們不可將避孕套給孩子吹氣球玩，要節約鬧革命，不可浪費。」

其次，張春橋組織的一批人，敲鑼打鼓地到身懷六甲的婦女家中宣傳節育，孕婦倘不願意早日墮胎，那麼，鑼鼓隊就三天兩日上門來「動員」，曉以「大義」，明之利害，直到大功告成爲止。

另外，張春橋還規定：「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等『階級敵人』，無論戴帽抑或摘帽，只准生一個孩子。」

有人對他說：「羣衆有些意見，他們認爲摘了帽的階級敵人應該和其他市民一樣，可以生兩個。」

「不行，」張春橋說：「提這意見的人是擔心反動派不能傳宗接代。」



高舉，緊跟！

黃河頌歌

「黃河大合唱」一向是中共最喜歡的音樂作品，作曲的是冼星海，作詞的是光未然（張光年）。

其中有一首「黃水謠」，歌詞是：「黃水奔流向東方，河流萬里長。水又急，浪又高，奔騰號叫如虎狼。開河渠，築堤防，河東千里成平壤，麥苗兒肥呀豆花兒香，男女老少喜洋洋。自從鬼子來，百姓遭了殃，姦淫燒殺一片凄凉，父老携幼四處逃亡。離開了爹娘，回不了家鄉。」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示鋼琴家殷承忠將「黃河大合唱」改成鋼琴協奏曲，到處演奏，却從來不提原作者的名字，是何原因呢？

有一次，殷承忠在中央樂團的批判會上發言：「反革命分子可以改造成新人，反動作品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也就成爲革命作品。原來的『黃河大合唱』就是爲國民黨歌功頌德的反動作品……」

聽衆雖然莫名其妙，仍是洗耳恭聽。

殷承忠接着說：「歌詞中提到的河東是甚麼地方？當時是國民黨的統治區，那裏是麥苗肥豆花香嗎？男女老少在國民黨壓迫下能夠喜洋洋嗎？逃亡的百姓不想投奔延安，却盼望回到家鄉、回到國統區。大家想想，這種美化國統區，歌頌國民黨的大合唱會造成甚麼政治效果？那就會使羣衆認爲今日的國統區台灣是個好地方。」

寫錯別字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發表了他在一九二九年秋寫的一首詞「清平樂」：「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洒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眞忙。」

文革期間，王洪文還未乘直升機飛往北京之前，向張春橋滙報「階級鬥爭新動向」。

王洪文說：「我昨天去視察復旦大學，看到一張大字報，革命學生揭發中文系教授朱東潤，說他有反動言論。」

「甚麼反動言論？」張春橋問。

「朱東潤上課時，說毛主席詩詞手稿中將『一枕黃粱再現』的『粱』字寫錯了，寫成姓梁的梁，而不是高粱的粱。」王洪文答道。

「是寫錯了。」張春橋肚皮中畢竟有些墨汁。

「爲甚麼會寫錯呢？」王洪文問。

「只有像毛主席這樣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才寫得出這樣的錯別字來。由此可見，毛主席日日夜夜爲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心，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操心。」張春橋說得頭頭是道。

「我經常寫錯別字，」王洪文說，「我也可當領袖人物？」

「當然可以！」張春橋說。

一年一象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江青的八個樣板戲外，還有四人幫「狗頭軍師」張春橋指揮下拍攝的彩色紀錄片「捕象記」。其解釋詞妙趣橫生——

「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光輝照耀下的上海人民，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攀登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峯。上海市動物園裡的革命派，在以張春橋同志爲首的上海市委的親切關懷下，發出了豪言壯語：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以前，上海動物園只有一頭大象，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贈送的。同志們認爲，我們應該有中國的大象。於是，一個捕象隊組成了。隊員們心向紅太陽，手拿紅寶書，奔赴祖國大西南的西雙版納密林，誓要捕回一頭大象，爲上海人民爭光，爲無產階級爭氣，上海一千萬英雄的人民都在支持他們。

「西雙版納是原始的森林，這裏野獸橫行，毒蟲遍地，但是，上海捕象隊發揚

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那裏安營紮寨。

「象羣出現了，隊員們像是在戰場上面對兇惡的美帝、蘇修一樣、密切注視着。但是，用了很多辦法還逮不住大象。不過，任何困難都難不倒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上海人民。上海的工人、醫生、科學家研究出一種痳醉劑、裝成子彈。

「經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艱苦奮鬥，終於捕獲了一頭大象。這種高速度、高質量的偉大成績，只有經過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上海人民才創造得出來。從此，我們有了中國的大象。」

夫人代筆

中國詩壇泰斗艾青，所寫的詩水準一流，有人建議提名他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但是，他寫「自我檢討」却乏善足陳，甚至寫不出來。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文藝界奉命開展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艾青與丁、陳兩人關係很好，也「劃」到了這個集團裏，被戴上「右派」帽子。

輪到艾青寫檢討時，他不知如何下筆，要說「反黨」，他只反過國民黨，從未反過共產黨，當然交代不出甚麼具體罪行。

「你幫我寫吧，不寫又不行。」艾青要求夫人高瑛。

從此，艾青在任何場合作檢討時，都由高瑛先行代筆。

文革期間，艾青是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接受「思想改造」。造反派開大會批判他，要他作檢討，他也和以前一樣，將高瑛代寫的檢討拿到會上「照本宣科」。

高瑛是以第一人稱寫的，艾青無精打睬地照讀：「一九五七年的一天，陳企霞來我家，我小產了在家裏休息……」

全場嘩然。

不久，這件事被公諸報刊，對艾青請夫人代寫檢討的新罪行進行大揭露大批判。

山東酸醋

毛澤東寫過一首詞，題爲「蝶戀花，答李淑一」。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寫給湖南長沙第十一中學語文教員李淑一的。全首詞如下：「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爲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文革期間，江青有次跑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她見到社長就說：「我聽說你們出的『毛主席詩詞』外文版有很大問題。」

社長誠惶誠恐，說道：「我還沒發現，請江青同志指示。」

「那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是怎麼註解的？」江青喝問。

社長解釋詞中「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楊」是指毛澤東的愛人楊開慧烈士。

「豈有此理！」江青像是喝了十八瓶山東酸醋，大叫，「楊開慧？把我擺在哪

裏？快！馬上把這註解改了。」
「怎麼改呢？」社長不知如何是好。
「改成驕傲的楊樹！」江青下令。
到了一九七二年，北京舉行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江青也去參觀了。她看到牙雕「嫦娥奔月」，又想起毛澤東「寂寞嫦娥舒廣袖」的詞句，想將這件工藝品打成「大毒草」，質問牙雕藝人：「嫦娥爲甚麼要到月亮上去？」隨即又罵道：「嫦娥眞的不是人！」

對牛彈琴

留美學人李博士是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他有「科學報國」的理想，多次遠渡重洋到北京。

到北京後，他喜對人說：「中國科學落後。」

這一回，接待李博士的是一個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此人認爲李博士崇洋媚外，頂了一句：「美國的科學是先進，但它的社會制度落後。」這個工農兵學員還算客氣了，還有一大套革命理論沒有說出來。

李博士聽了也很不是滋味，又說：「社會制度若是先進、科學應該比人家先進才對。」

工農兵學員說：「外國有的，我們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有。我們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李博士冷笑，問道：「中國有幾個科學家？」

「華羅庚、錢學森、周培源、錢偉長……」工農兵學員把他所知道的科學家的名字唸了一篇，不到十個。（倘再加上他不知道的，可能只有二十個左右。）

「你是不是科學家？你已經有二十五歲了吧？」李博士問。

「我二十六歲了，我不是科學家。我們的遠大理想是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不爲名，不爲利，到農村去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工農兵學員豪情壯志僅此而已。

「我二十歲就當博士，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至少有百個。」李博士說。

「我們的目的是解決爲甚麼人服務的問題，這是毛主席的敎導。」工農兵學員說，言外之意是李博士爲帝國主義服務。

「但是，」李博士說，「毛主席經常接見的是我，而不是你。」

友誼商店

黃志强是香港留美學者，入了美國籍，他和女留學生胡小姐相戀多年，情深意篤，決定旅行結婚。

到何處旅行呢？胡小姐提議先回香港探親，再遊澳門；黃志强則主張除港澳外，再到大陸遊山玩水。

到了大陸，兩人從廣州到北京，又到瀋陽、哈爾濱、青島，再繞到杭州。杭州的景色可眞迷人，山色空濛雨亦奇，西湖直如俏西施。

「多美呀！我們多照些相留念吧。」胡小姐說。

「可惜彩色菲林用完了，黑白照片不夠傳神。」黃志强說。

「試問人家能不能買到？」胡小姐說。

黃志强問了幾個人，得到的回答是上海的友誼商店才有賣。

兩人爲了不失機會在杭州照相，急忙趕到上海去買彩色菲林。

友誼商店的守門人把他們擋在大門外。黃志強說明來意，但守門人不讓他們進去。並說：「友誼商店只爲外賓服務。」

胡小姐說：「我們就是外賓。」

「你們是中國人呀！」守門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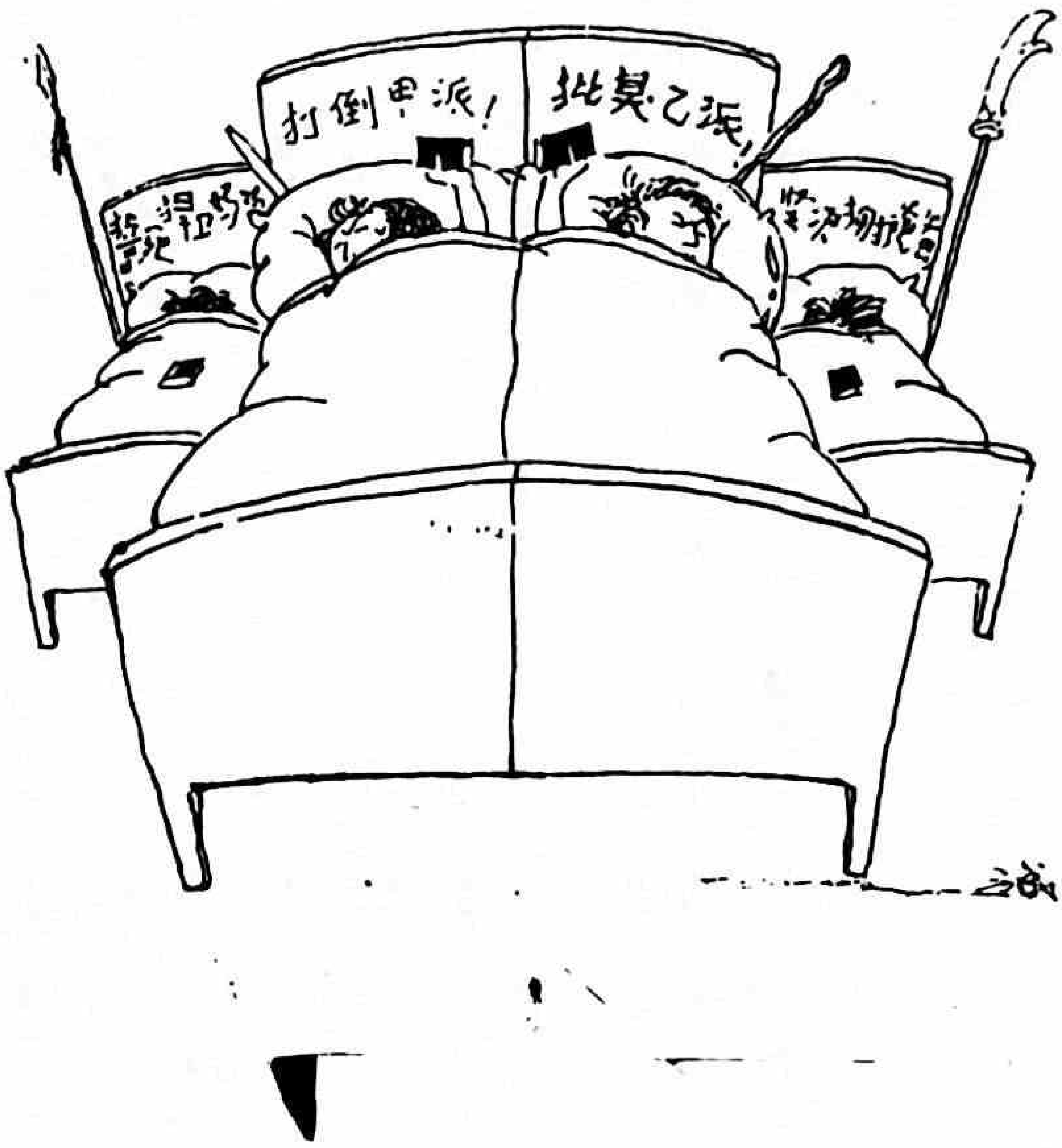
「我們入了美國籍。」黃志強拿出美國護照。

「你們崇洋媚外，可惜你們的皮膚還是黃色。」守門人譏刺道。

「我們只是爲了買彩色菲林。」黃志強並不生氣。

「不是眞正的外國人，不准進去。」守門人說。

胡小姐生氣了，她說：「友誼商店對面就是黃埔公園，以前有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准進！』你們最好在友誼商店重新掛上那塊牌子！」



家庭

（十年回憶之五）

孔子魯國

批判孔子。但是，上海徐滙中學的學生們誰都不知道孔子是誰？也難怪，每個學生入學後學的第一篇課文是「毛主席萬歲！」第一百課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拿歷史課本說，也只有「家史」、「連史」、「廠史」，沒有國史，連黨史也因爲沒有人編寫出來而未有學過。

學習組長唸了一遍中央文件——內容是說孔子如何罪大惡極。他說：「我們要深入批判孔子，不准孔子篡黨奪權。」

「孔子是誰呀？」小堅終於忍耐不住，提出問題。

組長說：「中央文件上點名批判的，一定是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打倒最大的走資派孔子！」副組長領呼口號。

隨後，同學們交頭接耳。

小堅問小龍：「那麼孔丘是誰呢？」

「孔丘是孔子的父親。」小龍答道。

「孔夫子呢？」小堅又問。

「孔子的妻子。」小龍對答如流。

「孔老二又是誰呢？」小堅追根究底。

「這都不懂嗎？孔老二就是孔子的第二個兒子嘛，南方人叫阿二，北方人叫老二。」小龍頗爲聰明。

「魯國是哪個國家呀？」小堅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龍不懂，叫小堅問組長。

組長大聲地說：「魯國？這是比喻，意思是說孔子搞赫魯曉夫式的獨立王國。」

百分作文

批孔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期間，劉濟昆曾經到貴陽市第七中學代課，教學生作文。

這個劉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批『克己復禮』」。

全班四十多人，人人揮筆疾書，不到一節課，全都寫完了。

這個劉老師，以前讀書作文曾有九十八分的輝煌紀錄，想想應該「靑出於藍更勝於藍。」於是，給了二十多個學生一百分，其餘二十個學生均有八十多分。

學生皆大歡喜，認爲這個劉老師最熱心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但是，校長蔡學勤召見劉濟昆。她說：「劉老師呀，全世界的學生，作文一百分的恐怕從來沒有過，而你不僅給一百分，還給二十多個學生都一百分呀，這樣做不大好吧！」

「蔡校長，我出的作文題目與『人民日報』社論題目一樣，全部學生都照抄黨

報社論，抄得毫無錯字的我都給一百分，抄了些錯字的八十多分，最低分的那個只抄錯兩個錯字，將『環境』抄了四格，變成『王不土竟』，這是小錯，也有八十分。」劉濟昆解釋道。

「學生都是抄，怎麼可以給那麼高分？」蔡校長說。

「蔡校長，毛主席教導我們：『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姚文元同志寫的黨報社論，政治標準當然第一，第一就應該一百分，學生照抄，也算達到最高政治標準……」

玻璃蝸牛

一九七三年，北京國務院第四機械工業部計劃從國外引進彩色顯象管生產技術，得到高層——包括江青一夥的批准。

於是，四機部派代表團到美國考察，美國資本家渴望做成這筆生意，贈給代表團成員每人一件玻璃製的蝸牛禮品作爲紀念。

第二年，四機部有個小設計師許文彬，不務正業，却寫檢舉信；信不是交法庭，而是寄給江青。信上說，赴美考察團接受美國國家康寧公司賄賂——每人一隻玻璃蝸牛。

一個初春早晨，江青突然乘汽車到四機部找許文彬，要他再具體談一下這件事。許文彬見皇后娘娘駕到，又是彎腰，又是點頭。

江青說：「四機部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他們送蝸牛，是包藏禍心，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像蝸牛一樣爬行。哪個蝸牛在哪裏？拿來給我看，中央要它做

展覽！」

江靑隨後又指示四機部將玻璃蝸牛退到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當時的處長就是現在的美國總統布殊。

離開四機部時，江靑還不停地說：「蝸牛，哼，包藏禍心呀！」

天下床上

林彪的狗崽子林立果的名字據說大有來頭，是林彪和其老婆葉羣崇拜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果夫而取的。

林立果是個小法西斯，這類人最喜歡搞小特務活動的，他也是一樣，到處安竊聽器。

他竊聽到什麼呢？有次錄音帶放出了兩個人的談話，一個是解放軍總參謀長、大老粗黃永勝，另一個就是林立果的母親葉羣。以下就是兩人對話紀錄——

葉羣：黃老總，你可眞是男子漢大丈夫呀！

黃永勝：嘿嘿，還算老當益壯。

葉羣：只希望你經常來，人生如夢，再老些就享受不到了。

黃永勝：哪有那麼多時間呀，要是到妳那裏碰上林副統帥，是腦袋搬家的事呀。

葉羣：你要來的話，先給我掛個電話，我好打發他走。

黃永勝：林副統帥自己不行嗎？他也不算老呀！

葉羣：他嗎？是個鴉片鬼，回到家裏吞雲吐霧，叫他革命他幹勁衝天，一到床上他就有氣無力了。

黃永勝：給他吃點補品吧。

葉羣：吃了不少了，什麼三鞭、四鞭，他都吃過，可就是不濟事。就算他行，但那身排骨可不好受，像你這種彪形大漢才能帶給我最大最大的快樂。

黃永勝：這種事，夜長夢多，紙是包不住火，萬一林副統帥知道了可就不快樂了。

葉羣：沒關係，他政變成功了，你再把他幹掉，到那時，天下和床上都是你我的了。

批判禽獸

一九七三年，北京國務院外貿部出了一本作爲出口畫廣告的「中國畫册」譯本，目的是爲了賺取外滙。

不知是哪一個好事者將這畫册送了本給姚文元。

姚文元還沒看完，就說：「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的畫册。」

文化部的于會泳一聽，立即意識到又會有一場大批判。他急忙派人以借來研究爲名，從北京飯店小國際俱樂部誆騙來三百幅佈置賓館的畫，又從社會上搜羅了油畫，搞了個黑畫展覽。

其中有一幅陳大羽的「迎春圖」：一叢迎春花前有隻公雞，正精神抖擻地引頸高鳴。

姚文元說：「你看，這幅畫描繪的公雞，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這哪裏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欣欣向榮

的景象的極端仇視。」

于會泳也說：「在這隻公雞身上，寄託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姚文元又說：「這只能證明 畫家與這隻公雞之間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

又有一幅「貓頭鷹」是畫家黃永玉的作品。

姚文元也獨具慧眼，看出了問題：「這隻貓頭鷹，隻眼開隻眼閉，隱含着面對現實，不忍目睹的反動寓意。」

于會泳說：「黃胄這幅『任重而道遠』有沒有問題？」黃胄畫的是兩匹毛驢。「怎麼沒有問題呢？」姚文元說：「這兩匹毛驢不是隱含着瞻望前途，不是出路的意思麼？黃胄刻骨仇恨我們的黨呀！」

又有一幅「三虎圖」。

姚文元說：「以草爲林，三虎爲彪，這不是爲林彪招魂揚幡麼？」

于會泳請示道：「我們要怎麼批判呢？」

就批判這些禽獸，暫時不點畫家的名。」姚文元指示。

熱線電話

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一九八九年五月戈爾巴喬夫飛到北京拜見鄧小平後才眞正實現的。

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有過一次小小的正常化機會，但却被小小的電話接線生破壞了。

那是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黑龍江省珍寶島發生衝突之後，莫斯科領導人也擔心事態擴大，他們決定打電話到北京。

那時候，北京中南海和克里姆林宮之間有熱線聯繫。據說，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澤東通話。

「你是誰呀？」北京的電話接線生問。

「我是勃列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我有事要和他商量。」

「甚麼，你是修正主義頭子！你是甚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

這接線生將電話掛斷了。事後，他爲自己在國際階級鬥爭中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而感到自豪，就向一位負責人滙報這件事。

那負責人批評他：「你也沒有經過領導，怎麼幹這種事！」

採訪粱效

一九七四年，「光明日報」某資深記者剛從「五七幹校」回到報社不久，奉命去採訪當時紅極一時的理論權威「粱效」。

粱效者，「兩校」也！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革命大批判小組的化名。小組成員們熟讀馬列經典，滿嘴革命語言。因爲個個數典忘祖，或是不敢透露眞名實姓，所以，接受記者訪問的成員也自稱姓粱名效。

記者抖擻精神，問道：「請問，你原籍是甚麼地方？」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粱效侃侃而談。

記者不得要領，只好再問：「你現在生活還好吧？」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粱效發出豪言壯語。

記者瞠然，不甘心，又問：「你家有幾兄弟？」

「全世界受苦人都是我的階級兄弟。」

「你的家庭出身呢」記者又問。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梁效答道。

「哇！原來你有那麼多父親呀！」記者頗爲驚奇。



談心

（十年回憶之六）

秦皇功績

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筆者在四川廣元縣虎跳山的四川大學五七幹校與教授講師們一起勞動學習。以下是政治學習討論會片斷回憶——

(一)誰創造歷史

甲(組長)：毛主席領導我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們要了解歷史，就要記住這條語錄。

乙：秦代的歷史是誰創造的？是秦始皇還是陳勝、吳廣？

丙：當然是陳勝、吳廣，他們是農民起義領袖，代表人民。

丁：應該是秦始皇，他統一中國，又採取了焚書坑儒的革命行動，他創造了歷史。

丙：那不成了「英雄創造歷史」嗎？毛主席提倡唱「國際歌」，他老人家說是「奴隸創造歷史」。

丁：毛主席也說應該肯定秦始皇，他有豐功偉績。
乙：我看，秦始皇和陳勝、吳廣一起創造了秦代歷史。
丙：那和林彪鼓吹的「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有何區別？
甲：依我看，秦始皇雖是封建皇帝，他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他原來的家庭出身一定是奴隸，不是大地主大貴族。
丙：但是他建阿房宮呢？
乙：只能這麼解釋，秦始皇後來蛻化變質，變成走資派了。
甲：不能這麼說，秦始皇始終革命的，他建阿房宮，是人民爲他建的，說明人民熱愛他。
乙：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時，人民也紛紛響應。
甲、陳勝、吳廣也很可能是反動派，和林彪一祥，應該考証一番。
乙：怎麼能這樣說呢？毛主席也肯定陳勝、吳廣的。
丙：不要再說下去了，反正大家懂得引用語錄就可以了。

(二)一比四百六十

甲：我們今天主要是討論批孔問題，認清孔夫子的醜惡咀臉，他滿口仁義道德，卻誅殺了法家代表人物少正卯。這點，中山大學楊榮國教授考證得清清楚楚。

乙：組長，我有問題不明白，想提出來討論。

甲：你談吧，弄清思想，提高認識，有問題就攤開。

乙：孔子誅少正卯，只殺了一個人，罪大惡極，過了兩千年還遭到我們批判；而秦始皇焚書坑儒坑了四百六十個儒生，卻是豐功偉績。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釋？

丙：簡單得很，非正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莫說四百六十個，四萬六千個甚至四十六萬也可殺；正義的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也不能殺。

甲：對，孔子殺了少正卯，他就是反革命殺人犯，按今天的政策，他應該判處死刑；而秦始皇殺的人全是反革命，秦始皇就是革命英雄。

乙：我們今天有時也會冤枉好人，難道秦始皇殺的人沒有一個殺錯的嗎？

丙：就是殺錯！也不要緊。主流是正確的。

春光乍洩

普天下的女人都喜歡裙子，江青也不例外。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命令天津繡花廠爲她設計製作一件「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這種裙子，兼有唐、宋、元女裝特點，裙子的下擺一寸一褶，褶褶繡有梅花。江青對該廠負責人說：「只許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

到了夏季，江青又忽發奇想，要爲中國婦女設計「國服」。她親自出馬，組織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服裝設計師看舊戲、翻六書、集體研究，江青定案。最後，集唐、宋、元、明各朝貴夫人、小姐服式之大成，設計了一種「開襟領連衫裙」。

江青帶頭在各種場合穿這種「國服」，並下令演員和出國代表團成員都必須穿這種裙子。同時，向全國各省市推廣。

但是，一向穿得密密實實的新中國婦女，穿了這種「國服」並不喜歡，男人更

是看不順眼。於是，一首順口溜迅速流傳——

「上半截兒像男，下半截兒像女；後面看看是尼姑，前面看看是和尚；短不短，長不長，大娘穿了成閨女，閨女穿了變大娘。」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生產隊一向緊跟毛主席、緊跟江青同志，隊長陳永貴下令女農民全都穿上江青設計的「國服」。

可憐那些女農民，每年每人只分配得十五尺棉布，全用來做了這種「開襟領連衫裙」。

更可怕的是，女農民到田裏勞動，一旦蹲下，春光乍洩矣！

裏通外國

一九七五年，「鄧記謠言公司」開張營業，生意興旺，拍賣的商店就是「親愛的江青同志」。

筆者也曾充當該公司的推銷員。

有一回，我對一個貧農說：「江青裏通外國。」

「裏通外國？」貧農很是驚奇，「江青同志五十多歲了吧？」

「大概五十剛剛出頭。」我回答道。

「中國的男人可不少，她怎麼不找，却去找外國鬼子呢？」貧農表示不可理解。

「她是裏通一個美國歷史學教授。」我解釋道。

「實在荒唐，找個年輕人還情有可原，偏偏找個老教授。」

「她要那個美國教授爲她寫傳記。」我進一步解釋。

「和外國人私通還要寫傳記？那不是不打自招嗎？照法律條款，那是通姦犯呢！我看，起碼得判十年徒刑。」貧農一本正經地說。

「她是出賣機密。」我說。

「出賣肉體的人總是出賣機密。他們私通時，是誰發現的呢？」他問道。

「鄧小平。」我答道。

「鄧小平那麼矮小，也能夠捉姦？」他又感詫異，「他報告毛主席沒有？」

「他向毛主席說了。毛主席立即和江青分居離婚。」我說。

「要是我，早用根打狗棍把她打成肉泥了，分居後她不是更方便裏通其他男人嗎？」貧農又說。

評論「水滸」

批林批孔批周公，已經弄得山西省　陽縣大寨生產隊的農民們手忙脚亂，現在又來了最新最高指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素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讓人招安了。」令人民更是如墮五里霧之中，不知如何評『水滸』。

『水滸』的故事大家聽過一些，如「景陽崗武松打虎」，「魯提轄三拳打死鎮關西」等。但現在卻找不到『水滸』，所有古典書籍早在「破四舊」時期燒掉了。

大家茫然之際，當上政治局委員的前生產隊長陳永貴從北京回來了，並帶回一本『水滸』。

陳永貴的幼子，陳明珠帶頭評『水滸』。他翻開這本小說，看到一首詩，就唸給大家聽——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裏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大家聽了這一首詩，發現什麼問題嗎？」陳明珠問道。

農民們紛紛搖頭，莫明其妙。

陳明珠接着說：「這首詩惡毒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惡毒攻擊人民公社，赤日炎炎似火燒，這是誣蔑紅太陽的；大家應該記得，反革命修正主義修正分子陶鑄就攻擊太陽有黑點，太陽酷熱，這句詩和陶鑄一唱一和。還有，野田禾稻半枯焦，這是攻擊一九五八年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醜化社會主義農村……」

反杜林論

批林抵孔運動期間，毛澤東指示幹部羣衆研讀六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其中一本是恩格斯寫的「反杜林論」。

杜林是德國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一向和馬克思、恩格斯唱對台戲，在哲學上是調和派，將機械唯物論和唯心論共冶一爐；而在經濟學方面又攻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恩格斯爲了發揚光大馬克思主義，就寫了「反杜林論」一書來駁斥杜林的謬論。

四川省成都市省立圖書館的幹部羣衆研讀「反杜林論」之後，循例要進行討論。當時，主持學習討論的是一個極左派人物，他是省革委派到圖書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

這個幹部對恩格斯的著作根本看不懂，但他仍然認眞聽大家發言。有人說：「杜林胡說人的政治思想是天上掉下來的……」

有人說：「杜林胡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

這位幹部以爲「杜林胡」是個中國人的名字，在總結發言時，他說：「杜林胡這小子一貫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把他批倒批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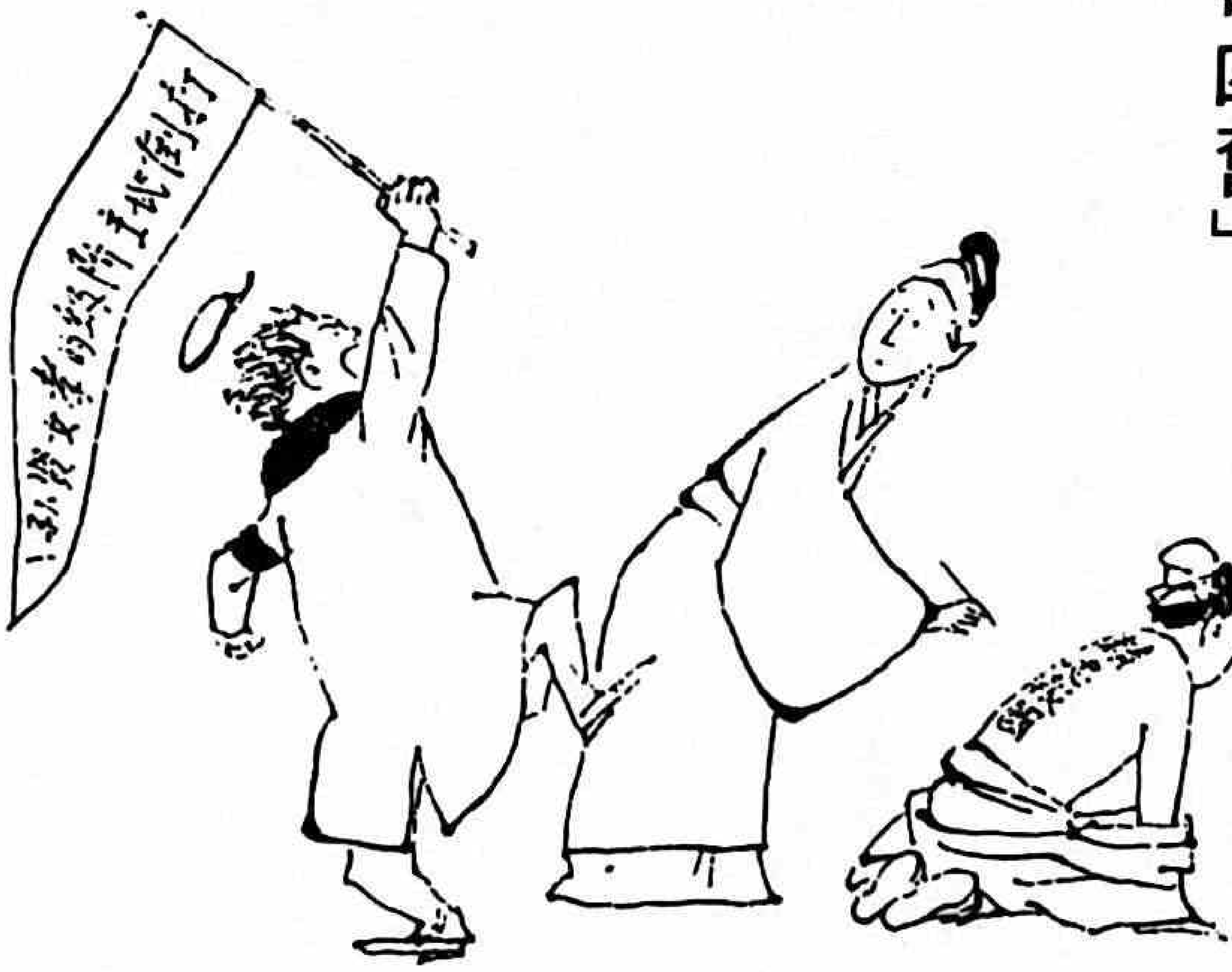
另有一次，她又把清代李汝珍的小說「鏡花緣」讀爲「鏡花錄」。

據傳，四川大學一位教授爲此事寫了一副對聯——

一代奇書鏡花錄

千秋名士杜林胡

造反派的「破四舊」



鬥志高昂

廖志高原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文革轟轟烈烈開展，首當其衝。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六日在成都市錦江會堂遭四川大學紅衛兵批鬥，被指爲「劉鄧黑線人物」。從此，成都市凡有大型批鬥會，廖志高都被掛黑牌，戴高帽，被小將們拳打脚踢，有時白天由紅衛兵批鬥，晚上由「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批鬥，使他筋疲力盡，心驚胆戰。

後來，毛主席指示要解放一批幹部，廖志高被當作「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獲得解放。但是四川省革委會不肯結合他，使他在天府之國「英雄無用武之地」。中央也就將他調到福建省去。

到了福建，廖志高希望先了解情況，免得被人指爲「下車伊始，發號施令」。他首先到「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長泰縣紅星人民公社視察。在紅星公社廖志高一下車就看到山上石塊砌成的大標語：「改天換地鬥志高」。

「怎麼？我剛到福建就要鬥我？」他問長泰縣革委主任。

這個縣革委主任原是造反派出身，當了官後，對上級幹部阿諛奉承，希望保住烏紗帽，所以對廖志高也畢恭畢敬。於是他喝問生產隊長：「你們為什麼反對毛主席解放幹部的指示？」

「沒有呀？我們怎會反對呢？」生產隊長誠惶誠恐。

「廖志高同志獲得解放調來我們福建繼續幹革命的，你們卻搞了個特大標語。氣勢洶洶要『改天換地鬥志高』！你們是和毛主席唱反調。」縣革委主任上綱上線。

「主任」生產隊長說，「我們响應偉大領袖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鬥志高昂，要改天換地呀！」

她頂不住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六日，江青跑到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去對農民說：「你們都知道劉鄧黑司令部吧？劉少奇早就完蛋，但鄧小平却還十分猖狂，他是鄧記謠言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他造毛主席的謠，造我的謠，造革命同志的謠……」

一個老大娘聽得不明白，對着所抱的小孩說：「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你好寶寶，管他鄧小平搖不搖。」

江青隨後又大談「母系社會」；她說：「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女的當家，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是女同志。女人也能當皇帝，男的要讓位，女的來管理，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在生產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過去我們說，婦女要頂半邊天。我看，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女人要頂的是大半邊天。」

那個老大娘這回聽得比較明白了，大聲說道：「江青同志，我頂不住呀！」

江青問小靳莊生產大隊書記：「她說甚麼？她頂不住半邊天？」

書記是個老好人，他回答道：「老大娘有糖尿病，尿急了，頂不住。」

江青接着又對大家說：「你們知道我這次來是幹甚麼來了，我是和鄧小平鬥來了，鄧小平是反我的，他迫害得我好苦呀！」

老大娘這回聽得明明白白，她說：「江青同志，鄧小平不在小靳莊呀，他還在北京吧，你爲甚麼不在北京鬥他呢？」

貴賓批鄧

美國總統尼克遜因水門事件下台，在美國不得人心。中國外交部請他到北京作第二次訪問，當時，由外交部長喬冠華陪他參觀遊覽。

「你第二次訪問北京，一定十分愉快吧？」喬冠華問道。

「謝謝！在美國，人們說我是竊聽犯，我在法庭接受審訊。到了這裡，你們對我的尊重使我十分感動，沒齒不忘。」尼克遜說。

「我國形勢大好，正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喬冠華開始對尼克遜作政治宣傳。

「什麼？反擊右傾翻案風？」尼克遜大吃一驚，「又要打擊我？你們說過我尼克遜已經被越南打得焦頭爛額了我已經不想當右派了，請手下留情。」

「那麼，你想當左派嗎？」喬冠華問很是得意。

尼克遜點點頭。於是由喬冠華帶路，尼克遜到清華大學參觀批判「中國第二大大走資派」鄧小平的大字報，他一邊看一邊皺眉頭。

「你對這樣多大字報有什麼感想？」喬冠華又問。

「我看不懂呀，那些方塊漢字比西方抽象派的繪畫還難懂呀！」尼克遜說。

喬冠華以流利的英語轉述大字報的內容——鄧小平十大罪狀。並表示希望尼克遜參加批鄧。

尼克遜說：「我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走資派，由我來批判鄧小平，他知道了會笑掉大牙的。」

出賣資源

北京食品廠開批鄧大會，廠革委會主任慷慨激昂地說：「我們要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主張出口石油，出口工礦產品，這是出賣國家資源，把世界石油危機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一個批鄧運動的積極份子發言：「我看，鄧小平就是李鴻章，就是汪精衞……是最大的走資派，最大的賣國賊。李鴻章等割地賠款是被迫的，而鄧小平是主動送上去的，把地底下的資源都出賣了。」

散會後，革委主任安排廠工人「抓革命，促生產」。叫大家拿出實際行動反擊右傾翻案風。

於是全廠突擊生產中秋月餅，什麼「雙黃蓮蓉」「五仁金腿」都有，花樣繁多。

工人們議論紛紛。

有的說：「這下可好了，打倒了鄧小平，今年的中秋節，北京市民有月餅吃了。」

有的說：「我家小孩生下來還沒吃過月餅呢，我可買一塊最貴的給他嚐嚐。」

可是，革委主任卻下令大家裝箱，還在箱上寫上些英文字。

老工人曹大爺心涼了半截，他知道這一年又無月餅供應，除非「出口較內銷」。於是，他問主任：「這些餅要運到哪裡？」

「運到東南亞和日本，這是外貿任務。」主任說。

「這算不算國家資源？怎麼也出賣呢？」曹大爺問。

「不算，地下蘊藏的才是國家資源。」主任答道。



給「法家同志」拍照

江青制怒

從小兒男盜女娼鬼混在上海的江青到文革末期，卻要附庸風雅，以文物古董專家自居還自稱「半個紅學家」。

據一九七七年一月的北京「文物」月刊揭發：在最近幾年裡，江青親自派人到北京文物管理處進行掠奪達九十四次，劫走金錶、王器、硯台、圖章、筆墨、書畫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種圖書（包括極端黃色的舊小說）四千六百多册。這些文物中有不少是價値極高的珍品和精品。

嘿！原來「第一夫」也是盜賊！

江青拿走那麼可觀數量的文物和工藝品，給了錢沒有呢？她還是付了錢的。下面是她現自寫的賬單——

乾隆自用琺瑯彩盒錶一塊，付款七元。

翡翠荷葉青蛙洗一件，付款一角。

乾隆自用三羊玉一件，付款一角。

明代吳天章所造墨一錠，付款二分。

象牙杆狼毫筆一枝，付款一分。

但是，據「文物」月刋統計「江青刼走的全部文物，粗粗估價，約值十三萬一千二百元人民幣，江青付出的全部款項是二十元六角四分，相當於原價的六百五十分之一。也就是說，他掠奪貪汚了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元。」

在江青明搶暗偸的一千多件文物中，有三方圖章。

一九七四年，江青命令文物工作者在一方的壽山石上刻上「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石上刻上「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在一方田黃石上刻上「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十四字。

「制怒」，就是克制怒氣。江青此人，文革十年，天天雷霆大發，時時潑婦罵街，中共文武百官全被她罵過，「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毛澤東也察覺她「樹敵太多」。所以，她想克制一下。但是來不及矣！

「君向瀟湘我向秦」，「君」是指毛澤東，「瀟湘」是湖南，她是要和毛澤東

決裂。她再不想當「視密戰友」了。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本是唐代李商隱的詩句。江青本人解釋說：「唐朝的李商隱不只是一個寫政治的詩人，他的『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諷刺漢文帝的。」「李商隱的無題詩是很有名的，政治詩更好，是挖苦他們的。」原來江青還是無法「制怒」，諷刺毛澤東。

心肌梗死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凌晨、汪東興奉葉劍英、華國鋒之命到北京中南海逮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

這個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好消息很快就在北京軍民之中流傳開來。但是，「四人幫」在重要據點上海的餘黨卻遲了幾天才知道。

十月七日早晨，中央分別通知上海的馬天水等人赴京開會，上午七時，市委召開常委會，馬天水向大家宣佈了這通知，按照慣例，每次上京開會都會有「四人幫」事先知道通風，這次卻是十分異常。馬天水答應一到北京就打電話回上海。

留在上海的「四人幫」爪牙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心急如焚，既等不到馬天水的電話，又未能和江青、張春橋等人聯系。

怎麼辦？上海市委常委會決定，派金祖敏的秘書廖文金立即飛北京探聽消息，

然後用「身體好」（情況好）、「老胃病發作」（右派得勢）和「心肌梗塞」（四人幫完蛋）這三種暗語盡快向上海滙報情況。

當晚，廖文金就從北京打個電報來，電文只有七個字「我娘心肌梗死了」。

附錄一：北京訪問記

仿流行文體

我這次到北京訪問，是第二次了，比上次的收穫更大、印象更深刻、更激動人心。天安門廣場更寬廣了，人民大會堂更宏偉了，紅太陽更亮了。

我一到北京火車站，就深深體會到黨的關懷。姚文元同志親自到車站歡迎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身旁站着我年近八旬的老母親，領導上考慮得眞週到，把她老人家從我河南老家接來北京，讓我們母子團圓。母親臉上還有傷疤，那是萬惡的舊社會烙下的。她簡直認不出我來了。她說：「兒啊！你終於回來了，你怎麼那胖？啊，那是水腫，是資本主義制度把你折磨成這樣。」母親樸素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眞令我感動。母親以往只知柴米油鹽，如今能談出革命道理，可見毛澤東思想已深入人心。

最使我難以忘懷的，是江青同志接見了我。大家知道，江青同志是毛澤東主席

最親密的戰友，是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是傑出的女共產黨員，她親自培植的八個樣板戲，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英雄形象，在人類文化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偉大作品。能獲得她的接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她和毛澤東主席一樣，日理萬機，爲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勞，但她卻抽出寶貴時間接見我，這件事的本身就說明了她的崇高品質。接見時在座的有張春橋、姚文元、王海蓉等黨政領導人，還有反潮流闖將楊榮國、張鐵生，文藝界人士李希凡、浩然，教育界人士馮友蘭等。

江青同志首先表示歡迎我的來訪，向我介紹了國內外大好形勢。她說帝國主義正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國內正開展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她說：「鄧小平反對革命的新生事物，不看樣板戲、喜歡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後，她問我在外國的生活情況我說：「資本主義是一天天爛下去，我雖然是博士、教授，但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月薪三、四千美元，要繳付個人所得稅、房租、七扣八扣，所剩也無多了，眞是朝不保夕。」江青同志稱讚我很快就掌

握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說還只是開始學習。

總之，我這次的訪問，是千言萬語也敍述不完的。社會主義有無比的優越性，但目前我沒打算回去定居，原因是我打算作第三次、第四次的訪問。我相信一次會比一次更有收穫。

（原載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明報」「自由談」）

附錄二：劉大杰教授的違心論

試析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本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和批孔運動中，修改其著作「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一、二卷修訂本已經出版。爲何要修改呢？據「前言」說，因爲原著中「存在一些唯心主義觀點」。筆者對比新舊版本發現修訂本的所謂修訂，只是貼上政治標籤，有些不倫不類。劉大杰教授在文革中也飽受江青一伙的迫害，在大棒下修改此書。如果說原著是「唯心論」，那末，修訂本可稱得上是「違心論」。所修改補充的不是他本人的學術觀點，而是毛澤東或四人幫的政治觀點。以下擇其「精華」試析之。

（一）

修訂本取消了「秦代文學」這一章，而將此章內容歸入第三章「社會的變革與

散文的勃興」。

由於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的惡毒政策，秦代本來就無什麼文學可言，正像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百花凋零，百家齊喑局面一樣，取消「秦代文學」一章，是很合理的。但劉大杰教授可能是怕得罪毛澤東而取消的，因爲毛澤東肯定秦始皇。劉教授原著中對秦始皇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

「秦始皇的失敗，在於漫無止境地使用民力與財力，在於他掌握統一的政權後，蔑視人民的要求，違反人民的利益。農民土地，大量被地主和商人奪去，田租重至三分取二。他用卅萬人築長城，六十萬人戍嶺南，七十萬人修宮殿，使得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農民無法生活下去。……以陳勝吳廣爲首的農民起義，終於用鋤頭木棍，把秦朝覆滅了。」

修訂本中也提到秦始皇，但把上面這段具體深刻的揭露改得抽象而輕淡，只有一、二句：「他橫徵暴歛，嚴刑峻法，給廣大人民以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造成人民無窮的痛苦。他死後一年，就爆發了以陳勝吳廣爲首的農民大起義，不久，秦王朝就徹底垮台了。」

這樣，一個阻碍中國文學發展的秦始皇在整部史書中佔不到一頁，而且躲在第三章的角落。這說明劉大杰的心理狀態，他想痛罵而不敢。他删去了原來的一句——「秦代統一以來，其壽命非常短促，在文學方面，自然不會有多大的成就。」這才是歷史的結論而不是「唯心論」，是不該删去的。

（二）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詞語是不能亂用的，如「崇高」只能在歌頌毛澤東時用，「優秀」只能歸江青的八個樣板戲。劉大杰在「前言」中招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深刻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教育」。所以，他在修訂本中有時一、二字之改，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也可從中窺出中國大陸文化人士的悲哀。如原著中談「詩經」——

「詩經是中國一部最早的詩歌選集，它在中國文學歷史上，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對於後代文學，發生了更大的影響。」

現將「崇高」、「重大」都改了——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它在中國文學歷史上，保持着很高的地位

，對於後代文學發生很大影響。」

前面提的是降低秦始皇的罪惡，這裡是降低「詩經」的文學地位，劉大杰實是煞費苦心。

（三）

最明顯的貼政治標簽的是關於屈原的一段結論。

原著中劉大杰介紹了時代背景後，下結論說：

「橘頌、天問的形體源於詩經，屈原的政治倫理思想，源於儒家，這是非常明顯的例證。」

修訂本則改爲：

「橘頌、天問的形體導源於詩經，屈原的思想，受到法家、儒家的影響，這是並不奇怪的。」

貼上「法家」二字，是因爲一九七二年已開始尊法反儒，不能不貼。但屈原早期何以會受法家的影響，劉大杰沒有或來不及或根本無從論述，就加這兩字，萬事大吉。

提到屈原的後期時，才添了一段他是法家的論述。但也是以四人幫的思想强加於古人的。

原著中對屈原有極高的讚語。如：

「在屈原作品裡，表現得最强烈的是愛國精神。這種精神，通過優美的藝術形象，形成他崇高的品質和偉大的人格，使他在那個朝三暮四縱橫捭闔的戰國時代裡，樹立着高聳雲霄的塔碑，成爲後代人民熱愛景仰的典型，和古典文學中的光榮傳統。」這段話删去了，修訂本只說屈原「對楚國表現了深厚的感情」、「表示了積極的關心態度」、「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的愛國思想」等等。

（四）

原著中提到曹操時只有幾行字。可見劉大杰本來是很輕視曹操的，由於毛澤東有「魏武揮鞭」的詞句，加上郭沫若替曹操翻了案，所以劉大杰加了一大段關於曹操的論述。他介紹曹操時有段：

「少機警，有權謀。他雖出生於宦官地主家庭，但他並不是士族地主，比起四世三公的袁紹他們來，他的地位要低微得多。」「他在地主階級中處於較底的階層

，所以受到豪强世族的壓制和排擠。」

一個「挾天子令諸侯」的奸雄在政治上儼然成了被壓迫被排擠的下層人物。

曹操的文學成就是不應低估的，但在政治上，如果按照中共的基本理論，是「地主頭子」、「封建帝王」，只有他壓人，連天子也被他挾，哪有他受壓之理？

（五）

修訂本第一卷於一九七三年出版，大陸所謂批孔運動未夠「深入」，所以改動雖有，但算不上大刀闊斧，大部份保持了原來的面目。第二卷出版於一九七六年八月，修改時正是四人幫囂張跋扈之時，所以改起來就强加了大量四人幫的謬論，劉大杰更「違心」了。

最突出的是增加了「武則天時期的文學」一節，爲女皇帝武則天立貞節牌坊。

劉大杰說：「武則天是一個具有法家思想和政治魄力的政治家。她從高宗永徽六年至中宗神龍元年，實際掌握唐朝政權達五十年之久。在孔孟之道所宣揚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裡，這確實是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她比起唐太宗李世民來，更堅決地執行了法家路線。」這哪裡像是「文學發展史」，簡直是「儒法鬥

爭史」。

爲了把武則天粉飾成傑出的文學家，劉大杰也舉出了「今俱不傳」的武則天詩文：「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而「全唐詩」中存的四十多首，又「大都是樂章之作」，偉大不起來。可以讚賞一番的不過三、五首，可憐得很。這和今之江青只有一、二首打油詩「傳世」何其相似乃爾。

劉大杰也罵武則天，這應是他的肺腑之言：「武則天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她爲她的階級屬性所決定，要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就必然要對人民進行剝削。如建天堂、造佛像、製天樞、鑄九鼎，當然都是勞民傷財的壞事。」

辯證法能伸能縮，劉大杰筆鋒一轉，以上成了武則天微不足道的小節，接下去的文字又是天花亂墜：「但她發展農桑，興修水利；壓制儒學，打擊豪强；抗擊侵略，收復安西四鎮，促進了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在她五十年的當政時期，社會經濟一直上升，國家統一更加鞏固。這是她在歷史上的功績。」中共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三七開，劉大杰筆下的武則天比斯大林還要英明。劉大杰還引用古人的話，說武則天是「七聖」之一，「勝高宗十倍，勝中宗萬倍」。

（六）

爲了吹捧武則天，勢必要貶低反武則天的人。

在原著中，劉大杰是如此評價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的：

「駱賓王是一個獻身政治運動的實際統治者：武后朝時，他曾以言事得罪，後徐敬業舉兵，他爲其府屬，有名的討武氏檄文即出自他的手筆……他的作品，較有豪邁英俊之氣。」

而修訂本首先將「初唐四傑」改爲「初唐四子」，一字之改，英雄幾乎變成狗熊，這主要是針對駱賓王的。且看以下文字：

「駱賓王就是反對武則天的法家路線，終於參加了徐敬業的叛軍，墮落成爲反動集團的工具。」

「駱賓王是以反對武則天出名的，他那篇被封建士大夫傳誦的『代李（徐）敬業傳檄天下文』，集中地表達了他這種思想。作者以孔孟之道爲標準，反對武則天當政。……文章的調子雖說慷慨激昂，而內容實際腐朽得很。所謂弑君鴆母，也並無其事，是故意造謠。」似乎駱賓王參加了鄧小平的「鄧記謠言公司」當股東，有

趣得緊。

（七）

劉大杰原來是很喜歡杜甫的，他說過：「他（杜甫）的思想特色，是吸取儒家思想進步的一面，克服落後的一面……他無論對祖國，對家室兒女，對人民以至於草木房屋和蟲鳥，都充滿着熱愛和同情……」

中共的領導人也很喜歡杜甫，毛澤東、劉少奇曾因敬慕杜甫而到成都杜甫草堂參觀，朱德、陳毅也在草堂題詞咏詩。朱德題的對聯是：「草堂留後世，詩聖著千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說了一段話：「『詩人杜甫』是反動影片，毛主席從來就不喜歡杜甫。」從此，杜甫被當作批判對象。另外，郭沫若炮製「李白與杜甫」一書，極盡其挖苦杜甫之能事。劉大杰也不甘落後，在修訂本中把杜甫大大貶低。無須多舉例，只看他如何談杜甫「爲八月秋風所破」的茅屋：

「杜甫到了成都以後，在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自稱爲浣花草堂。……生活較爲穩定，他就急於經營房舍，佈置園林，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地主階級的情調和生活

色彩，非常鮮明。」

中共建政後，若干年來維修杜甫草堂，「經營房舍，佈置園林」，比杜甫生前好上千倍，但也不像「地主莊園」。劉大杰如此「美化」（醜化）杜甫草堂，實有昧着良心之嫌。

（八）

毛澤東青年時代讀破「韓昌黎全集」，他自認文章詩詞風格盡得韓文精髓。但據說他晚年寫詩給郭沫若時則有一句：「韓愈文風從子厚」，意思是韓愈不如柳宗元高明。因此，在批孔運動中，同時進行批韓揚柳。劉大杰遵守「最高指示」，不敢唱反調，情有可原。

但是，對於李商隱的評價，就不是緊跟毛澤東而是聽命於江青的一套：李商隱是法家。

李商隱的愛情詩，也强說成政治詩。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首，被說成是「象徵其對政治理想的追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有靈犀一點通」等是什麼「對當時的反動統治者，表示了理想的幻滅」

，眞是「謬」不可言。

（原載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一日、廿八日「星島晚報」「文化周刊」）

附錄三：妻子分娩的回憶

我雖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生，但直到最近才有機會閱讀徐志摩的詩文，這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時代的折磨。文化大革命我們批判徐志摩，卻未接觸過其作品，只有大家一起狂呼亂叫：「徐志摩是資產階級詩人。」管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只要是受到批判的「大毒草」，必然有濃郁的文藝芳香，這是我的經驗，於是，我不停地尋找徐志摩的作品，希望有機會借批判之名，行欣賞之實。但是，直到十五年前來香港後才能買到他的集子。而這十多年來又日以繼夜地上班，無暇讀書，也就將之束之高閣，最近打一份工，有些空閒，才記起應該讀一下徐志摩。

不料，隨便翻閱一下「徐志摩全集」之時，讀到他的一篇散文詩「嬰兒」，竟勾起許多痛苦的回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徐志摩寫道：「你看他那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她那少婦的安詳、柔和、端麗，現在劇烈的陣痛裏變形成不可信的醜惡；你看她那遍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

皮膚底裡暴漲着，可怕的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裡急泅似的，汗珠沾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顆顆的黃豆，她的四肢與身體猛烈的抽搐着，畸屈著，奮挺著，糾旋着，彷彿她墊着的蓆子是用針尖編成的，彷彿她的帳圍是用火燄織成的……」

我從來沒有讀過比這更生動的描寫婦女分娩時痛苦的文字。徐志摩文筆的生動，懾人心魄。

我妻子分娩時的情形，正是如此。我說得這麼肯定，是因爲我親眼看見妻子分娩——不忍看，但不得不看。那可怕的情形，始終縈繞在腦際，但我沒有想到要寫下來，也自認不可能寫得逼眞。

那是十五年前，一個春末的早晨，妻子到了預產期，開始有些陣痛。我急忙騎自行車去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掛號。雖然要排長龍，總算掛到了號，也就急急忙忙回家帶妻子去婦產科檢查。

「很快就要分娩了。」醫生檢查後說。

我很高興，隨即問醫生：「住哪間病房？」

醫生嚴肅地說：「生出來才可以住院。」

「生出來才可以住院？」我叫了起來，比平日遊行時高呼「毛主席萬歲！」還要大聲。

「是的，按照革委會規定，生下來才可以住院。」

我無可奈何，拖着妻子的手，離醫院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朋友，他聽我訴說妻子不准住院後，就說：「想辦法開後門。」

分娩也要開後門？

朋友認識一位婦產科醫生，我們去央求他，但他表示愛莫能助，因爲他不是主治醫師，沒有權批准任何人住院。

正當我們交涉之際，一位女醫生——後來我才知道她就是主治醫師——問我是什麼單位的人。她有何用意我也不能多加考慮了，就老實告訴她我的身份。

「你認識宋志俠嗎？」她突然問。

「認識，她被批判得很慘。」我回答道。我其實不認識宋志俠，不知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記得大字報上時有其大名，是批判對象。我所在的單位（四川大學）有幾萬人，不能個個認識。

「她是我的母親。」女醫生說。
這時，我更坦白：「我和她一樣，也是牛鬼蛇神。」
就這樣，女醫生出於「同病相憐」之心，給我妻子開了住院證明。後來我知道宋志俠是四川大學外語系教授。
但是，她又對我說：「你也找張帆布床一起住進病房去。」
「什麼？」我大吃一驚，「我也住進產科病房？」
「是的。」女醫生說：「我們的護士大多數造反去了，革命去了，剛剛又有最新最高指示，她們爲了響應號召，要寫大量標語、大字報、又要遊行慶祝，病人和產婦都乏人照料，你自己好好照顧妻子吧。」
這樣，作爲男人的我，住進了產科病房。
妻子分娩了，她是怎樣分娩的呢？還是借用徐志摩的文字吧——
「一個安祥的、鎮定的、端莊的、美麗的少婦，現在在陣痛的慘酷裡變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時緊緊的闔着，一時巨大的睜着，她那眼，原來像冬夜池潭裡反映着的明星，現在吐露着青黃色的兇燄，眼珠像是燒紅炭火，映射出她靈魂最

後的奮鬥，她的原來紅色的口唇，現在像是爐底的冷灰，她的口顫着，獗着、扭着、死神的熱烈的親吻不容許她一息的平安，她的髮是散披着，橫在口邊，漫在胸前，像揪亂的痲絲，她的手指間緊抓着線穗擰下來的亂髮……」

不久，嬰兒誕生了。我經常聽到「嬰兒的第一聲啼哭」這種說法，但是，我的孩子誕生時竟然沒有啼哭，他彷彿了解父母的苦命，不忍再用哭聲來增添父母的煩惱。過了幾日，妻子出院了，得給孩子取個名字到派出所登記。朋友們出些主意，要我們爲孩子取名「向東」、「衞東」、「念東」等，我一一拒絕，而給孩子取了個名：「劉敦」、諧音「牛頓」，希望他長大後當科學家，不問政治，不學文科。

（原載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四日「星島日報」）

現代笑林（卅三則）　流沙河

地圖成罪證

友人車君，昔年成都著名記者，後改行做編輯，與余共事。每星期日，車君騎兩輪跑車東郊看建設，翌晨上班，必告余「又建一個廠」或「又蓋一樓」或「又修一條路」或「又辦一個醫院」或「又添一家電影院」。隨即在壁貼的成都市地圖上找到相應位置，用筆補畫符號，非常認眞。如是期年，東郊一片密密麻麻畫滿符號，只有他能看懂。肅反運動時，車君被捕，那幅地圖遂成了罪證。有人說他搜集情報，是個美蔣特務云云。關押八個月，又放回機關，仍是好同志。從此好同志戒掉採訪癖，不談城市建設新貌，心廣體胖，自求多福。

女孩怕檢查

思想改造也是運動，人人檢查交代，恭聽大家批判。某某市總工會某科室，有女同志年方二八，天眞活潑。運動一來，表現恐懼，不肯發言。據偵察報告說，她在夜間長吁短嘆，夢中哭泣。領導方面估計她的問題嚴重，派人向她宣佈坦白從寬，促其檢查交代。逼得急了，她忽然放聲哭，跺脚痛呼：「人家都檢查出好多反動思想，只有我笨，一點也想不出來呀！」

學童摹唁電

建國以來，每逢友邦首腦逝世，報紙例登我國領袖所發唁電。學童無知，以爲唁電出自領袖之手，必是絕好文章，遂摹習之。有初中生寫吊唁寄給爸爸：「驚悉您的夫人不幸逝世，噩耗傳來，不勝悲慟。我謹代表哥哥姐姐，並以我個人的名義，敬致悼忱。還望您節哀，以家事爲重。」

人是啥變的

某川劇團開展政治學習。軍代表作報告，大講古猿怎樣通過勞動變成人類，意在樹立舊藝人的勞動觀點。奈何彼輩自由散漫慣了，文化水準又低，聽不進去，都在下面竊竊私語，擺龍門陣。軍代表震怒了，戟指一位正在嬉笑的女藝人，叫她站起，回答「人是啥變的」。女藝人惶惶然，答不出來。軍代表叩桌子，窮追不捨：「你說！你說！你聽見沒有，人是啥變的？」女藝人捂嘴笑，似有所悟，臉頰飛紅，低頭回答：「有些話不好說。」軍代表怒斥曰：「甚麼不好說！我偏要你說！」女藝人又忸怩許久，答曰：「哪個不曉得嘛，人是屄變的嘛。」

書記說文娛

文革時期，故鄉小鎮尚無電視，鎮上居民最餓電影。風聞附近鄉間某村來放映隊，鎮民紛紛提小凳往觀焉。常常是天未黑而場地已坐滿，本村農民遲到，僅可旁

觀。農民羣衆厭喧賓之奪主，乃請公社書記現場廣播講話：「喂，喂，請安靜，請安靜。各位居民同志，坐中間的，請讓出，一些地位，給農民坐，給農民坐。大家都曉得，我們農民，文娛活動，少得可憐，除了，搞一搞，男女關係，就只有，看一看，電影了。硬是可憐，要請大家，體諒體諒。你們說，好不好？」滿場轟笑叫好，紛紛提起小凳讓位。

官員唸講稿

故鄉縣城某官員登台唸講稿，語音響亮，語調剴切，且輔之以手勢，完全不像是秘書起草的。一次唸講稿云：「毛主席，教導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來的！」右掌向下一砍，顯得非常果斷。聽衆吃驚，交頭接耳，嘰嘰喳喳。官員翻篇，遲疑片刻，猛叫一聲：「嗎？」全場大笑。

內地很平等

香港來客笑語予曰：「內地男女平等，上下平等。」予問何以見得。答曰：「

街上看見妻子吼罵丈夫。廠裏看見科員痛打科長。

效顰挨痛斥

有人誤犯男女關係，顯示悔改，剃成光頭，俯首走路，遂獲寬宥，此事給我啓發，我便改着敝衣破褲，盼能摘帽歸隊。不料招來一頓痛斥。「你是在給社會主義抹黑，故意掃皮！」有同志憤慨說。

蔣介石四子

茶館一隅，二叟笑談。「蔣介石幾個兒？」「兩個嘛，蔣經國，蔣緯國。」「那兩個在台灣，還有兩個留在大陸，這你就不曉得了。」「叫啥名字？」「蔣關係，蔣排場。」（普通話「蔣」與「講」同音。）

老學究被轟

老學究逛街，見一毛肚店，匾書「伯樂火鍋」，欣然入座叫菜：「請來一盤馬

肉。」店主怒，警告曰：「敗壞本店名聲，要負責任！」吩咐店小二：「給我轟出去！」

趕車過五國

重慶街頭，目睹趕車之難，友人語予，每趕一站，須過五國。久站等車，「站比亞」（贊比亞）。車來，「估爬」（古巴）。上車，「擠內壓」（畿內亞）。下車，「朝掀」（朝鮮）。趕下一站，「越難」（越南）。近聞出租車有女司機拉來客，又多一國，「伊拉客」（伊拉克）也。

文盲站錯隊

文革中某單位有一文盲，勤雜工也，站錯隊，挨批鬥，打手問：「你到底是哪派？」文盲說不清楚，但低頭答：「感謝政府關懷，感謝政府關懷。」一頓拳脚之後，文盲乞憐，急說：「更加感謝，更加感謝。」

錯書兔變鬼

文革期間，吾蜀詩人周綱出差沐川縣，入城瞥見海報張貼街頭，大書「收購鬼皮」，暗自驚恐。細察之，乃放心。本縣土產公司收購兔皮，書寫筆劃錯訛，兔非兔，鬼非鬼。

沒有學大寨

某縣公社幹部集訓，批判右傾。吃透文件之後，分組討論「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某公社書記一貫打瞌睡，被叫醒回答：「失敗的原因」，乃抗聲答曰：「沒有學大寨！」

厠牆大標語

家侄珂珂，尚未入幼兒園，已能識字。某日，父母牽之上街，見厠所牆面有大

字標語，共十一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父問珂珂能識牆面幾字。珂珂滿不在乎，答以字字皆識。行人聞語，莫不駐足，讚美珂珂。珂珂脫父母手，走向厠牆，手指一字，口唱一字：「男，厠，尿。女，厠，尿。男、女、各，厠、各。」亦十一字，，行人大笑。

五年加三年

有支援邊疆知識青年回成都探母，路過廣場，抬頭瞥見毛主席石雕像右臂向前高舉，右手張開五指，有所悟而喜曰：「是說五年回城？」從此相信前途有望。光陰迅速，五年既滿，仍困頓在山村，不免失望。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終獲回城，而此時已滿八年矣。路過廣場，繞到雕像背後，見左袖露三指，恍然大悟，笑曰：「原來後面還有三年。五年加三年，八年。嘻嘻，不錯。」

諧謔對穢罵

老翁乘車，無人讓坐，站不穩，體傾仄，撞女售票員胸。女穢罵曰：「×老頭

兒！」老翁大聲回答：「偉大領袖叫你批林批孔，你不批，倒批老頭兒！」乘客大笑。

老翁去打酒

文革中期，小平復出，成都酤肆憑票證打白酒。後期批鄧，白酒又斷貨源，街頭不見醉翁，有老翁持空瓶，沿街叫嚷：「鄧小平打倒了，我打不到（倒音）。怪事！怪事！」

票號嘲左官

成都一官批鄧頗賣力，登台詆罵，聲嘶力竭。台下有人寫紙條遞上台，僅一行字：「你是八十七號吃多了吧？」官員心知來者不善，但不了解票證八十七號購買何物。散會歸家，問廚婢曰：「八十七號買啥？」答曰：「胡豆。」官員乃慚。胡豆吃多了，頻頻放屁焉。四左凶被抓後，上面號召「繼續批鄧」，該官員又登台作

報告，貫徹上面精神，拍胸大叫：「我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又有紙條遞上台，寫着：「你怕十九號。」官員歸問，知票證十九號買火柴，又慚。怕火者，草包也。胸無點墨而虛有其表者，川人鄙之，呼草包焉。

票號嘲文革

十年文革，百業蕭條，商品短缺。彼時成都居民購買香煙、白酒、茶葉、肥皂、豆腐、粉條、花椒、芡粉、白糖、紅糖、豆腐乳等，皆憑購物票證。票證竟發到九十號。兒童踏步唱革命歌：「文化大革命九十號！九十號！九十號！」原歌詞「就是好」改唱成「九十號」。

誰是眞同志

當面互稱同志，背後各誦拳經，文革時的同志關係大抵若是。有工人在成都春熙路孫中山銅像下放聲宣稱：「只有孫中山是眞同志！」被造反派扭送民兵聯防總部審問。工人從容答辯：「我說他是眞銅製的。」（普通話「製」與「志」同音。）

橫標撕得妙

文革後期，成都街頭貼出大字橫標：「堅決追查惡毒攻擊江青同志的反動文章的黑後台！」翌晨發現兩端已被撕去，唯餘中間「江青同志的反動」十字。路人驚訝，目笑不語。有居民老太太去報案，說是發現反動標語云云。

鈍刀剃光頭

吾蜀鄉間至今猶見剃頭担子營業。有剃頭匠剃一農叟，刀鈍不磨，農叟歪嘴呼痛。剃頭匠不理睬，强剃之。事畢，農叟請剃頭匠拿箕帚來。剃頭匠問箕帚何用。農叟答：「掃頭髮，帶回家。」剃頭匠問頭髮帶回家有何用。農叟答：「餵貓。上面有肉。丟了可惜。」

口吞紅太陽

文革初期，成都某小學有一女教師，已被揪出，一日隨諸同事下鄉勞動，收割

小麥。臨行，痛感鞋底釘頭冒出，本欲修理，又恐遲到，乃順手抓報紙，折叠成層，塞入鞋腹墊脚。近午小憩，女教師坐田塍，忽然想起誤用黨報墊脚，已犯「踐踏」之罪，內心惶悚，不能自安。急移步僻靜處，脫鞋抽出報紙。一瞥，頭版印有毛主席像！女教師嚇昏，顫手撕寶像，急藏入褲袋。抬頭，又驚見田塍上二三打手跑來，遂搓成紙團，急塞入口，欲嚼吞之。打手眼睛雪亮，早已懷疑女教師「在搞鬼」，此時健步上前，察見女教師朶雙頤，知其口含異物，便雙手扼女教師頸，令其吐出。吐出紙團，寶像赫然在焉。於是田間召開批鬥大會，女教師被定爲「口吞紅太陽犯」，押送公安部門治罪。余友陳君稻心，老公安也，說如是云。

辦公室洗脚

有男同志找女同志商量公事，推門直入，見女同志獨在辦公室內洗脚。女同志窘，慌忙說：「請請請」，而「坐」字卻來不及說，急以所握鞋襪指點遠處椅子。男同志誤會，遂搬椅子近脚盆，坐下脫鞋襪，同盆共洗，一臉憨笑。

壁釘誤

某鎮地主某媼黏貼寶像於壁。見紙不平，旋用掌撫壓之。壁有舊釘，遂透領袖右目而出。媼眼瞀，未察也。紅衛兵發現，說她妄圖釘瞎領袖，弄去批鬥。

反反動派

中醫朱明致，書法家也，懸壺本鎮聯合診所。奉命恭寫最高指示於診廳壁。橫書大字，自左向右，兩行。第一行寫「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八字。第二行寫「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八字。診廳人來人往，凡三日無一人看出多一「反」字，怪哉！朱中醫自己發現後，惶悚請罪。他戴有歷史反革命帽子，招來一頓狠批猛鬥，自不待言。

八十三妹

一少女被人呼爲八十三妹，予甚異之。後聽人說，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以

所謂保皇罪扣留她。放後，她指控對方一伙皆有侮辱她之意圖。保守派欲搞臭造反派，便宣傳說，對方一伙皆侮辱她。造反派亦厲害，貼大字報回駁說，當時己方一夥共有八十三人（男性），彼一少女豈能承受八十三人之侮辱耶！此番爭辯，引起吾鄉人士低級趣味，遂背後呼她爲八十三妹。某日，友人說：「快看，那就是八十三妹！」吾視其人，身材中等，相貌平常，穿着樸素。尙未字人而竟被此惡名，殊爲不平，愈恨雙方宣傳手段之無恥。

捉拿資本主義

北街茶旅社經理李國源，公務餘暇，獨往集市捉拿資本主義。查獲一農叟正在賣花生，便要押走。農叟提花生袋逃跑，李追之。農叟逃出北門，李仍窮追不捨，一路高呼：「前面抓住！資本主義！投機倒把！」奈何路上行人覺悟不高，竟無一協助者。李稍胖，氣喘咻咻。追之不及，而農叟愈逃愈遠矣。適見一貨三輪從後馳來，李呼停車，李上，囑蹬車人快速追之。追及，李厲聲吼：「站住，老頭兒！」農叟頑固不聽，仍向前跑。貨三輪超農叟而前馳已數丈，李回頭向農叟大笑哈哈。

隨即背朝行車方向，飛身跳下。觸地而仆，不再醒來。送入醫院急救無效，以腦震盪死亡。李國源經理系共產黨員，思想正統，工作努力。多次隻身捉獲小偷扒手，爲公安部門所倚重焉。文革初期，遭四川金堂縣城廂鎮紅衞兵批鬥，誣他開茶館爲牛鬼蛇神提供陣地，又誣他開旅館暗殺外地來住宿之紅衞兵兩名。自身旣挨「左」棒矣，又用「左」棒打他人。爲此犧牲，光榮何在？半袋花生也是資本主義，怪哉！

宣傳毛澤東思想

大院鄰居沈某，人呼爲沈豬兒，在成都郵電局當工人。嗜酒，常醉。一字不識而覺悟甚高。假日回家，胸佩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多枚，背負收音機，調最大音量，昂首闊步小鎭大街。人有問之者，答曰：「宣傳毛澤東思想！」某日醉後，與鄰人吵架，大呼：「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吾親見之。

一人戰團

大院鄰居某醫生，不苟言笑。獨自一人宣佈成立一個戰團。自製戰旗一杆，上有團名，伸雙臂緊握之，目不斜視步行七里回家，狀極嚴肅。

誹謗縣革委

運輸社黃邦藻，「戴帽右派」也，日日拉架架車，吃苦耐勞，被人稱爲日本馬。文革中期，全家被趕下鄉。黃兄老實，埋頭務農，絕不過問世事，亦不讀書看報。某年春荒，窖藏紅薯八百斤悉被盜，瀕臨斷炊。雖已偵知盜者是誰，仍不敢去索回。訴之公社，公社不理。乃寫信向金堂縣革委告狀，哀求代爲催促盜者速退紅薯，信封寫明「金堂縣派革委收」。不久，黃兄被公社召去批鬥。罪在誹謗縣革委爲「縣派革委」，有信封爲罪證。黃兄恐懼，乃如實交代說：「有一天進城去，偸看大字報一眼。看見大標題有『打倒金堂縣派革委』字樣，我便以爲改了名稱，所以信封上也多寫一個字。現在才曉得這是誹謗犯罪了。」黃兄畢業四川大學法律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任縣法院秘書。公社官員認定他是有意誹謗，狠鬥三日，不退紅薯。

（劉濟昆按：文革中有各種各樣的派系，各有「派性」；「派革委」意即「帶有派性的革委。」）

揪出連長

城廂鎮運輸隊職工米崇德文革中被揪鬥。造反派追查他在國民黨軍隊當連長的罪惡歷史。後查明，確實當過連長，不過是解放軍的。

方成來信講笑話

濟昆老弟：

今天收到你的信。漫畫已掛號寄上。

在文革中，我失去了相伴二十多年的妻子——漫畫家陳今言，在殘酷鬥爭之中，不幸早逝，心中痛傷。但所知文革的笑話，仍令我不禁苦笑，足見其荒悖絕倫。隨便寫兩段，借此一舒心中積鬱。

文革中被張姚派來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名叫魯瑛，他的笑話多得很，如將「墨西哥」唸成「黑西哥」、「釣魚島」唸成「鈎魚島」之類。我在兩次會上親耳聽到他把「不卑不亢」唸成「不卑不坑」；將毛澤東的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唸成「子在川上曰，逝者加斯夫」。編輯送小樣給他看，他提不出具體意見，又不能不充行家，總是指着說「再提高些嘛！」之類的話。編輯也知道他無能，採取對策。我問過一位編輯是怎樣對付的，他笑着說：拿回小樣，過一會兒，再送給魯

瑛看，他就說：「唔，比原先好多了。」其實一個字也沒改。有一回，我在排字房見排字老工人一邊改標題一邊罵：「不會就別瞎改！改完還得再改回來，白費半天勁！」罵的就是魯瑛。

有一次，美術組造反派送一幅木刻（版畫）請陳伯達審閱，陳指示說：「這漫畫不好，以後不要用漫畫！」這一張冠李戴，使十年裏報紙上再也見不到漫畫了。

順便寄一篇我在八六年寫的文章供參考。

此頌

近安！

方成

五月九日晚

（劉濟昆按：以下爲方成先生所附文章摘錄。原題爲「幽默學」，原載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

有人問我，滑稽和幽默有甚麼區別？我說，舉個例子就明白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年頭，滑稽很多，幽默沒有——說得準確些，滑稽是普遍的，幽默是罕見的。

本來，滑稽和幽默是一回事，凡可笑、逗樂的，中國人都叫「滑稽」，歐美人都叫「幽默」。「幽默」是從外國引進的名詞。後來，才將這兩個名詞賦以特定的涵義，滑稽和幽默就有了區別。

在「文化大革命」年頭裏，發生的盡是令人終身難忘的痛心事，而滑稽也層出不窮。有的當時不感覺，或不敢覺，有的滑稽得使你沒法不笑——當然，只能偷偷地笑。我既畫漫畫，又寫雜文、相聲，於是被造反派看中，揪送「牛棚」。雖然身陷棚牢，親眼見到的滑稽却也不少。處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得見鄉下人出殯，吹鼓手引路。舊曲調均被橫掃，吹鼓手們只好揀他們熟悉的當時流行曲調應事，嗩吶大吹起「眞是樂死人」來，聽了能不樂嗎？——當然，也只能偷偷地樂。那時語錄滿天飛，一家醫院的布告牌上打頭的是粗體大字「紅綠告示」；一位老農爲表示革命

眞情，脖子上掛起一尺見方內鑲語錄的大鏡框四處周遊；一字不識的老太太隨身懷揣語錄「紅寶書」，拍照也手不釋卷……耳聞的滑稽洋相更是多得不可勝數。「四人幫」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破產，種種滑稽便成了幽默的材料。倒台消息一傳來，菜市場賣螃蟹的吆喝：「三公一母」成串地賣，就是幽默。相聲和漫畫大顯身手。

侯寶林、郭全寶的相聲「姓名學」裏：

甲　首先我這歲數她（指江青）就找上碴兒啦！她問：「你多大年紀啦？」

乙　六十歲。

甲　「六十歲了，怎麼還沒揪出來吶？」

乙　啊？六十歲就得揪出來呀？

甲　只要不是他們幫裏的人，沾上老字就得揪啦。

姜昆、李文華的相聲「如此照相」裏：

乙　「『滅資興無』，我照張相。」

甲　「『破私立公』，照幾寸？」

乙「『革命無罪』，三寸的。」

甲「『造反有理』，您拿錢。」

乙「『突出政治』，多少錢？」

甲「『立竿見影』，一塊三。」

……

這不都叫作幽默家創造的幽默嗎？這叫作帶刺的幽默。在「文革」期間，幽默也有那麼一點點。一位幹部被「解放」時，在會上表態：「感謝革命小將們對我的幫助，包括文的幫助和武的幫助。」這已近於西方流行的所謂「黑色幽默」了。

後記

美國有位衞生保健教育家娜洛絲女士主張笑。她指出，健康的人每天笑一百次到四百次。她認爲笑可以鬆弛身心，延年益壽。爲此，她開出「笑的最高劑量」——每小時笑廿五次，每月二千八百次，每年十四萬六千次。

中國漫畫大師方成說：「人們，男女老幼各有所好，也有一種是公好，那就是笑。」但是，能夠每年笑十四萬六千次的中國人恐怕不多。特別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笑的人少，哭的人多。

文革期間，紅得燒焦的林彪說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風暴」、「損失最小最小、收穫最大最大」。

當時，全國最流行「大」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民主、大批判……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人提起十年動亂，也喜歡用「大」字：大災難、大浩劫、

大動亂、大倒退……。

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鬧劇，一個大笑話——天大的笑話。

文革大笑話不是普通的笑話，而是人類歷史上空前（但願也是絕後）的大笑話。

文革期間發生的事，一樁樁、一件件，全是笑話，只是當年人們未必體會到這許多事可笑，時移世易，回想起來，才哈哈大笑。

文革中也流傳過許多政治笑話，但當時人們聽了未必敢笑。

筆者在文革初期因「炮打江青同志」的「滔天大罪」而被打成牛鬼蛇神，繫身囹圄，苦不堪言，現在來看，所蒙之寃也是笑話。我的「反動言論」主要有兩條——

㈠江青同志三十年代跟魯迅走還是跟周揚走？誰都搞不清楚。康生說江青三十年代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和魯迅一樣，寫了許多戰鬥性很強的雜文，爲什麼我們中文系的學生連她的一篇文章也沒讀過？爲什麼不出「江青全集」，和「魯迅全集」一樣呢？

㈡江青的八個革命樣版戲，全是破銅爛鐵的敲打。

筆者隨後就被剝奪了笑的權利。當年只要略爲展顏就會有荷槍實彈者大喝道：「你笑什麼？不准笑！」

筆者雖非馬列信徒，卻很欣賞列寧說過的一句話：「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

江青垮台的消息傳來時，我就大笑特笑，笑「親愛的江青同志」也作了階下囚。——那一個小時內，我笑了不止廿五次。

多年前，中國大陸流行「傷痕文學」，一提起文革，作家和讀者都愴然淚下。我曾寫信給因炮製大毒草「草木篇」而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大右派」的詩人流沙河，說文革使我創巨痛深，今後不想接觸太多「傷痕文學」，不想再流淚，而有意編一本「文革大笑話」，以便自己一翻開就放聲大笑，同時獻給文革中沒有笑過的同胞。

本書能夠編成，有兩個因素。一是我被打入「另册」後，得以冷眼旁觀文化大革命；二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應香港「快報」之約撰寫長篇連載「四人幫野史」，

從此留意搜集文革笑話。

流沙河先生撥冗爲本書題簽寫序，十分感謝。筆者所寫笑話，部份取材自流沙河大著「鋸齒嚙痕錄」；本書同時附錄流沙河親自撰寫的三十三則笑話。

方成先生爲本書提供插圖，幅幅精彩絕倫，隆情厚誼，深誠感戴。

本書編寫過程中，還參考了嚴家其、高皋編著「中國文革十年史」、黑雁男著「十年動亂」、梁曉聲著「一個紅衞兵的自白」等，在此向各作者致謝。

末了，筆者衷心希望海內外同胞提起文化大革命就哈、……

劉濟昆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

本書三人

題簽寫序者

流沙河：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原名余勳坦，四川金堂縣人，一九三一年生於成都市，曾在四川大學深造。一九五〇年任報刊編輯，一九五二年調任四川省文聯，開始創作生涯。一九五七年任「星星」詩刊編輯，發表小詩「草木篇」後召來全國性批判，被劃爲「大右派」，文革中遣返家鄉做苦工。一九七八年被宣佈「摘帽」，翌年平反。目前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流沙河詩集」獲中國第一屆詩集獎（與艾青、黃永玉同享此榮譽）。其他著作包括詩集「農村夜曲」、「告別火星」、「遊踪」、「故園別」；詩論集「寫詩十二課」、「十二象」；詩評集「台灣詩人十一家」、「隔海說詩」、「余光中一百首」；回憶錄「鋸齒嚙痕錄」等。

提供插圖者

方成：中國當代漫畫大師。原籍廣東省中山縣，二十年代生於北京。中國美術家協會成員、北京「人民日報」編輯，終生從事政治諷刺畫創作。四十年代末期曾逃亡到香港，與米谷、丁聰、廖冰兄、黃苗子等漫畫家組織「人間畫會」。文革期間慘被抄家批鬥、進牛棚、入幹校。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北京舉行「方成漫畫展」，大受好評。論著有「幽默、諷刺、漫畫」。曾爲「老舍幽默詩文選」，曹大澄「餘黨末日」插圖。

編寫笑話者

劉濟昆：原籍廣東大埔縣。一九四四年生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打京岸鎮。曾就讀棉蘭市棉華中學。六十年代返回中國，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文革中因炮打江青陷身成都「市大監」，後入五七幹校。七十年代遷居香港，即從事新聞工作。先後任職於「天天日報」、「香港日報」、「新報」、「賽馬新聞報」、玉郎機構、「快報」。八十年代獲「星島日報」聘用，現爲國際新聞編輯。

國際書號　　ISBN962-7397-01-6
定　　價　　港幣30元